

水滸



8  
0  
3



# 水滸傳考證

胡適

## 一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標點符號把水滸傳重新點讀一遍，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這是用新標點來翻印舊書的第一次。我可預料汪君這部書將來一定要成爲新式標點符號的實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頒行的新式標點符號原案還要大得多。汪君對於這書校讀的細心，費的工夫之多，這都是我深知道並且深佩服的；我想這都是讀者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細說了。

這部書有一層大長處，就是把金聖歎的評和序都刪去了。

金聖歎是十七世紀的一個大怪傑，他在那個時代大胆宣言，說水滸與史記國策有同等的文學價值，說施耐菴董元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在文學史上佔同等的

位置，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菴先生右者！』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氣！又如他的序裏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於施耐菴有施耐菴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這種文學眼光，在古人中狠不可多得。又如他對他的兒子說：『汝今年始十歲，便以此書（水滸）相授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教汝之道當如是也。……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汝手。』這種見解，在今日還要嚇倒許多老先生與少先生，何況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聖歎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時代是『選家』最風行的時代；我們讀呂用晦的文集，還可想見當時的詩文大選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參看儒林外史。）金聖歎用了當時『選家』評文的眼光來逐句批評水滸，遂把一部水滸凌遲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紀眉批夾註的白話文範』！例如聖歎最得意的批評是指出景陽岡



一段連寫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連寫十四次『籠子』，和三十八次『笑』。聖歎說這是『草蛇灰線法』！這種機械的文評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讀了不但沒有益處，並且養成一種八股式的文學觀念，是狠有害的。

這部新本水滸的好處就在把文法的結構與章法的分段來代替那八股選家的機械的批評。即如第五回瓦官寺一段：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

金聖歎批道：『寫突如其來，只用二筆，兩邊聲勢都有。』

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個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

聖歎批道：『其語未畢。』

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

聖歎批道：『四字氣忿如見。』

說在先敝寺……

聖歎批道：「說字與上「聽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自氣忿忿在一邊夾着「你說」耳。章法奇絕，從古未有。」

現在用新標點符號寫出來便成：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個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

道：「師兄請坐，聽小僧……」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

「……說：在先敝寺……」

這樣點讀，便成一片整段的文章，我們不用加什麼恭維施耐庵的評語，讀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聲口和插入的氣話；自然覺得這是狠能摹神的敘事；並且覺得這是敘事應有的句法，並不是施耐庵有意要作「章法奇絕，從古未有」的文章。

金聖歎的水滸評，不但有八股選家氣，還有理學先生氣。

聖歎生在明朝末年，正當『清議』與『威權』爭勝的時代，東南士氣正盛，雖受了許多摧殘，終不會到降服的地步。聖歎後來爲了主持清議以至於殺身，他自是一個贊成清議派的人。故他序水滸第一回道：

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

……高俅來而王進去矣。王進者，何人也？不墜父業，善養母志，蓋孝子也。……橫求之四海，豎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則當尊之，榮之，長跽事之，——必欲罵之，打之，至於殺之，因逼去之，是何爲也？王進去而一百八人來矣。則是高俅來而一百八人來矣。

王進去後，更有史進。史者，史也。……記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謂之史也，何居？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

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

今則庶人議矣。何用知天下無道？曰，王進去而高俅來矣。

這一段大概不能算是穿鑿附會。水滸傳的著者著書自然有點用意，正如楔子一回

中說的，「且住！若真個太平無事，今日開書演義，又說著些甚麼？」他開

篇先寫一個人人厭惡不肯收留的高俅，從高俅寫到王進，再寫到史進，再寫到一百八人，他著書的意思自然很明白。金聖歎說他要寫「亂自上生」，大概是很不錯

的。聖歎說，「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這一句話很可代表明末清議的精神。

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說：

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

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為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

以其所非是為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

這種精神是十七世紀的一種特色，黃梨洲與金聖歎都是這種清議運動的代表，故都有這種議論。

但是金聖歎水滸評的大毛病也正在這個「史」字上。中國人心裏的「史」總脫不了春秋筆法「寓褒貶，別善惡」的流毒。金聖歎把春秋的「微言大義」用到水滸上去，故有許多極迂腐的議論。他以為水滸傳對於宋江，處處用春秋筆法責備他。如第二十一回，宋江殺了閻婆惜之後，逃難出門，臨行時「拜辭了父親，只見宋太公灑淚不已，又分付道，你兩個前程萬里，休得煩惱。」這本是隨便寫父子離別，並無深意。金聖歎却說：

無人處卻寫宋太公灑淚，有人處便寫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筆寫成。

昔天下讀書人慎勿謂水滸無皮裏陽秋也。

下文宋江弟兄「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懃懃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這也是無深意的敘述。聖歎偏要說：

人亦有言，「養兒防老。」寫宋江分付莊客伏侍太公，亦皮裏陽秋之筆也。

這種穿鑿的議論實在是文學的障礙。水滸傳寫宋江，並沒有責備的意思。看他三十五回寫宋江冒險回家奔喪，在四十一回寫宋江再冒險回家搬取老父，何必又在這裏用曲筆寫宋江的不孝呢？

又如五十三回寫宋江破高唐州後，「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這是照例的刻板文章，有何深意？聖歎偏要說：

如此言，所謂仁義之師也。今強盜而忽用仁義之師，是強盜之權術也。強盜之權術而又書之者，所以深歎當時之官軍反不能然也。彼三家村學究不知作史筆法，而遽因此等語過許強盜真有仁義，不亦怪哉？

這種無中生有的主觀見解，真正冤枉煞古人！聖歎常罵三家村學究不懂得「作史

筆法』，却不知聖歎正爲懂得作史筆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氣比三家村學究的更可厭！

這部新本的水滸把聖歎的總評和夾評一齊刪去，使讀書的人直接去看水滸傳，不必去看金聖歎腦子裏懸想出來的水滸的『作史筆法』；使讀書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滸的文學，不必去管十七世紀八股選家的什麼『背面鋪粉法』和什麼『橫雲斷山法』！

## 二

我既不贊成金聖歎的水滸評，我既主張讓讀書的人自己直接去研究水滸傳的文字，我現在又拿什麼話來做水滸傳的新序呢？

我最恨中國史家說的什麼『作史筆法』，但我却有點『歷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嚼字的評文，但我却有點『考據癖』！因爲我不幸有點歷史癖，故我無論

研究什麼東西，總喜歡研究他的歷史。因為我又不幸有點考據癖，故我常常愛做一點半新不舊的考據。現在我有了這個機會替水滸傳做一篇新序，我的兩種老毛病——歷史癖與考據癖——不知不覺的又發作了。

我想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這部書很當得起一個閣若璩來替他做一番考證的功夫，很當得起一個王念孫來替他做一番訓話的工夫。我雖然夠不上做這種大事業——只好讓將來的學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將來的『水滸專門家』開關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

簡單一句話，我想替水滸傳做一點歷史的考據。

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裏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西歷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我先說這句武斷的話去在這裏，以下的兩萬字便是這一句話的說明和引證。

我且先說元朝以前的水滸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歷一一二一）的本紀說：

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  
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東，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撻其鋒。聲言將至（海州），張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這三條史料可以證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歷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盜。

「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看這些話可見宋江等在當時的威名。這種威名傳播遠近，留傳在民間，越傳越神奇，遂成一種「梁山泊神話」。

我們看宋末遺民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的自序說：

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

及異時見東都事略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

我們看這段話，可見(1)南宋民間有一種「宋江故事」流行於「街談巷語」之中，(2)宋元之際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傳寫」這種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見黜」，(3)那種故事一定是一種「英雄傳奇」，故龔聖與「少年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

這種故事的發生與流傳久遠，決非無因。大概有幾種原因：(1)宋江等確有可以流傳民間的事蹟與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異族手裏，故當時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敗，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異族統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間都養成一種痛恨惡政治惡官吏的心理，由這種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澤英雄的心理。

這種流傳民間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滸傳的遠祖。我們看宣和遺事，便可看見一部縮影的『水滸故事』。宣和遺事記梁山泊好漢的事，共分六段：

(1)楊志，李進義（後來作盧俊義），林冲，王雄（後來作楊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等十二個押送『花石綱』的制使，結義為兄弟。後來楊志在穎州阻雪，缺少旅費，將一口寶刀出賣，遇着一個惡少，口角厮爭。楊志殺了那人，判決配衛州軍城。路上被李進義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 北京留守梁師寶差縣尉馬安國押送十萬貫的金珠珍寶上京，爲蔡太師上壽，路上被晁蓋，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藥醉倒，搶去生日禮物。

(3) 『生辰綱』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的字樣，追究到晁蓋等八人。幸得鄆城縣押司宋江報信與晁蓋等，使他們連夜逃走。這八人連結了楊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爲寇。

(4) 晁蓋感激宋江的恩義，使劉唐帶金釵去酬謝他。宋江把金釵交給娼妓閻婆惜收了，不料被閻婆惜得知來歷，那婦人本與吳偉往來，現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殺了他們，題反詩在壁上，出門跑了。

(5) 官兵來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廟裏。官兵退後，香案上一聲響亮，忽有一本天書，上寫着三十六人姓名。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見二十人之外，有杜千，張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

江又帶了朱全，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時晁蓋已死，吳加亮與李進義爲首領。宋江帶了天書上山，吳加亮等遂共推宋江爲首領。此外還有公孫勝，張順，武松，呼延綽，魯智深，史進，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員。（宋江爲帥，不在天書內。）

(6) 宋江等既滿三十六人之數，「朝廷無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後有張叔夜「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勅，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遺事一書，近人因書裏的「惇」字缺筆作「惇」字，故定爲宋時的刻本。這種考據法用在那「俗文諱字彌望皆是」的民間刻本上去，自然不很適用，不能算是充分的證據。但書中記宋徽宗欽宗二帝被虜後的事，記載的非常詳細，顯然是種族之痛最深時的產物。書中採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筆記和小說，採的詩也

沒有劉後村以後的詩。故我們可以斷定宣和遺事記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時代民間通行的小說。

周密（宋末人，元武宗時還在）的癸辛雜識載有雙聖輿的三十六人贊。三十  
六人的姓名，大致與宣和遺事相同，只有吳加亮改作吳用，李進義改作盧俊義，阮  
進改爲阮小二，李海改爲李俊，王雄改爲楊雄；這都與水滸傳更接近了。此外周  
密記的，少了公孫勝，林冲，張岑，杜千四人，換上宋江，解珍，解寶，張橫四  
人，（宣和遺事有張橫，又寫作李橫；但不在天書三十六人之數）也更與水滸接近  
了。

雙聖輿的三十六人贊裏全無事實，只在那些「綽號」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沒有  
考據材料的價值。但他那篇自序却極有價值。序的上半「引見上文」可以證明  
宋元之際有李嵩高如等人「傳寫」梁山泊故事，可見當時除宣和遺事之外一定還有  
許多更詳細的水滸故事。序的下半很稱贊宋江，說他「識性超卓，有過人者」；

又說：

盜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不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

這明明是說『奸人政客不如強盜』了！再看他那些贊的口氣，都有希望草澤英雄出來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文龍史進贊：『龍數宵九，汝有九文；盡從東皇，駕五色雲？』如小李廣花榮贊：『中心慕漢，奮馬而歸；汝能慕廣，何憂數奇？』這都是當時宋遺民的故國之思的表現。又看周密的跋語：

此皆羣盜之靡耳，聖與已各爲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遊俠而進姦雄，不免後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爲項羽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能辨之。

這是老實希望當時的草澤英雄出來推翻異族政府的話。這便是元朝『水滸故事』所以非常發達的原因。後來長江南北各處的羣雄起兵，不上二十年，遂把人賴有

歷史以來最強橫的民族帝國打破，遂恢復漢族的中國。這裏面雖有許多原因，但我們讀了龔聖與周密的議論，可以知道水滸故事的發達與傳播也許是漢族光復的一個重要原因哩。

### 三

元朝水滸故事非常發達，這是萬無可疑的事。元曲裏的許多水滸戲便是鐵證。但我們細細研究元曲裏的水滸戲，又可以斷定元朝的水滸故事決不是現在的水滸傳；又可以斷定那時代決不能產生現在的水滸傳。

元朝戲曲裏演述梁山泊好漢的故事的，也不知有多少種。依我們所知，至少有下列各種：

#### 1 高文秀的

◎ 黑旋風雙獻功（錄鬼簿作雙獻頭）

#### 2 又

黑旋風喬教學



3 又

黑旋風借屍還魂

4 又

黑旋風鬥舞會

5 又

黑旋風詩酒配春園

6 又

黑旋風窮風月

7 又

黑旋風大鬧牡丹園

8 又

黑旋風敷演劉耍和(4)至(8)五種，涵虛子皆無「黑

旋風」三字，今據暖紅室新刻的鍾嗣成錄鬼簿為準。

9 楊顯之的

黑旋風喬斷案

10 康進之的

◎ 梁山泊黑旋風負荊

11 又

黑旋風老收心

12 紅字李二的

板路兒黑旋風(涵虛子無下三字。)

13 又

折擔兒武松打虎

14 又 病楊雄

15 李文蔚的 ① 同樂院燕青博魚（錄鬼簿上三字作「報冤臺」，博

字作「撲」，今據元曲選）

16 又 燕青射雁

17 李致遠的 ①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

18 無名氏的 ① 爭報恩三虎下山

19 又 張順水裏報怨

以上關於梁山泊好漢的戲目十九種，是參攷元曲選，涵虛子（元曲選卷首轉錄的）和錄鬼簿（原書有序，年代爲至順元年，當西歷一三三〇年；又有題詞，年代爲至正庚子，當西歷一三六〇年）三部書輯成的。不幸這十九種中，只有那加①的五種現在還保存在臧晉叔的元曲選裏，（下文詳說），其餘十四種現在都不傳了。

但我們從這些戲名裏，也就可以推知許多事實出來：第一，元人戲劇裏的李逵（黑旋風）一定不是水滸傳裏的李逵。細看這個李逵，他居然能『喬教學』，能『喬斷案』，能『窮風月』，能玩『詩酒麗春園』！這可見當時的李逵一定是一個很滑稽的脚色，略像蕭士比亞戲劇裏的佛斯大夫（Falstaff）——有時在戰場上嘔人，有時在脂粉隊裏使人笑死。至於『借屍還魂』，『敷演劉耍和』，『大鬧牡丹園』，『老收心』等等事，更是水滸傳的李逵所沒有的了。第二，元曲裏的燕青，也不是後來水滸傳的燕青：『博魚』和『射鴈』，都不是水滸傳裏的事實。（水滸有燕青射鵲一事，或是受了『射鴈』的暗示的。）第三，水滸只有病關索楊雄，並沒有『病楊雄』的話，可見元曲的楊雄也和水滸的楊雄不同。

現在我們再看那五本保存的梁山泊戲，更可看出元曲的梁山泊好漢和水滸傳的梁山泊好漢大不相同的地方了。我們先敘這五本戲的內容：

(1) 黑旋風雙獻功。宋江的朋友孫孔目帶了妻子郭念兒上泰安神州去燒

香，因路上有強盜，故來問宋江借一個護臂的人。李逵自請要去，宋江就派他去。郭念兒和一個白衙內有姦，約好了在路上一家店裏相會，各唱一句暗號，一同逃走了。孫孔目丟了妻子，到衙門裏告狀，不料反被監在牢裏。李逵扮做莊家呆後生，買通牢子，進監送飯，用蒙汗藥醉倒牢子，救出孫孔目；又扮做祇候，偷進衙門，殺了白衙內和郭念兒，帶了兩顆人頭上山獻功。

(2) 李逵負荆。梁山泊附近一個杏花莊上有一個賣酒的王林，他有一女名叫滿堂嬌。一日，有匪人宋剛和魯智恩，假冒宋江和魯智深的名字，到王林酒店裏，搶去滿堂嬌。那日李逵酒醉了，也來王林家，問知此事，心頭大怒，趕上梁山泊，和宋江魯智深大鬧。後來他們三人，立下軍令狀，下山到王林家，叫王林自己質對。王林纔知道他女兒不是宋江們搶去的。李逵慚愧，負荆上山請罪，宋江令他下

山把宋剛魯智恩捉來將功贖罪。

(3) 燕青博魚。

梁山泊第十五個頭領燕青因誤了限期，被宋江杖責六

十，氣壞了兩隻眼睛，下山求醫，遇着捲毛虎燕順把兩眼醫好，兩人結爲弟兄。燕順在家因爲與哥哥燕和嫂嫂王臘梅不和，一氣跑了。

燕和夫妻有一天在同樂院遊春，恰好燕青因無錢使用，在那裏博魚。

燕和愛燕青氣力大，認他做兄弟，帶回家同住。王臘梅與楊衙內有

姦，被燕青撞破。楊衙內倚仗威勢，反譴害燕和燕青持刀殺人，把

他們收在監裏。燕青劫牢走出，追兵趕來，幸遇燕順搭救，捉了好

夫淫婦，同上梁山泊。

(4) 還牢末。

史進劉唐在東平府做都頭。宋江派李逵下山請他們入

夥，李逵在路上打死了人，捉到官，幸虧李孔日救護，定爲誤傷人

命，免了死罪。李逵感恩，送了一對匾金環給李孔日。不料李孔

目的妾蕭娥與趙令史有姦，拿了金環到官出首，說李孔目私通強盜，問成死罪。劉唐與李孔目有舊仇，故極力虐待他，甚至於收受蕭娥的銀子，把李孔目吊死。李孔目死而復甦，恰好李逵趕到，用宋江的書信招安了劉唐史進，救了李孔目，殺了奸夫淫婦，一同上山。

(5) 爭報恩。關勝，徐寧，花榮三個人先後下山打探軍情。濟州通判

趙士讓帶了家眷上任，因道路難行，把家眷留在權家店，自己先上任。他的正妻李千嬌是很賢德的，他的妾王臘梅與丁都管有姦。

這一天，關勝因無盤纏在權家店賣狗肉，因口角打倒了都管，李千嬌出來看，見關勝英雄，認他做兄弟。關勝走後，徐寧晚間也到權家店，在趙通判的家眷住屋的稍房裏偷睡，撞破了都管和王臘梅的姦情，被他們認做賊，幸得李千嬌見徐寧英雄，認他做兄弟，放他走了。又一天晚間李千嬌在花園裏燒香，恰好花榮躲在園裏，聽見李

千嬌燒第三炷香，願天下好男子休遭羅網之災』，花榮心裏感動，向前相見。李千嬌見他英雄也認他做兄弟。不料此時丁都管和王臘梅走過門外，聽見花榮說話，遂把趙通判喊來。趙通判推門進來，花榮拔刀逃出，砍傷他的臂膊。王臘梅咬定李千嬌有姦，告到官衙，問成死罪。關勝，徐寧，花榮三人得信，趕下山來，切了法場，救了李千嬌，殺了奸夫淫婦，使趙通判夫妻和合。

我們研究這五本戲，可得兩個大結論：

第一，元朝的梁山泊好漢戲都有一種很通行的『梁山泊故事』作共同的底本。我們可看這五本戲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1) 雙獻功裏的宋江說：『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者是也。幼年曾爲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被告到官，合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經過，有我八拜交的哥哥屍蓋知某

有難，領嘍囉下山，將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讓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晁蓋三打祝家莊身亡，衆兄弟拜某爲頭領。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嘍囉。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東連大海，西接濟陽，南通鉅野金鄉，北靠齊齊。

齊齊。……」

(2) 李逵負荊裏的宋江白白有『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話。其餘略同上。又王林也說，『你山上頭領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漢。……老漢在這裏多虧了頭領哥哥照顧老漢。』

(3) 燕青博魚裏，宋江白白與雙獻功大略相同，但有『人號順天呼保義』的話；又殺殺閻婆惜事也更詳細：有『因帶酒殺了閻婆惜，一脚踢翻燭臺，延燒了官房』一事。又說『晁蓋三打祝家莊，中箭身亡。』  
(4) 還牢末裏，宋江自敘有『我平日度量寬洪，但有不得已的好漢，見了



我時，便助他些錢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時雨宋公明，」的話。  
其餘與雙獻功略同，但無「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的話。

(5) 爭報恩裏，宋江自敘詞：「只因誤殺閻婆惜，逃出鄆州城，佔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營。忠義堂高擡杏黃旗一面，上寫着「替天行道宋公明」。聚義的三十六個英雄漢，那一個不應天上惡魔星？」這一段只說三十六人，又有「應天上惡魔星」的話，與宣和遺事說的天書相同。

看這五條，可知元曲裏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據於一種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這時代的「梁山泊故事」有可以推知的幾點：(1) 宋江的歷史，小節細目雖互有詳略的不同，但大綱已漸漸固定，成爲人人皆知的事情。(2) 宣和遺事的三十六人，到元朝漸漸變成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已加到百零八人了。(3) 梁山泊的聲勢越傳越張大，到元朝時便成了「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

里』的水滸了。(4)最重要的一點是元朝的梁山泊強盜漸漸變成了『仁義』的英雄。元初龔聖與自序作贊的意思，有『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討人忠厚之心也』的話，那不過是希望的話。他稱贊宋江等，只能說他們『名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故轍』；這是說他們老老實實的做『盜賊』，不敢稱王稱帝。龔聖與又說宋江等『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不諱』。到了後來，梁山泊漸變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義堂了！這一變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給梁山泊，這是水滸故事的一大變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間的心理，又暗中規定了後來水滸傳的性質。

這是元曲裏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第二，元曲演梁山泊故事，雖有一個共同的背景，但這個共同之點只限於那粗枝大葉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漢的個人歷史，性情，事業，當時還沒有固定的本子，故當時的戲曲家可以自由想像，自由描寫。上條寫的是『同』，這條

寫的是『異』。我們看他們的『異』處，方才懂得當時文學家的創造力。懂得當時文學家創造力的薄弱，方才可以了解水滸傳著者的創造力的偉大無比。

我們可先看元曲家創造出來的李逵。李逵在宣和遺事裏並沒有什麼描寫，後

來不知怎樣竟成了元曲裏最時髦的一個脚色！上文記的十九種元曲裏，竟有十二種是用黑旋風做主人翁的。還牢木一名李山兒生死報恩人，也可算是李逵的戲。

高文秀一個人編了八本李逵的戲，可謂『黑旋風專門家』了！大概李逵這個『脚色』大半是高文秀的想像力創造出來的，正如 *Faust* 是蕭士比亞創造出來的。

高文秀寫李逵的形狀道：

我這裏見客人將禮數迎，把我這兩隻手插定。哥也，他見我這威深凜的身似碑亭，他可慣聽我這莽壯聲？說他一個癡掙，說得他荆棘行的胆戰心驚！

又說：

你這茜紅巾，腥衲襖，乾紅袴，腿纏護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烟薰的子路，黑染的金剛。休道是白日裏，夜晚間揣摸着你呵，也不是個好人。

又寫他的性情道：

我從來個路見不平，愛與人當道掘坑。我喝一聲，骨都都海波騰！  
一撼，赤力力山嶽崩！但惱着我黑臉的爹爹，和他做場歹鬥，翻過來落可便弔盤的煎餅！

但高文秀的雙獻功裏的李逵，實在太精細了，不像那鹵莽粗豪的黑漢。看他一見孫孔目的妻子便知他不是「兒女夫妻」；看他假扮莊家後生，送飯進監；看他偷下蒙汗藥，麻倒牢子；看他假扮祇候，混進官衙：這豈是那鹵莽粗疏的黑旋風嗎？至於康進之的李逵負荆，寫李逵醉時情狀，竟是一個細膩風流的詞人了！你聽李

逵唱：

飲興難酬，醉魂依舊。尋村酒，恰問罷王留。王留道，兀那裏人家有！可正是清明時候，却言風雨替花愁。和風漸起，暮雨初收。俺則見楊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釣魚舟。更和這碧粼粼春水波紋縹，有往來社燕，遠近沙鷗。

（人道我梁山泊無有景致，俺打那廚的嘴！）

俺這裏霧鎖着青山秀，煙罩定綠楊洲。（那桃樹上一個黃鶯兒將那桃花瓣兒啗呵，啗呵，啗的下來，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會聽的誰說來？我試想着咱。……哦！想起來了也！俺學究哥哥道來。）他道是輕薄桃花逐水流。（俺綽起這桃花瓣兒來，我試看咱。好紅紅的桃花瓣兒！（笑科）你看我好黑指頭也！）恰便是粉襯的這胭脂透！（可惜了你這瓣兒！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兒去！我與你趕，與你趕！貪趕桃花瓣兒，）早來到這草橋店垂楊的渡口。

（不中，則怕悞了俺哥哥的將令。我索回去也。……）待不喫呵，

又被這酒旂兒將我來相逡逗。他，他，他舞東風在曲律杆頭！

這一段，寫得何嘗不美？但這可是那殺人不眨眼的黑旋風的心理嗎？

我們看高文秀與康進之的李逵，便可知當時的戲曲家對於梁山泊好漢的性情人格的描寫還沒有到固定的時候，還在極自由的時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你造一本李逵喬教學，他便造一本李逵喬斷案；你形容李逵的精細機警，他描寫李逵的細膩風流。這是人物描寫一方面的互異處。

再看這些好漢的歷史與事業。這十三本李逵戲的事實，上不依宣和遺事，下不合水滸傳，上文已說過了。再看李文蔚寫燕青是梁山泊第十五個頭領，他佔的地位很重要，宣和遺事說燕青是劫「生辰綱」的八人之一，他的位置自然應該不低。後來水滸傳裏把燕青派作盧俊義的家人，便完全不同了。燕青下山遇着燕順兄弟，大概也是自由想像出來的事實。李文蔚寫燕順也比水滸傳裏的燕順重要

得多。最可怪的是還牢末裏寫的劉唐和史進兩人。水滸傳寫史進最早，寫他的爲人也極可愛。還牢末寫史進是東平府一個都頭，毫無可取的技能；寫宋江招安史進乃在晁蓋身死之後，也和水滸不同。劉唐在宣和遺事裏是劫『生辰綱』的八人之一，與水滸相同。還牢末裏的劉唐竟是一個挾私怨謀害好人的小人，還比不上水滸傳的董超薛霸！蕭娥送了劉唐兩錠銀子，要他把李孔目弔死，劉唐答應了；蕭娥走後，劉唐自言自語道：

要活的難，要死的可容易。那李孔目如今是我手裏物事，搓的圓，捏的匾。拚得將他盆吊死了，一來，賺他幾個銀子；二來，也償了我平生的心願。我且喫杯酒去，再來下手，不爲遲哩。

這種寫法，可見當時的戲曲家敘述梁山泊好漢的事蹟，大可隨意構造；並且可見這些文人對於梁山泊上人物都還沒有一貫的，明白的見解。

以上我們研究元曲裏的水滸戲，可得四條結論：

(1) 元朝是「水滸故事」發達的時代。這八九十年中，產生了無數「水滸故事」。

(2) 元朝的「水滸故事」的中心部分——宋江上山的歷史，山寨的組織和性質——大致都相同。

(3) 除了那一部分之外，元朝的水滸故事還正在自由創造的時代：各位好漢的歷史可以自由捏造，他們的性情品格的描寫也極自由。

(4) 元朝文人對於梁山泊好漢的見解很淺薄平庸，他們描寫人物的本領很薄弱。

從這四條上，我們又可得兩條總結：

(甲) 元朝只有一個雛形的水滸故事和一些草創的水滸人物，但沒有水滸傳。

(乙) 元朝文學家的文學技術，程度很幼稚，決不能產生我們現有的水滸傳。



游傳。

(附註)我從前也看錯了元人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學，才知道元人的文學程度實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話文學的草創時代，決不是白話文學的成人時代。即如關漢卿馬致遠兩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們的文學技術與文學意境都脫不了『幼稚』的批評。故我近來深信水滸，西遊，三國，都不是元代的產物。這是文學史上一大問題，此處不能細說，我將來別有專論。

#### 四

以上是研究從南宋到元末的水滸故事。我們既然斷定元朝還沒有水滸傳，也做不出水滸傳，那麼，水滸傳究竟是什麼時代的什麼人做的呢？

水滸傳究竟是誰做的？這個問題至今無人能夠下一個確定的答案。明人郎

瑛七修類稿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但郎氏又說他曾見一本，

上刻『錢塘施耐菴』作的。清人周亮工書影說：『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

中作，又傳爲元人施耐菴作。田叔禾西湖游覽志又云，此書出宋人筆。近日金

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貫中所續，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有

矣。』田叔禾卽田汝成，是嘉靖五年的進士。他說水滸傳是宋人做的，這話自

然不值得一駁。郎瑛死於嘉靖末年，那時還無人斷定水滸的作者是誰。周亮工

生於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死於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正與金聖歎同時。

他說，水滸前七十回斷爲施耐菴的是從金聖歎起的；聖歎以前，或說施，或說羅，

還沒有人下一種斷定。

聖歎刪去七十回以後，斷爲羅貫中的，聖歎自說是根據『古本』。我們現在

須先研究聖歎評本以前水滸傳有些什麼本子。

明人沈德符的野獲編說：「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卽其家所傳，前有汪大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周亮工書影又說：「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據此，嘉靖郭本是水滸傳的第一次「善本」，是有一百回的。

再看李贄的忠義水滸傳序：

水滸傳者，發憤之作也。……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致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殺，同死而不辭。……最後南復

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於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于混江。……」（焚書卷三。）

李贄是嘉靖萬曆時代的人，與郭武定刻水滸傳的時候相去很近，他這篇序說的水滸傳一定是郭本水滸。我們看了這篇序，可以斷定明代的水滸傳是有一百回的；是有招安以後，『破遼』，『平方臘』，『宋江服毒自盡』，『魯智深坐化』等事的；我們又可以知道明朝嘉靖萬曆時代的人也不能斷定水滸傳是施耐菴做的，還是羅貫中做的。

到了金聖歎，他方才把前七十回定爲施耐菴的水滸，又把七十回以後，招安平方臘等事，都定爲羅貫中續做的續水滸傳。聖歎批第七十回說：『後世乃復削去此節，盛誇招安，務令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甚且至於哀然以忠義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亂至於如是之甚也！』據此可見明代所傳的忠義水滸傳是沒有盧俊義的一夢的。聖歎斷定水滸只有七十回，而罵羅貫中爲狗尾續貂。他說：『古

本水滸如此，俗才妄肆改竄，真所謂愚而好自用也。」我們對於他這個斷定，可有兩種態度：(1)可信金聖歎確有一種古本；(2)不信他得有古本，並且疑心他自己假託古本，『妄肆竄改』，稱真本爲俗本，自己的改本爲古本。

第一種假設——認金聖歎真有古本作校改的底子——自然是很難證實的。我的朋友錢玄同先生說：『金聖歎實在喜歡亂改古書。近人劉世珩校刊關王原本西廂，我拿來和金批本一對，竟變成兩部書。……以此例彼，則水滸經老金批校，實在有點難信了。』錢先生希望得着一部明板水滸，拿來考證水滸的真相。據我個人看來，即使我們得着一部明板水滸，至多也不過是嘉靖朝郭武定的一百回本，就是金聖歎指爲『俗本』的，究竟我們還無從斷定金聖歎有無『真古本』。但第二種假設——金聖歎假託古本，竄改原本——更不能充分成立。金聖歎若要竄改水滸，儘可自由刪改，並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他武斷西廂的後四折爲續作，並沒有假託古本，又何必假託一部古本的水滸傳呢？大概文學的技術進步時，後人對於

前人的文章往往有不能滿意的地方。元人做戲曲是匆匆忙忙的做了應戲台上之用的，故元曲實在多有太潦草，太疎忽的地方，難怪明人往往大加修飾，大加竄改。況且元曲刻本在當時本來極不完備：最下的本子僅有曲文，無有科白，如日本西京帝國大學影印的元曲三十種；稍好的本子雖有科白，但不完全，如『付末上見外云云了』，『且引僚上，外分付云云了』，如董授經君影印十段錦；最完好的本子如臧晉叔的元曲選，大概都是已經明朝人大加補足修飾的了。此項曲本，既非『聖賢經傳』，並且實有修改的必要，故我們可以斷定現在所有的元曲，除了西京的三十種之外，沒有一種不曾經明人修改的。西廂的改竄，並不起於金聖歎，到聖歎時西廂已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了。周憲王，王世貞，徐渭都有改本，遠在聖歎之前，這是我們知道的。此如李漁改琵琶記的描述一齣，未必沒有勝過原作的地方。我們現在看見刻刻的西廂原本與金評本不同，就疑心全是聖歎改了的，這未免太冤枉聖歎了。在明朝文人中，聖歎要算是最小心的人。他有武斷的毛病，

他又有錯評的毛病，但他有一種長處，就是不敢抹殺原本。即以西廂而論，他不知道元人戲曲的見解遠不如明末人的高超，故他武斷後四齣爲後人續的。這是他的大錯。但他終不因此就把後四齣都刪去了，這是他的謹慎處。他評水滸傳也是如此。我在第一節已指出了他的武斷和誤解的毛病。但明朝人改小說戲曲向來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況且聖歎引據古本不但用在百回本與七十回本之爭，又用在無數字句小不同的地方。以聖歎的才氣，改竄一兩個字，改換一兩句，何須假託什麼古本？他改左傳的句讀，尚且不須依傍古人，何況水滸傳呢？因此我們可以假定他確有一種七十回的水滸本子。

我對於『水滸是誰做的？』這個問題，頗曾虛心研究。雖不能說有了最滿意的解決，但我却有點意見，比較的可算得這個問題的一個可用的答案。我的答案是：

(1) 金聖歎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他用的底本大概是一種七十回的本

子。

(2) 明朝有三種水滸傳：第一種是一百回本，第二種是七十回本，第三種又是一百回本。

(3) 第一種一百回本是原本，七十回本是改本。後來又有人用七十回本來刪改百回本的原本，遂成一種新百回本。

(4) 一百回本的原本是明初人做的，也許是羅貫中做的。羅貫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涵虛子記的元曲裏有他的龍虎風雲會雜劇。

(5) 七十回本是明朝中葉的人重做的，也許是施耐菴做的。

(6) 施耐菴不知是什麼人，但決不是元朝人。也許是明朝文人的假名，並沒有這個人。

這六條假設，我且一一解說於下：

(1) 金聖歎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上文已說過了，我們可以承認聖歎家藏的本子



是一種七十回本。

(2)明朝有三種水滸傳。第一種是水滸的原本，是一百回的。周亮工說：

「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即是此本。第二種是七十回本，大概金聖歎的「貫華堂古本」即是此本。第三種是一百回本，是有招安以後「征四寇」等事的，亦名忠義水滸傳。李贄的序可爲証。周亮工又說，「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當即是此本。（說見下條。）

(3)第一種百回本是水滸傳的原本。我細細研究元朝到明初的人做的關於梁山泊好漢的故事與戲曲，敢斷定明朝初年決不能產生現有七十回本的水滸傳。自從

宣和遺事到周憲王，這二百多年中，至少有三十種關於梁山泊的書，其中保存到於今的，約有十種。照這十種左右的書看來，那時代文學的見解，意境，技術，沒有一樣不是在草創的時期的，沒有一樣不是在幼稚的時期的。且不論元人做的關

於水滸的戲曲。周憲王死在明開國後七十年，他做雜劇該在建文永樂的時代，總算『晚』了。但他的豹子和尙自還俗與黑旋風仗義疎財兩種雜劇，固然遠勝於元曲裏聶牢末與爭報恩等水滸戲，但還很缺乏超脫的意境和文學的技術。（這兩種，現在董授經君刻的雜劇十段錦內。）故我覺得周亮工說的『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的話，大概是可以相信的。周氏又說，『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大概這種一百回本的水滸傳原本一定是幼稚的。

但我們又可以知道水滸傳的原本是有招安以後的事情。何以見得呢？因為這種見解和宋元至明初的梁山泊故事最相接近。我們可舉幾個例。宣和遺事說：『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勅，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元代宋遺民周密與龔聖與論宋江三十六人也都希望草澤英雄為國家出力。不但宋元人如此。明初周憲

王的黑旋風仗義疎財雜劇（大概是改正元人的原本的）也說張叔夜出榜招安，宋江弟兄受了招安，做了巡檢，隨張叔夜征方臘，李逵生擒方臘。這戲中有一段很可注意：

（李徽古）今日聞得朝廷出榜招安，正欲上山報知衆位首領自首出來替國家出力，爲官受祿，不想途次遇見。不知兩位哥哥怎生主意？

（李逵）俺山中快樂，風高放火，月黑殺人；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千自由，百自由，可不強似這小官受人的氣！俺們怎肯受這招安也？

（李徽古）你兩個哥哥差見了。……你這三十六個好漢都是有本事有胆量的，平日以忠義爲主。何不因這機會出來首官，與官裏出些氣力，南征北討，得了功勞，做個大官，……不強似你在牛皮帳裏每日殺人，又不安穩，那賊名兒幾時脫得？

這雖是帝室貴族的話，但這種話與上文引的宋元人的水滸見解是很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水滸的百回本原本一定有招安以後的事。（看下文論征四寇一段。）

這是第一種百回本，可叫做原百回本。我們又知道明朝嘉靖以後最通行的水滸傳是『忠義水滸傳』，也是一種有招安以後事的百回本。這是無可疑的。據周亮工說，這個百回本是郭武定刪改那每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的原本而成的。這話大概可信。沈德符野獲編稱郭本爲『水滸善本』，便是一證。這一種可叫做新百回本。

大概讀者都可以承認這兩種百回本是有的了。現在難解決的問題就是那七十回本的時代。

有人說，那七十回本是金聖歎假託的，其實並無此本。這一說，我已討論過了，我以爲金聖歎無假託古本的必要，他確有一種七十回本。

又有人說，近人沈子培曾見明刻的水滸傳，和聖歎批本多不相同，可見現在的

七十回本水滸傳是聖歎竄改白回本而成的；若不是聖歎刪改的，一定是明朝末年人刪改的。依這一說，七十回本應該在新百回本之後。

這一說，我也不相信。我想水滸傳被聖歎刪改的小地方，大概不免。但我想聖歎在前七十回大概沒有什麼大竄改的地方。聖歎既然根據他的『古本』來刪去了七十回以後的水滸，又根據『古本』來改正了許多地方（五十回以後更多）——他既然處處拿『古本』作根據，他必不會有了大竄改而不引據『古本』。況且那時代通行的水滸傳是新百回本的忠義水滸傳，若聖歎大改了前七十回，豈不容易被人看出？況且周亮工與聖歎同時，也只說『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貫中所續，極口詆羅，』並不說聖歎有大竄改之處。如此看來，可見聖歎對於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除了他注明古本與俗本不同之處之外，大概沒有什麼大竄改的地方。

我且舉一個證據。雁宕山樵的水滸後傳是清初做的，那時聖歎評本還不曾很

通行，故他依據的水滸傳還是百回本的忠義水滸傳。這書屢次提到「前傳」的

事，凡是七十回以前的事，沒有一處不與聖歎評本相符。最明白的例如說燕青是

天巧星，如說阮小七是天敗星，位在第三十一，如說李俊在石碣天文上位次在二十

六，如說史進位列天罡星數，都與聖歎本毫無差異。（此書證據極多，我不能遍

舉了。）可見石碣天文以前的忠義水滸傳與聖歎的七十回本沒有大不同的地方。

我們雖不會見忠義水滸傳是什麼樣子的，但我們可以推知坊間現行的續水滸傳

——又名征四寇，不是蕩寇志；蕩寇志是道光年間人做的。——一定與原百回本和新白

回本都有很重要的關係。這部征四寇確是一部古書，很可考出原百回本和忠義水

滸傳後面小半部是個什麼樣子。（1）李贊忠義水滸傳序記的事實，如大破遼，滅方

臘，宋江服毒，南征方臘時百八人陣亡過半，智深坐化於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

二童就計於混江，都是征四寇裏的事實。（2）征四寇裏有李逵在壽張縣坐衙斷案一

段事（第三回），當是根據元曲黑旋風衙斷案的；又有李逵在劉太公莊上捉假宋江

負荊請罪的事（第二回），是從元曲李逵負荊脫胎出來的；又有燕青射雁的事（第十七回）當是從元曲燕青射雁出來的；又有李逵在井裏通到門雞村，遇着仙翁的事（二十五回），當是依據元曲黑旋風鬥雞會的。看這些事實，可見征四寇和元曲的水滸戲很接近。（3）最重要的是征四寇叙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慶遭高俅陷害，迭配滄西，後來造反稱王的事（二十九至三十一回）。這個王慶明明是水滸傳今本裏的王進。王慶是「四寇」之一；四寇是遼，田虎，王慶，方臘；「四寇」之名來源很早，宣和遺事說宋江等平定「三路之寇」，後來又收方臘，可見「四寇」之說起於宣和遺事。但李贄作序時，只說「大破遼」與「滅方臘」兩事；清初人做的水滸後傳屢說「征服大遼，剿除方臘」，但無一次說到田虎王慶的事。可見新百回本已無四寇，僅有二寇。我研究新百回本刪去二寇的原因，忽然明白征四寇這部書乃是原百回本的下半部。征四寇現存四十九回，與聖歎說的三十回不合。我試刪去征田虎及征王慶的二十回，恰存二十九回；第一回之前顯然還有

硬刪去的一回；合起來恰是三十回。田虎一大段不知爲什麼刪去，但我看王慶一段的刪去明是因爲王慶已變了王進，移在全書的第一回，故此一大段不能存在。這是征四寇爲原百回本的剩餘的第一證據。(4)征四寇每回之前有一首荒謬不通的詩，周亮工說的『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大概即根本於此。這是第二證據。(5)征四寇的文學的技術和見解，確與元朝人的文學的技術和見解相像。更可斷定這書是原百回本的一部分。若新百回本還是這樣幼稚，決不能得晚明那班名士（如李贄，袁宏道等）那樣欽佩。這是第三證據。

以上我主張(1)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與今本七十回沒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2)新百回本の後三十回確與原百回本の後半部大不同，可見新百回本確已經過一回大改竄了。新百回本是嘉靖時代刻的，郎瑛著書也在嘉靖年間，他已見有施羅兩本。況且李贄在萬曆時作水滸序又混稱『施羅兩公』。若七十回本出在明末，李贄決沒有合稱施羅的必要。因此我想嘉靖時初刻的新百回本已是兩種本子合起來的：



一種是七十回本，一種是原百回本的后半。因爲這新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是兩種本子合起來的，故嘉靖以後人混稱施羅二公，故金聖歎敢斷定七十一回以前爲施本，七十回以後爲羅本。

因此我假定七十回本是嘉靖郭本以前的改本。大概明朝中葉時期，——當弘治正德的時候，——文學的見解與技術都有進步，故不滿意於那幼稚的水滸百回原本。況且那時又是個人主義的文學發達的時代。李夢陽，康海，王九思，祝允明，唐寅，一班人都是不滿意於政府的，都是不滿意於當時社會的。故我推想七十回本是弘治正德時代的出產品。這書大概略本那原百回本，重新改做一番，刪去招安以後的事；一切人物的描寫，事實的敘述，大概都有許多更改原本之處。如王慶改爲王進，移在全書之首，又寫他始終不肯落草，便是一例。若原百回本果是像征四寇那樣幼稚，這七十回本檢直不是改本，竟可稱是創作了。

這個七十回本是明朝第二種水滸傳。我們推想此書初出時必定不能使多數讀

者領會，當時人大概以為這七十回是一種不完全的本子，郭勛是一個貴族，又是一個奸臣，故更不喜歡這七十回本。因此，我猜想郭勛的一百回的『水滸善本』大概是用這七十回本來修改原百回本的：七十回以前是依七十回本改的，七十回以後是嘉靖時人改的。這個新百回本是第三種水滸本子。

這第三種本子——新百回本——是合兩種本子而成的，前七十回全採七十回本，後三十回大概也遠勝原百回本的末五十回，所以能風行一世。但這兩種本子的內容與技術是不同的，前七十回是有意重新改做的，後三十回是用原百回本的下半改了湊數的，故明眼的人都知道前七十回是一部，後三十回又是一部。不但上文說的李贄混稱施羅二公是一證據。還有清初的水滸後傳的『讀法』上說『前傳之前七十回中，回目用大關字者凡十。』現查水滸的回目果有十次用『大關』字，但都在四十五回以前。既在四十五回以前，何故說『前七十回』呢？這可見分兩水滸為兩部的，不止金聖歎一人了。

(4) 如果百回本的原本是如周亮工說的那樣幼稚，或是像征四寇那樣幼稚，我們可以斷定他是元末明初的著作。周亮工說羅貫中是洪武時代的人，大概羅貫中到明末初期還活着。前人既多說水滸是羅貫中做的，我們也不妨假定這百回本的原本是他做的。

(5) 七十回本一定是明末中葉的人刪改的，這一層我已在上文(3)條裏說過了。嘉靖時郎瑛曾見有一本水滸傳，是『錢塘施耐菴』做的。可惜郎瑛不曾說這一本是一百回本，還是七十回。或者這一本七十回的即是郎瑛看見的施耐菴本。我想：若施本不是七十回本，何以聖歎不說百回本是施本而七十回本是羅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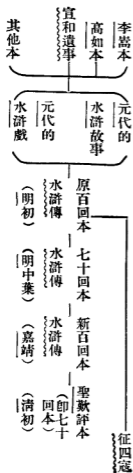
(6) 我們雖然假定七十回本為施耐菴本，但究竟不知施耐菴是誰。據我的淺薄學問，元明兩朝沒有可以考證施耐菴的材料。我可以斷定的是：(一)施耐菴決不是宋元兩朝人，(二)他決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為這三個時代不會產出這七十回本的水滸傳，(三)從文學進化的觀點看起來，這部水滸傳，這個施耐菴，應該

產生在周憲王的雜劇與金瓶梅之間。——但是何以明朝的人都把施耐菴看作宋元的人呢？（田汝成，李贄，金聖歎，周亮工等都如此。）這個問題極有研究的價值。清初出了一部水滸後傳，是接着百回本做下去的。（此書敘宋江服毒之後，剩下的三十幾個水滸英雄，出來幫助宋軍抵禦金兵，但無成功；混江龍李俊同一班弟兄，渡海至暹羅國，創下李氏王朝。）這書是一個明末遺民雁宕山樵陳忱做的（據沈登瀛南河備志；參看蕩寇志前鏡水湖邊老漁的跋語），但他託名『古宋遺民』。我因此推想那七十回本水滸傳的著者，刪去了原百回本招安以後的事，把『忠義水滸傳』變成了『純粹草澤英雄的水滸傳』，一定有點深意，一定很觸犯當時的忌諱，故不得不託名於別人。『施耐菴』大概是『烏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個假託的名字。明朝文人受禍的最多。高啓，楊基，張羽，徐賁，王行，孫賁，王蒙，都不得好死。弘治正德之間，李夢陽四次下獄；康海，王敬夫，唐寅，都廢黜終身。我們看了這些事，便可明白水滸傳著者所以必須用

假名的緣故了。明朝一代的文學要算水滸傳的理想最激烈，故這書的著者自己隱諱也最深。書中說的故事又是宋代的故事，又和許多宋元的小說戲曲有關係，故當時的人或疑施耐菴爲宋人，或疑爲元人，却不知道宋元時代決不能產生這樣一部奇書。

我們既不能考出水滸傳的著者究竟是誰，正不妨仍舊認施耐菴爲七十回本水滸傳的著者，——但我們須要記得，『施耐菴』是明朝中葉一個文學大家的假名！

總結上文的研究，我們可把南宋到明朝中葉的水滸材料作一個淵源表如下：



## 五

自從金聖歎把『施耐菴』的七十回本從忠義水滸傳裏重新分出來，到於今已近三百年了（聖歎自序在崇禎十四年）。這三百年中，七十回本居然成爲水滸傳的定本。平心而論，七十回本得享這點光榮，是很應該的。我們現在且替這七十回本做一個分析。

七十回本除『楔子』一回不計外，共分十大段：

第一段——第一到第十一回。這一大段只有楊志的歷史（『做到殿司制使官，因道君皇帝蓋萬歲山，差一般十個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料酒家……失陷了花石綱，不能回京。』）是根據於宣和遺事的，其餘都是創造出來的。這一大段先寫八十万禁軍教頭王進被高俅趕走了。王進即是征四寇裏的王慶，不在百八人之數；

施耐菴把他從下半部直提到第一回來，又改名王進，可見他的著書用意。王進之後，接寫一個可愛的少年史進，始終不肯落草，但終不能不上少華山去；又寫魯達爲了仗義救人，犯下死罪，被逼做和尚，再被逼做强盜；又寫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逼上梁山。林冲在宣和遺事裏是押送『花石綱』的十二個制使之一；但在龔聖與的三十六人贊裏却沒有他的名字，元曲裏也不提起他，大概元朝的水滸故事不見得把他當作重要人物。水滸傳却極力描寫林冲，風雪山神廟一段更是能感動人的好文章。林冲之後，接寫楊志。楊志在困窮之中不肯落草，後來受官府冤屈，窮得出賣寶刀，以致犯罪受杖，迭配大名府。（賣刀也是宣和遺事中有的，但在穎州，水滸傳改在京城，是有意的。）這一段連寫五個不肯做强盜的好漢，他的命意自然是要把英雄落草的罪名歸到貪官污吏身上去。故這一段可算是水滸傳的

「開宗明義」的部分。

第二段——第十二到第二十一回。這一大段寫「生辰綱」的始末，是水滸傳全局的一大關鍵。宣和遺事也記有五花營堤上劫取生辰綱的事，也說是宋江報信，使晁蓋等逃走；也說到劉唐送禮謝宋江，以致宋江殺閻婆惜。水滸傳用這個舊輪廓，加上無數瑣細節目，寫得格外有趣味。這一段從雷橫捉劉唐起，寫七星聚義，寫智取生辰綱，寫楊志魯智深落草，寫宋江私放晁蓋，寫林冲火併梁山泊，寫劉唐送禮酬謝宋江，寫宋江怒殺閻婆惜，直寫到宋江投奔柴進避難，與武松結拜做兄弟。水滸裏的中心人物——須知盧俊義呼延灼關勝等人不是水滸的中心人物——都在這裏了。

第三段——第二十二回到三十一回。這一大段可說是武松的傳。廝子與錄鬼簿都記有紅字李二的武松打虎一本戲曲。紅字李二是教



坊劉耍和的女婿；劉耍和已被高文秀編入曲裏，而錄鬼簿說高文秀早死，可見紅字李二的武松戲一定遠在錄鬼簿成書之前，——約在元朝的中葉。可見十四世紀初年已有一種武松打虎的故事。水滸傳根據這種故事，加上新的創造的想像力，從打虎寫到殺嫂，從殺嫂寫到孟州道打蔣門神，從蔣門神寫到鴛鴦樓蜈蚣嶺，便成了水滸傳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第四段——第三十一回到第三十四回。這一小段是勉強插入的文章。

宣和遺事有花榮和秦明等人，無法加入，故寫清風山，清風寨，對影山等一段，把這一班人送上梁山泊去。

第五段——第三十五回到第四十一回。這一大段也是水滸傳中很重要的文字，從宋江奔喪回家，迭配江州起，寫江州遇戴宗李逵，寫潯陽樓宋江題反詩，寫梁山泊好漢大鬧江州，直寫到宋江入夥後又偷回家

中，遇着官兵追趕，躲在玄女廟裏，得受三卷天書。江州一大段完全是水滸傳的著者創造出來的。宣和遺事沒有宋江到江州配所的話，元曲也祇說他迭配江州，路過梁山泊，被晁蓋打救上山。水滸傳造出江州一大段，不但寫李逵的性情品格，並且把宋江的野心大志都寫出來。若沒有這一段，宋江便真成了一個『虛名』了。天書一事，宣和遺事裏也有，但那裏的天書除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只有詩四句：『破國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水滸傳不寫天書的內容，又把這四句詩改作京師的童謠：『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見三十八回。）這不但可見宣和遺事和水滸的關係，又可見後來文學的見解和手段的進化。

第六段——第四十二回到第四十五回。這一段寫公孫勝下山取母親，

引起李逵下山取母，又引起戴宗下山尋公孫勝，路上引出楊雄石秀一段。水滸傳到了大鬧江州以後，便沒有什麼很精采的地方。這一段中寫石秀的一節比較是要算很好的了。

第七段——第四十六回到第四十九回。這一段寫宋江三打祝家莊。在元曲裏，三打祝家莊是晁蓋的事。

第八段——第五十回到第五十三回。寫雷橫，朱仝，柴進，三個人的事。

第九段——第五十四回到第五十九回。這一大段和第四段相像，也是插進去做一個結束的。宣和遺事有呼延灼，徐寧等人，水滸傳前半部又把許多好漢分散在二龍山，少華山，桃花山等處了，故有這一大段，先寫呼延灼征討梁山泊，次請出一個徐寧，次寫呼延灼兵敗後逃到青州，慕容知府請他收服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次寫少華山與

芒碭山：遂把這五山的好漢一齊送上梁山泊去。

第十段——第五十九回到七十回。這一大段是七十回本水滸傳的最後部分，先寫晁蓋打曾頭市中箭身亡，次寫盧俊義一段，次寫關勝，次寫破大名府，次寫曾頭市報仇，次寫東平府收董平，東昌府收張清，最後寫石碭天書作結。宣和遺事裏，盧俊義是梁山泊上最初的第二名頭領，水滸傳前面不會寫他，把他留在最後，無法可以描寫，故只好把擒史文恭的大功勞讓給他。後來結起帳來，一百零八人中還有董平和張清沒有加入，這兩入又都是宣和遺事有名字的，故又加上東平東昌兩件事。算算還少一個，只好拉上一個獸醫皇甫端！這真是水滸傳的「強弩之末」了！

這是水滸傳的大規模。我們拿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個大規模，可得兩種感想。

第一，我們拿宋元時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來比較這部水滸傳，我們不能

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與大匠本領；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四百年中白話文學的進步很可驚異！元以前的，我們現在且不談。當元人的雜劇盛行時，許多戲曲家從各方面搜集編曲的材料，於是有高文秀等人採用民間盛行的梁山泊故事，各人隨自己的眼光才力，發揮水滸的一方面，或創造一種人物，如高文秀的黑旋風，如李文蔚的燕青之類；有時幾個文人各自發揮一個好漢的一片面，如高文秀發揮李逵的一片面，楊顯之的康進之紅字李二又各各發揮李逵的一片面。但這些都是一個故事的自然演化，又都是散漫的，片面的，沒有計畫的，沒有組織的發展。後來這類的材料越積越多了，不能不有一種貫通綜合的總編，於是元末明初有水滸傳百回之作。但這個草創的水滸傳原本，如上節所說，是很淺陋幼稚的。這種淺陋幼稚的證據，我們還可以在征四寇裏尋出許多。然而這個水滸傳原本居然把三百年來的水滸故事貫通起來，用宋元以來的梁山泊事略做一個大綱，把民間和戲臺上的『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的種種故事作一些子目，造成一部草創的大小說，總

算是很難得的了。到了明朝中葉，『施耐菴』又用這個原百回本作底本，加上高超的新見解，加上四百年來逐漸成熟的文學技術，加上他自己的偉大創造力；把那草創的山寨推翻，把那些僵硬無生氣的水滸人物一齊毀去；於是重興水滸，再造梁山，畫出十來個永不會磨滅的英雄人物，造出一部永不會磨滅的奇書。這部七十回的水滸傳不但是集四百年水滸故事的大成，並且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這是我的第一個感想。

第二，施耐菴的水滸傳是四百年文學進化的產兒，但水滸傳的短處也孰吃在這一點。倘使施耐菴當時能把那歷史的梁山泊故事完全丟在腦背後，倘使他能忘了那『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的故事，倘使他用全副精神來單寫魯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等七八個人，他這部書一定格外有精采，一定格外有價值。可惜他終不能完全衝破那歷史遺傳的水滸輪廓，可惜他總捨不得那一百零八人。但是一個人的文學技能是有限的，決不能在一部書裏創造一百零八個活人。

物。因此，他不能不東湊一段，西補一塊，勉強把一百零八人『擠』上梁山去！  
開江州以前，施耐庵確能放手創造，看他寫武松一個人便佔了全書七分之一，所以能有精采。到了宋江上山以後，全書已去七分之四，還有那四百年傳下的『三打祝家莊』的故事沒有寫（明以前的水滸故事都把三打祝家莊放在宋江上山之前），還有那故事相傳坐第二把交椅的盧俊義，和關勝，呼延灼，徐寧，燕青等人沒有寫。於是施耐庵不能不潦草了，不能不雜湊了，不能不敷衍了。最明顯的例是寫盧俊義的一大段。這一段硬把一個坐在家裏享福的盧俊義拉上山去，已是很笨拙了；又寫他信李固而疑燕青，聽信了一個算命先生的妖言便去燒香解災，竟成了一個糊塗漢了！還算得什麼豪傑？至於吳用設的詭計，使盧俊義自己在壁上寫下反詩，更是淺陋可笑。還有燕青在宋元的水滸故事裏本是個很重要的人物，施耐庵在前六十回竟把他忘了，故不能不勉強把他捉來送給盧俊義做一個家人！此外如打大名府時，宋江忽然生背疽，於是又拉出一個安道全來；又如全書完了，又拉出

一個皇甫端來：這種雜湊的寫法，實在幼稚的很。推求這種缺點的原因，我們不能不承認施耐菴吃虧在於不敢拋棄那四百年遺傳下來的水滸舊輪廓。這是很可惜的事。後來金瓶梅只寫幾個人，便能始終貫徹，沒有一種敷衍雜湊的弊病了。

我這兩種感想是從文學的技術上着想的。至於見解和理想一方面，我本不願多說話。因為我主張讓讀者自己虛心去看水滸傳，不必先懷着一些主觀的成見。但我有一個根本觀念，要想借水滸傳作一個具體的例來說明，並想貢獻給愛讀水滸傳的諸君，做我這篇長序的結論。

我承認金聖歎確是懂得水滸的第一大段，他評前十一回，都無大錯。他在第一回批道：

爲此書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設言一百八人，而又遠托之於水滸。……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於伯夷、太公、居海、避紂之志矣。



這個見解是不錯的。但他在『讀法』裏又說：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等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

怨發揮出來。……水滸傳却不然。施耐菴本無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

來，只是飽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

多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

這是很誤人的見解。一面說他『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密苦』，一面又說他『只是飽

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這不是絕大的矛盾嗎？一面說『不止於居

海避紂之志』——老實說就是反抗政府，——一面又說『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這又

不是絕大的矛盾嗎？水滸傳決不是『飽煖無事，又值心閑』的人做得出來的書。

『飽煖無事，又值心閑』的人只能做詩鐘，做八股，做死文章，——決不肯來做水滸

傳。聖歎最愛談『作史筆法』，他却不幸沒有歷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滸的故事

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與文人發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

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寨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明初人借他發揮宿怨，故寫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後反被政府陷害謀死。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菴——借他發揮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後的事，做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

這部七十回的水滸傳處處『褒』強盜，處處『貶』官府。這是看水滸的人，人人都能得着的感想。聖歎何以獨不能得着這個普遍的感覺呢？這又是歷史上的關係了。聖歎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聖歎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故能賞識水滸傳。但文學家金聖歎究竟被春秋筆法家金聖歎誤了。他賞識水滸傳的文學，但他誤解了水滸傳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刪去招安以後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他看錯了，以為七十回本既不贊成招安，便是深惡宋江等一班人。所以他處處深求水滸傳的『皮裏陽秋』，處處把施耐菴恭維宋江之處都解作痛罵宋江。這是他的根本大錯。

換句話說，金聖歎對於水滸的見解與做蕩寇志的俞仲華對於水滸的見解是很相同的。俞仲華生當嘉慶道光的時代，洪秀全雖未起來，盜賊已遍地皆是，故他認定「既是忠義便不做強盜，既做強盜必不算忠義」的宗旨，做成他的結水滸傳，——即蕩寇志——要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看蕩寇志諸序。俞仲華死於道光己酉，明年洪秀全起事。）俞仲華的父兄都經過匪亂，故他有「孰知羅貫中之害於此極耶」的話。他極佩服聖歎，尊為「聖歎先生」，其實這都是因為遭際有相同處的緣故。

聖歎自序在崇禎十四年，正當流賊最猖獗的時候，故他的評本努力要證明水滸傳「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狗彘不食之恨。」但水滸傳寫的一班強盜確是可愛可敬，聖歎決不能使我們相信水滸傳深惡痛絕魯智深武松林冲一班人，故聖歎只能說「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癩麻渠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好一個強辯的金聖歎！豈但「饒恕」，檢直是崇拜！

聖歎又親見明末的流賊僞降官兵，後復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對於宋史侯蒙請教宋江使討方臘的事，大不滿意，故極力駁他，說他「一語有八失」。所以他又極力表章那沒有招安以後事的七十回本。其實這都是時代的影響。雁宕山樵當明亡之後，流賊已不成問題，當時的問題乃是國亡的原因和亡國遺民的慘痛等等問題，故雁宕山樵的水滸後傳極力寫宋南渡前後那班奸臣誤國的罪狀；寫燕青冒險到金兵營裏把青子黃柑獻給道君皇帝；寫王鐵杖刺殺王黼楊戩梁師成三個奸臣；寫燕青李應等把高俅蔡京童貫等邀到營裏，大開宴會，數說他們誤國的罪惡，然後把他們殺了；寫金兵擄掠平民，勒索贖金；寫無恥奸民，裝做金兵模樣，幫助仇敵來敲吸同胞的脂髓。這更可見時代的影響了。

這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便是我要貢獻給大家的一個根本的文學觀念。水滸傳上下七八百年的歷史便是這個觀念的具體的例證。不懂得南宋的時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

以發生。不懂得宋元之際的時代，便不懂得水滸故事何以發達變化。不懂得元朝一代發生的那麼多的水滸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產生水滸傳。不懂得元明之際的文學史，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滸傳何以那樣幼稚。不讀明史的功臣傳，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滸傳何以於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讒遭害和李俊燕青見機遠遁等事。不讀明史的文苑傳，不懂得明朝中葉的文學進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滸傳的價值。不懂得明末流賊的大亂，便不懂得金聖歎的水滸見解何以那樣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歷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水滸後傳。不懂得嘉慶道光間的遍地匪亂，便不懂得俞仲華的蕩寇志——這叫做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

九，七，二七，晨二時脫稿。

參考書舉要：

宣和遺事 (商務印書館本)

癸辛雜識續集 周密 (在稗海中)

元曲選 臧晉叔 (商務影印本)

錄鬼簿 鍾繼先

雜劇十段錦 (董康影印本)

七修類稿 郎瑛

李氏焚書 李贄

茶香室叢鈔，續鈔，三鈔 俞樾

小浮梅檻閒話 俞樾

征四寇

水滸後傳

# 水滸傳後考

胡適

去年七月裏，我做了一篇水滸傳考證，提出了幾個假定的結論：

- (1) 元朝只有一個雛形水滸的故事，和一些草創的水滸人物，但沒有水滸傳。（頁一〇—二八）
- (2) 元朝文學家的文學技術還在幼稚的時代，決不能產生我們現在有的水滸傳。（頁二八—三四）
- (3) 明朝初年有一部水滸傳出現，這部書還是很幼稚的。我們叫他做「原百回本水滸傳」。（頁四三—五一）
- (4) 明朝中葉——約當弘治正德的時代（西歷一五〇〇上下）——另有一種水滸傳出現。這部書止有七十回（連楔子七十一回），是用那一原百

回本」來重新改造過的，大致與我們現有的金聖歎本相同。這一本，我們叫他做『七十回本水滸傳』。（頁四六一—五三）

- (5) 到了明嘉靖朝，武定侯郭勛刻出一部定本水滸傳來。這部書是有一百回的。前七十回全採『七十回本』，後三十回是刪改『原百回本』後半的四五十回而成的。『原百回本』的後半有征田虎，征王慶，兩大部分；郭本把這兩部分都刪去了。這個本子，我們叫他做『新百回本』，或叫做『郭本』。（頁四五—五二）

- (6) 明朝最通行的水滸傳，大概都是這個『新百回本』。後來李贄評點的忠義水滸傳也是這個『郭本』。直到明末，金聖歎說他家貫華堂藏有七十回的古本水滸傳，他用這個七十回本來校改『新百回本』，定前七十回為施耐庵做的，七十回以下為羅貫中續的。有些人不信金聖歎有七十回的古本，但我覺得他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故我假定



他有一種七十回本作底本。他雖有小刪改的地方，但這個七十回本的大體必與那新百回本忠義水滸傳的前七十回相差不遠，因為我假設那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是全探那明朝中葉的七十回本的。（頁三五—五三）

(7) 我不信金聖歎說七十回以後爲羅貫中所續的話。我假定原百回本爲明初的出產品。羅貫中既是明初的人，也許他即是這原百回本的著者。但施耐庵大概是一個文人的假名，也許即是那七十回本的著者的假名。（頁五三—五五）

這是我十個月以前考證水滸傳的幾條假設的結論。我在這十個月之中先後收得許多關於水滸的新材料，有些可以糾正我的假設，有些可以證實我的結論。故我趁這部新式標點的水滸再版的機會，把這些新材料整理出個頭緒來，作成這篇後考。

我去年做考證時，只會見着幾種七十回本的水滸，其餘的版本我都不曾見着。現在我取到的水滸版本有下列的各種：

(1) 李卓吾批點忠義水滸傳百回本的第一回至第十回。

此書爲日本岡島璞加調點之本，刻於享保十三年（西歷一七二八），是用明刻本精刻的。此書僅刻成二十回，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回刻於寶曆九年，但更不易得。這十回是我的朋友青木正兒先生送我的。

(2) 百回本忠義水滸傳的日本譯本。

岡島璞譯，日本明治四十年東京共同出版株式會社印行，大正二年再版。明刻百回本忠義水滸傳現已不可得，日本內閣文庫藏有一部，此外我竟不知道有第二本了。岡島譯本可以使我們考見忠義水滸傳的內容，故可寶貴。

(3) 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

此本與三國演義合刻，每頁分上下兩截，上截爲水滸，下截爲三國，合稱「英雄譜」。坊間今改稱「漢宋奇書」。我買得兩種，一種首頁有「省城福文堂藏板」字樣，我疑心這是福建刻本。此書原本是大字本，有鈴木豹軒先生的藏本可參考；但我買到的兩種都是翻刻的小本，裏面的三國志已改用毛宗崗評本了。但卷首有熊飛的序，自述合刻英雄譜的理由，中有「東望而三經略之魄尙震，西望而兩開府之魂未招；飛鳥尙自知時，螻婦猶勤國恤」的話，可見初刻時大概在明崇禎末年。

(4) 百二十四回本水滸傳。

首頁刻「光緒己卯新鐫，大道堂藏板」。有乾隆丙午年古杭枚簡侯的序。後附有雁岩山樵的水滸後傳，首頁有「姑蘇原板」的篆文圖

章。大概這書是在江蘇刻的。後傳板本頗佳，但那百二十四回的

前傳板本很壞。

此外，還有兩種版本，我自己雖不曾見着，幸蒙青木正兒先生替我鈔得回目與

序例的：

(5)百十回本的忠義水滸傳。（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鈴木豹軒先生藏）

這也是一種『英雄譜』本，內容與百十五回本略同，合刻的三國志還是『李卓吾評本』。鈴木先生藏的這一本上有原藏此書的中國商人的跋，有康熙十二年至十八年的年月，可見此書刻於明末或清初，大概即是百十五回本的底本。

(6)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日本京都府立圖書館藏）

這是一種明刻本，有楊定見序，自稱爲『事卓吾先生』之人，大概這書刻於天啓崇禎年間。這書有『發凡』十一條，說明增加二十回的

緣起。這書增加的二十回雖然也是記田虎王慶兩寇事的，但依回目看來，與上文(3)(4)(5)三種本子很有不同的地方。

我現在且把水滸各種本子綜合的內容，分作六大部分，再把各本的有無詳略分開註明：

第一部分，自張天師祈禳瘟疫，到梁山泊發現石碣天文——即今本水滸傳七十一回的全部。

(1)百回本自第一回到七十一回，內容同，文字略有小差異，多一些駢句與韻語。七十一回無盧俊義的一夢。

(2)百二十回本自第一回到七十一回，與百回本同。也無盧俊義的夢。

(3)百十回本自第一回到六十一回，內容同，文字略有刪節之處。回數雖有併省，事實並未刪減。發現石碣後，也無盧俊義的夢。

(4) 百十五回本自第一回至六十六回，內容同，文字與百十回本略同，回數比百十回本稍多，但事實相同。也無盧俊義的夢。

(5) 百二十四回本自第一回至七十回，內容同，但文字刪節太多了，有時，竟不成文理。也無盧俊義的夢。

第二部分，自宋江柴進等上東京看燈，到梁山泊全夥受招安——即今征四寇的第一回到十一回。

(1) 百回本自第七十二回到八十二回，內容同。

(2) 百二十回本自第七十二回到八十二回，內容同。

(3) 百十回本自第六十二回到七十二回，內容同。

(4) 百十五回本自第六十七回至七十七回，內容同。

(5) 百二十四回本自第七十一回至八十一回，內容同。

第三部分，自宋江等奉詔征遼，到征遼凱旋時——即今征四寇的第十二回到十

七回。

(1) 百回本自第八十三回到九十回，比征四寇多兩回。但事實略同。

(2) 百二十回本自第八十三回到九十回，與百回本同，但第九十回改『雙

林渡燕青射雁』爲『雙林鎮燕青遇故』。

(3) 百十回本自第七十三回到八十回，——內缺第七十五回——內容與征四寇

同。

(4) 百十五回本自第七十八回到八十三回，內容同征四寇。

(5) 百二十四回本自第八十二回到九十回，回目加多，文字更簡，但事實

無大差異。

第四部分，自宋江奉詔徂田虎，到宋江平了田虎回京——即今征四寇第十八回到二十八回。

(1) 百回本，無。

(2) 百二十回本自第九十一回到一百回。回目與征四寇全不同。事實

有些相同的，例如瓊英匹配張清，花和尚解脫緣繩井，喬道清作法，

都是征四寇裏有的事。也有許多事實大不同，例如此書有陳瓊的

事，但征四寇不曾提起他。

(3) 百十回本自第八十一回到九十一回，全同征四寇。

(4) 百十五回本自第八十四回到九十四回，全同征四寇。

(5) 百二十四回本自第九十一回到一百零一回，同征四寇。

第五部分，自追叙高俅恩報柳世雄起，到宋江討平王慶回京——即今征四

寇的第二十九回到四十回。

(1) 百回本，無。

(2) 百二十回本自第一百零一回到百十回，回目與征四寇全不同。事實與

人物有同有異，寫王慶一生與各本大不同。



(3) 百十回本自第九十二回到百零一回，事實全同征四寇，但回目減少兩回。

(4) 百十五回本自第九十五回到百零六回，回目與事實全同征四寇。

(5) 百二十四回本自百零二回到百十四回，回目多一回，事實全同征四寇。

第六部分，自宋江請征方臘，到宋江李逵吳用花榮死後宋徽宗夢遊梁山泊——  
即征四寇的第四十一回到四十九回。

(1) 百回本自第九十回的下半到一百回，與征四寇相同。

(2) 百二十回本自第一百十回的下半到百二十回，與征四寇相同。

(3) 百十回本自百零一回的下半到百十回，與征四寇相同。

(4) 百十五回本自百零六回的下半到百十回，與征四寇相同。

(5) 百二十四回本自百十四回的下半到百二十四回，與征四寇相同。

這個內容的分析之中，最可注意的約有幾點：

第一，今本七十一回的水滸傳，各本都有，並且內容相同。這一層可以證實

我的假設：『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與今本七十回沒有什麼大不相同的地方。』

第二，忠義水滸傳（新百回本）第七十一回以後，果然沒有田虎與王慶的兩大部分。我在考證裏（頁四九）說新百回本已無四寇，僅有二寇，這個假設也有證明了。

第三，我在考證裏（頁四九）說：『征四寇這部書乃是原百回本的下半部。

征四寇現存四十九回，與聖歎說的三十回不合。我試刪去征田虎及征王慶的二十回，恰存二十九回；第一回之前顯然還有硬刪去的一回，合起來恰是三十回。』

這個推算現在得了無數證據，最重要的證據是百廿回本的發凡十一條中有一條說：

『郭武定本，即舊本，移借闖邊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說

家照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如本內王進開章而不復收繳，此所以異諸小說而爲小說之聖也歟！」這一條明說王田兩寇是刪去的，遼國一部分是添入的。刪王田一層可以證實我的假設，添遼國一層可以糾正我的考證。原本是有王田方三寇（與宋江爲四寇）而沒有征遼一部分的。

第四，看上文引的百廿回本的發凡，可知新百回本有和原本水滸傳不同的許多地方：(1) 閻婆事曾經「移置」，(2) 加入征遼一段，(3) 刪去田虎一段，(4) 又刪去王慶一段。(5) 發凡又說，「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這又可印證周亮工書影說的「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的話是可信的。我去年誤認征四寇每回前面的詩句即是周氏說的妖異語（頁五〇），那是錯了。（「致語」考見後。）羅氏原本的致語當刻百廿回本時已不可復見。但書影與百廿回本發凡說的話都可以幫助我的兩個假設：「原百回本是很幼稚的」，「原百回本與新百回本

大不相同。」。

第五，百廿回本的發凡又說：「忠義者，事君處友之善物也。不忠不義，其人雖生，已朽；其言雖美，弗傳。此一百八人者，忠義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廿回者，忠義之見於筆墨者也。失之于正史，求之于稗官；失之于衣冠，求之于草野。蓋欲以動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復加「忠義」二字，有以也夫！」這樣看來，「忠義」二字是李贄加上去了的。但我們細看忠義水滸傳的刻本與譯本，再細看百廿回本的發凡，可以推知忠義水滸傳是用郭武定本做底本的；雖另加「忠義」二字，雖加評點（評語甚短，又甚少），但這個本與郭本可算是一個本子。

第六，新百回本的內容我們現在既已知道了，我們從此就可以斷定征四寇與其他各本的田虎王慶兩大段是原百回本留下來的。原百回本雖已不可見，但我們看這兩大段便知水滸傳的原本的見解與技術實在不高明。我且舉例為證。百十

五回本第九十五回寫高俅要報答柳世雄的舊恩，喚提調官張斌曰：

此人是吾恩人，欲與一好差職，代我處置。

張斌稟曰：

只有一個，是十萬禁軍教頭王慶，少四個月便出職。原日因六國差開使臣張來勒我朝廷鎗手出試，鬥敵勝負。做了六國賞罰文字，若勝便不來侵我國；若輸與六國，那時每年納六國歲幣。這六國是九子國，都與國，龍馳國，菽泊國，野馬國，新建國。却得王慶取了軍令狀，就金殿下與「六國強」比鎗，被王慶刺死。止有四個月滿，使陸總管。太尉要報恩人，只要王慶肯讓，便好。

這種鄙陋的見解，與今本水滸寫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一段相比，真有天地的懸隔了。我在考證裏（頁四九，又五六）說王進即是原本的王慶，我現在細看各本記王慶得罪高俅的一段，覺得我那個假設是不錯的。即如今本水滸第一回寫高俅做

開封府尹逐出東京之後，來淮西臨淮州投奔柳世權；後來大赦之後，柳世權寫信把高俅荐給東京開生藥舖的董將士。這個臨淮州的柳世權即是原本的靈璧縣的柳世雄。臨淮舊治即在明朝的靈璧縣；大概原本作靈璧縣，『施耐菴』嫌他不古，故改爲臨淮州。『施耐菴』把王慶提前八十回，改爲王進；又把靈璧縣的柳世雄也提前八十回，改爲臨淮州的柳世權。王慶的事本無歷史的根據，六國比武的話更鄙陋無據，故被全刪了。田虎的事實也無歷史的根據，故也被全刪了。方臘是有歷史的根據的，故方臘一大段仍保留不刪。明朝的邊患與宋朝略同，都在東北境上，故新百回本加入征遼一大段，以補那刪去的王田兩寇。況且征遼班師時，魯智深與宋江等同上五臺山參拜智真長老，并不曾提及山西有亂事。原本說田虎之亂起於山西沁州，佔據河北郡縣，都在今山西境內，離五臺山很近。故田虎一大段的地理與事實都和征遼一大段不能並立。這大概也是田虎所以刪去的一個原因。

第七，但百廿回本的發凡裏還有一段話最可注意。他說：

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

這幾句話很重要，因為我們從此可以知道李贄評本以前已有一種百二十回本，是我們現在知道的百二十回本的祖宗。這種百二十回本大概是前九十回採用郭本，加入原本的王田二寇，後十回仍用郭本，遂成百二十回了。大概前七十一回已經在改作時放大了，拉長了，故後來無論如何不能恢復百回之舊，郭本所以不能不刪二寇，這也是一個原因；其餘各本凡不刪二寇的，無論如何刪節，總不能不在百十回以外，也是爲了這個緣故。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

(1) 前七十一回，自從郭武定本（新百回本）出來之後，便不曾經過大改動了。

文字上的小修正是有的。例如郭本第一回之前有一篇很短的『引首』，專寫宋朝開基以至嘉祐三年，底下才是第一回『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喚走妖魔』；今七回本把『引首』併入第一回，合稱『楔子』。照文字看來，這種歸併與修改恐怕是郭本以後的事，也許是金聖歎做的，因為除了金聖歎本之外，沒有別本是這樣分合的。這是較大的修正。此外，郭本第七十一回發見石碣天文之後便是『梁山泊英雄排坐次』，坐次排定後即是大聚義的宣誓；宣誓後接寫重陽大宴，宋江表示希望朝廷招安之意，武松李逵都不滿意，宋江憤怒殺李逵，經諸將力勸始赦了他。此下便是山下捉得萊州解燈上京的人，宋江因此想上東京遊玩。各本都有萊州解燈人一段（征四寇誤刪此段），但都沒有盧俊義的夢。只有七十回本是有這個夢的。這是最重要的異點。

(2) 第二部分——自上東京看燈到招安——各本都有。這一大段之中，有黑旋風喬捉鬼，雙獻頭，喬坐衙，等事，都是元曲裏很幼稚的故事，大概這些還是原百回本



的遺留物。但這一大段裏有『燕青月夜遇道君』一節，寫的頗好。大概這一大段有潦草因襲的部分，也有用氣力改作的部分。自從郭武定本出來之後，這一大段也就不會有什麼大改動了。

(3) 第三部分——征遼至凱旋——是郭武定本加入的。這一大段之中，寫征遼的幾次戰事實實在平常的很。五臺山見智真長老的一節，我疑心是原百回本征田虎的末段，因為田虎在山西作亂，故亂平後魯智深與宋江乘便往遊五臺山。郭武定本既刪田虎的一大段，故把五臺參禪的一節留下，作為征遼班師時的事。這一部分自從郭本加入以後，也就無人敢刪去了。

(4) 第四部分與第五部分——田虎與王慶兩寇——是原百回本有的，郭本始刪去，至百二十回本又恢復回來；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也都恢復回來。這兩部分的敘述實在沒有文學的價值，但他們的徽幸存留下來也可使我們考見原百回的性質，可以給我們一種比較的材料。最可注意的一點是這兩部分的文字有兩

種大不同的本子：一種是百二十回本，一種是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征四寇本，與百二十四回本。百二十回本是用原百回本的材料來重新做過的。何以知道是用原材料呢？因為這裏面的事實如緣繹井一節，即是元曲黑旋風鬥雞會的故事，是一證；有許多人物如瓊英，鄒梨，喬道清，龔端，段家——皆與各本相同，是二證。何以知是重新做過的呢？因為百二十回本寫王慶的事實與各本都不同。各本的回目如下：

高傑恩報柳世雄，王慶被陷配淮西。

王慶遇龔十五郎，滿村嫌黃達鬧場。

王慶打死張太尉，夜走永州遇李杰。

快活林王慶使棒，段三娘招贅王慶。

百二十回本的回目如下：

謀墳地陰險產逆，踏春陽妖豔生奸。

王慶因姦吃官司，龔端被打師軍犯。

張管營因妾弟喪身，范節級爲表兄醫臉。

段家莊重招新女婿，房山寨雙併舊強人。

這裏面第四回的回目雖不同，事實却相同；那前三回竟完全不同。大概百二

十回本的編纂人也知道『高俅恩報柳世雄』一回的人物事實顯然和王進一回的人物事實有重複的嫌疑，故他重造出一種王慶故事，把王慶寫成一個壞強盜的樣子。

這是百二十回本重新做過的最大證據。此外還有一個證據：百回本的第九十回是

『雙林渡燕青射雁』（即征四寇的第十七回），百二十回本把這一件事分作兩回，改

九十回爲『雙林鎮燕青遇故』，後面接入田虎王慶的二十回，至百十回方才是『燕

青雙林渡射雁』。這種穿插的痕跡更明顯了。

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征四寇本，這四種本子的田虎王慶兩部分好像是用原百回本的原文，雖不免有小改動，但改動的地方大概不多。

(5) 第六部分——平方臘一段與盧俊義、宋江等被毒死一段——是郭武定本有的，後來各本也差不多全採郭本，不敢大改動。平方臘一段平常的很，大概是依據原白回本的。出征方臘之前的一段（百回本的第九十回）寫宋江等破遼回京，李逵、燕青偷進城去遊玩，在一家勾欄裏聽得一個人說書，說的是三國志關雲長刮骨療毒的故事。三國志的初次成書也是在明朝初年，這又可見水滸的改定必在三國志之後了。

平定方臘以後的一段，寫魯智深之死，寫燕青之去，寫宋江之死，寫徽宗夢遊梁山泊，都頗有文學意味，可算是忠義水滸傳後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這一段寫宋江之死一節最好：

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得心腹疼痛，想被下藥在酒裏，急令人打聽，……已知中了奸計，乃歎曰：『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并不會行半點欺心之事。今日天子聽信奸佞，賜我藥酒。我死不

爭，只有李逵見在潤州，他若聞知朝廷行此意，必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忠義壞了。」連夜差人往潤州喚取李逵刻日到楚州。……李逵到楚州拜見。宋江曰：「……特請你來商議一件大事。」李逵曰：「什麼大事？」宋江曰：「你且飲酒。」宋江請進後廳款待，李逵吃了半晌酒食。宋江曰：「賢弟，我聽朝廷差使人送藥酒來賜與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反了罷！」宋江曰：「軍馬都沒了，兄弟等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曰：「我鎮江有三千軍馬，哥哥楚州軍馬盡點起來，再上梁山泊，強在這裏受氣！」宋江曰：「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我死後恐你造反，壞了我忠義之名，因此請你來相見一面，酒中已與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和你陰魂相聚。」言訖，淚如雨下。李逵亦垂淚曰：「生時服侍哥哥，死

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言畢，便覺身子沉重，洒淚拜別下船。回到潤州，果然藥發。李逵將死，吩咐從人：「將我靈柩去楚州南門外蓼兒洼與哥哥一處葬。」從人不負其言，扶柩而往，……葬於宋江墓側。

這種見解明明是對於明初殺害功臣有感而發的。因為這是一種真的感慨，故那種幼稚的原本水滸傳裏也會有這樣哀豔的文章。

大概水滸的末段是依據原百回本的舊本的，改動的地方很少。郭刻本的篇末

有詩云：

由來義氣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間。

是煞廟前秋日淨，英魂常伴月光寒。

又詩云：

梁山寒日澹無輝，忠義堂深晝漏遲。

孤塚有人薦蘋藻，六陵無淚濕冠衣。……

但征四寇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都沒有這兩首詩，都另有兩首詩。

大概是原本有的。其一首云：

莫把行藏怨老天，韓彭當日亦堪憐。

一心報國摧鋒日，百戰擒遼破臘年。

煞曜是星今已矣，佞臣賊子尚依然！

早知鳩毒埋黃壤，學取煙波泛釣船。

這裏我圈出的五句，很可表現當日做書的人的感慨。最可注意的是這幾種本

于通篇沒有批評，篇末却都有兩條評語：

評：公明一腔忠義，宋家以鳩飲報之。昔人云，「高鳥盡，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千古名言！

又評：閱此須閱南華「齊物」等篇，始澆胸中塊壘。

第一條評明是點出「學取煙波泛釣船」的意思。水滸末段寫燕青辭主而去，李俊遠走海外，都只是這個意思。燕青一段很有可研究之點，我先引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與征四寇本皆同）這一段：

燕青來見盧俊義曰：「小人蒙主人恩德，今日成名，就請主人回去，尋個僻靜去處，以終天年。未知如何？」盧俊義曰：「我今日功成名顯，正當衣錦還鄉封妻蔭子之時，却尋個沒結果！」燕青笑曰：「小人此去，正有結果。恐主人此去無結果。豈不聞韓信立十大功勞，只落得未央宮前斬首？」盧俊義不聽，燕青又曰：「今日不聽，恐悔之晚矣。……」拜了四拜，收拾一担金銀，竟不知投何處去。

燕青還有留別宋江的一封信，書中附詩一首：

情願自將官話納，不求富貴不求榮。

身○邊○自○有○君○王○赦，淡○飯○黃○齏○過○此○生。



那封書和那首詩都被郭本改了，改的詩是：

雁序分飛自可驚，納還官誥不求榮。

身邊自有君王赦，洒脫風塵過此生。

這樣一改，雖然更「文」了，但結句遠不如原文。那封信也是如此。大概原本雖然幼稚，有時頗有他的樸素的好處。我們拿百十五回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的末段和郭本的末段比較之後，就不能不認那三種本子為原文而郭本的末段為改本了。

以上所說，大概可以使我們知道原百回本與新百回本的內容了，又可以知道明朝末年那許多百十回以上的水滸本子所以發生的原故了。但我假設的那個明朝中的葉的七十回本究竟有沒有，這個問題却不會多得那些新材料的幫助。我們雖已能證實『郭本水滸傳的前七十一回與金聖歎本大體相同』，但我們還不能確定(1)嘉靖

朝的郭武定本以前，是否真有一個七十一回本，(2)郭本的前七十一回是否真用一種七十回本來修改原百回本的。

我疑心這個本子雖然未必像金聖歎本那樣高明，但原百回本與郭本之間，很像曾有一個七十回本。我的疑心，除了去年我說的理由之外，還有三個新的根據：

(1) 明人胡應麟（萬曆四年舉人）的莊嶽委談卷下有一段云：楊用修（一四八八—一五五九）詞品云：『夔天 陸詒載 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

壁云：

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

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

翠袖圍香，蛟綃籠玉，一笑千金值！

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

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

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

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

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

小詞盛于宋，而劇賊亦工如此。」案此卽水滸詞，楊謂壺大，或有別

據。第以江管入洛，則太憤憤也。

楊慎在明史裏有『書無所不覽』之稱，又有『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爲第一』的榮譽。他引的這詞，見於郭本水滸傳的第七十二回。我們看他在詞品裏引壺天脞語，好像他並不知道此詞見於水滸。難道他不曾見着水滸嗎？他是正德六年的狀元，嘉靖三年謫戍到雲南，以後他就沒有離開雲南四川兩省。郭本水滸傳是嘉靖時刻的，刻時楊慎已謫戍了，故楊慎未見郭本是無可疑的。我疑心楊慎那時見的水滸是一種沒有後三十回的七十回本，故此詞不在內。他的時代與我

去年猜的『弘治正德之間』，也很相符。這是我的一個根據。

2) 我還可以舉一個內證。七十回本的第四回寫魯智深大鬧五臺山之後，智真長老送他上東京大相國寺去，臨別時，智真長老說：

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你可終身受用……

遇林而起，遇山而富，

遇州而遷，遇江而止。

第三句，忠義水滸傳作『遇州而興』，百十五回本與百二十四回本作『遇水而興』。餘三句各本皆同。這四句『終身受用』的偈言在那七十回本裏自然不發生問題，因為魯智深自從二龍山併上梁山見宋江之後，遂沒有什麼可記的事了。但郭本以後，魯智深還有擒方臘的大功，這四句偈言遂不能『終身受用』了。所以後來五臺山參禪一回又添出『逢夏而擒，遇臘而執，聽潮而圓，見信而寂』四句，也是『終身受用』的！我因此疑心『遇林而起……遇江而止』四句是七十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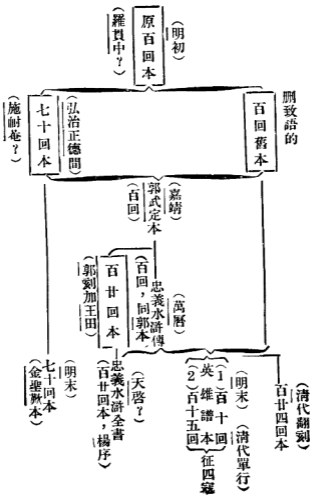
本獨有的，故不提到招安以後的事。後來嘉靖時郭刻本採用七十回本，也不會刪去。不然，這『終身受用』的偈言何以不提到七十一回以後的終身大事呢？我們看清初人做的虎囊彈傳奇中醉打山門一齣寫智真長老的偈言便不用前四句而用後四句，可見從前也有人覺得前四句不夠做魯智深的終身偈語的。這也是我疑心嘉靖以前有一種七十回本的一個根據。

(3) 但是最大的根據仍舊是前七十回與後三十回的內容。前七十回的見解與技術都遠勝於後三十回。田虎王慶兩部分的幼稚，我們可以不必談了。就單論忠義水滸傳的後三十回罷。這三十回之中，我在上文已說過，只有末段最好，此外只有燕青月夜遇道君一段也還可讀，其餘的部分實在都不平常的很。那特別加入的征遼一部分，既無歷史的根據，又無出色的寫法，實在沒有什麼價值。那因襲的方臘一部分更平凡了。這兩部分，還比不上前七十回中第四十六回以下的庸劣部分，更不消說那開江州以前的精采部分了。很可注意的是李逵喬坐衙，雙獻頭，

燕青射雁，等等自元曲遺傳下來的幾樁故事，都是七插八湊的硬拉進去的零碎小節，都是很幼稚的作品。更可注意的是柴進簪花入禁院時看見皇帝親筆寫的四大寇姓名：宋江，田虎，王慶，方臘。前七十回裏從無一字提起田虎王慶方臘三人的事，此時忽然出現。這一層最可以使我們推想前七十一回是一種單獨結構的本子，與那特別注重招安以後宋江等立功受讒害的原百回本完全是兩種獨立的作品。因此，我疑心嘉靖以前曾有這個七十回本，這個本子是把原百回本前面的大半部完全折毀了重做的，有一部分——王進的事——是取材於後半部王慶的事的。這部七十回本的水滸傳在當時已能有代替那幼稚的原百回本的勢力，故那有『燈花婆婆』一類的致語的原本很早就被打倒了。看百二十回本發凡，我們可以知道那有致語的古本早已『不可復見』。但嘉靖以前也許還有別種本子，採用七十回的改本而保存原本後半部的，略如百十回本與百十五回本的樣子。至嘉靖時，方才有那加遼國而刪田虎王慶的百回本出現。這個新百回本的前七十一回，是全用這七十回本

的，因為這七十回本改造的太好了，故後來的一切本子都不能不用他。又因原本  
的後半部還被保存着，而且後半部也有一點精采動人的地方，故這新百回本又把原  
本後半的一部分收入，刪去王田，加入遼國，湊成一百回。但我們要注意：遼國  
一段，至多不過八回（百十五回本只有六回），王田二寇的兩段却有二十回。何  
以減掉二十回，加入八回，郭本仍舊有一百回呢？這豈不明明指出那前七十一回  
是用原本的前五十幾回來放大了重新做過的嗎？因為原本的五十幾回被這個無名  
的『施耐庵』拉長成七十一回了，郭刻本要守那百回的舊回數，故不能不刪去王田  
二寇；但刪二十回又不是百回了，故不能不加入遼國的七八回。依我們的觀察，  
前七十回的文章與後三十回的文章既不像一個人做的，我們就不能不假定那前七十  
一回原是嘉靖以前的一種單獨作品，後來被郭刻本收入——或用他來改原本的前五  
十幾回，這是我所以假定這個七十回本的最大理由。

我們現在可以修正我去年做的水滸淵源表（五五）如下：





(註) 四圍加線的皆是我假設的本子。

以上是我的水滸傳後考。這十個月以來發現的新材料居然証實了我的幾個大膽的假設，這自然是我歡喜的。但我更歡喜的是，我假定的那些結論之中有幾個誤點現在有了新材料的幫助，居然都得有價值的糾正。此外自然還不免有別的誤點，我很希望國中與國外愛讀水滸的人都會隨時指出我的錯誤，隨時搜集關於水滸的新材料，幫助這個水滸問題的解決。我最感謝我的朋友青木正兒先生，他把我搜求水滸材料的事看作他自己的事一樣；他對於水滸的熱心，真使我十分感激。如果中國愛讀水滸的人都能像青木先生那樣熱心，這個水滸問題，不日就可以解決了！

青木先生又借給我第一卷第五期藝文雜誌（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內有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狩野直喜先生的水滸傳與支那戲曲一篇。狩野先生用的材料——從宣和

遺事到元明的戲曲——差不多完全與我用的材料相同。他的結論是：『或者在大水滸傳之前，恐怕還有許多小水滸傳，漸漸積聚起來，後來成爲像現在這種水滸傳。……我們根據這種理由，一定要把現在的水滸傳出現的時代移後。』這個結論也和我的水滸傳考證的結論相同。這種不約而同的印證使我非常高興。因爲這種印證可以使我們格外覺悟：如果我們能打破遺傳的成見，能放棄主觀的我見，能處處尊重物觀的證據，我們一定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

我爲了這部水滸傳，做了四五萬字的考證，我知道一定有人笑我太不愛惜精神與時間了。但我自己覺得，我在水滸傳上面花費了這點精力與口力是很值得的。我會說過：

做學問的人當看自己性之所近，揀選所要做的學問，揀定之後，當存一個『爲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行星，都是一大功績。（新潮二卷一號，頁五六）

我這幾篇小說考證異的結論也許都是錯的，但我自信我這一點研究的態度是決不會錯的。

十，六，一一，胡適作於北京鐘鼓寺。

## 附錄 「致語」考

考證引周亮工書影云：「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這段中「致語」二字初版皆誤作「叙語」。我怕讀者因此誤解這兩個字，故除在再版裏更正外，另做這篇「致語考」。

致語卽是致辭，舊名「樂語」，又名「念語」。宋文鑑第一百三十二卷全載「樂語」，中有：

宋祁 教坊致語一套，

王珪 教坊致語一套，

元絳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一套，

蘇軾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一套，

以上皆皇帝大宴時的「致語」。又有

歐陽修 會老堂致語一篇，（宋文鑑）

陸游 徐稚山慶八十樂語一篇，致語二篇，（皆見渭南文集四十二）

以上皆私家大宴時的「致語」。陸游還有天中節致語三篇，也是皇帝大宴時用

的。此外宋人文集中還有一些致語。

宋史樂志（一四二）記教坊隊舞之制，共分兩部：一爲小兒隊，一爲女弟子隊。

每逢皇帝春秋聖節三大宴時，儀節分十九步：

第一，皇帝升坐，宰相進酒，庭中吹觶樂，以衆樂和之。賜羣臣酒，

皆就坐。宰相飲，作傾杯樂；百官飲，作三臺。

第二，皇帝再舉酒，羣臣立於席後，樂以歌起。

第三，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以次進食。

第四，百戲皆作。

第五，皇帝舉酒。

第六，樂工致辭，繼以詩一章，謂之口號，皆述德美及中外蹈詠之情。

初致辭，羣臣皆起聽，辭畢再拜。

第七，合奏大曲。

第八，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琵琶。

第九，小兒隊舞，亦致辭以述德美。

第十，雜劇，罷，皇帝起更衣。

第十一，皇帝再坐，舉酒，殿上獨吹笙。

第十二，蹴鞠。

第十三，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箏。

第十四，女弟子隊舞，亦致辭如小兒隊。

第十五，雜劇。

第十六，皇帝舉酒。

第十七，人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龜茲。

第十八，皇帝舉酒，食罷。

第十九，用角觥，宴畢。

這裏面，第六，第九，第十四，都有『致語』一篇；此外，第七，第十，第十五，也都有稍短的引子。這些致語都是當時的詞臣代作的。

這樣看來，『致語』本是舞隊奏舞以前的頌辭。皇帝大宴與私家會宴，凡用樂舞的，都有致語。後來大概不但樂舞有致語，就是說平話的也有一種致語。

這種小說的致語大概是用四六句詞或是韻文的。百二十回本的發凡說：

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

『燈花婆婆』是什麼東西呢？王國維先生的戲曲考原（國粹學報第五十期）

有一段說：

錢曾也是圖書目錄曲類中，除雜劇套數外，尚有宋人詞話十餘種。其

目爲燈花婆婆，種瓜張老，紫羅蓋頭，女報冤，……凡十二種。其書

雖不存，然云『詞』，則有曲；云『話』，則有白。其題目或似套

數，或似雜劇，要之必與董解元弦索西廂相似。

据此看來，燈花婆婆等到清朝初年還存在。王先生以爲這種『詞話』是有曲有白

的。但燈花婆婆既是古本水滸的『致語』，大概未必有『曲』。錢曾把這些作

品歸在『宋人詞話』，『宋人』一層自然是錯的了，『詞話』的詞字大概是平話一

類的書詞，未必是『曲』。故我以爲這十二種詞話大概多是說書的引子，與詞曲

無關。後來明朝的小說，如今古奇觀，每篇正文之前往往用一件別的事作一個引

子，大概這種散文的引子又是那燈花婆婆一類的致語的進化了。

十，六，一一，胡適。



## 水滸新敍

『赤日炎炎似火燒，田中禾黍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這四句詩就是施耐菴做水滸傳的本旨。

水滸傳的理想不過爾爾，並沒有別的深遠意義，爲什麼有許多人愛讀他？

是了！是了！文學的特性重在技術，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學家的事，文學家的使命，并不是創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學技術，描寫時代的理想，供給人類高等的享樂。

在這一點看起來，我們就可以明白許多人愛讀水滸傳的緣故了。

在文學的技術上論起來，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寫個性十分深刻，這正是文學

上重要的。中國戲劇的缺點，第一就是沒有這種技術。

亞東圖書館將新式標點加在水滸傳上翻印出來，我以為這種辦法很好，愛讀水滸傳的人必因此加多。他們要求我做篇叙，我沒甚多話說，惟有指出這書主要的理想和技術，請讀者注意。

民國九年七月七日，陳獨秀叙。

## 本書所用的句讀符號說明

一。表一句的收束。

例：『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

二，表一頓或一讀。

例：那後生推開蓬，跳上岸，解了纜，跳上船，把竹篙點開，搭上櫓，  
唧唧啞啞地，搖出江心裏來。

三；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句。

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室的，喚做浴主：——這個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

四：（甲）表冒下文。

例：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

（乙）表總結上文。

例：『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個酒店，便請我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亭子去；這個喚做「無三不過望」。』

五？表疑問。

例：『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

六！表驚嘆，命令，招呼和希望。

例：『「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

例：『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厮！』

例：『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

例：「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個！」

七……………(甲) 表刪節。

例：盧俊義看時，却都綁縛着，便是宋江……………等一百七人。

(乙) 表不盡的意思。

例：「這個是甚麼意思？……………」

八——(甲) 表忽轉一個意思。

例：「乾娘，只怕罪過？——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

(乙) 表總結上文幾小段。(與第四條乙例同。)

例：「一要飯依佛性，二要飯奉正法，三要飯敬師友：——此是二  
飯。」

(丙) 表夾註的字句。

例：王倫與四個頭領，一杜遷，宋萬，林冲，朱貴，一坐在左邊主位

上。

(丁) 表斷續的語氣。

例：『却纔和一個相識——去——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喫——』

(戊) 在字的右邊或左邊，表一切私名。

例：陽穀縣 鄆城縣 武松 魯智深

九 『』 表直接會話。

例：『洒家不管菜園；殺也要做都寺，監寺！』

十 「」 (甲) 表引用詞句的起迄。

例：自古道，「在人矮簷下，不敢不低頭！」

(乙) 表特別提出的名詞，句子。

例：「金印」「神行法」「土布袋」「無二不過望」「鴛鴦腿，玉環步。」

十一 ( ) (與第八條丙例同。)

十二 ~~~~~ 在字的右旁或左旁，表書名，篇名，詞調名，等。

例：西江月 臨江仙

## 水滸自序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在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

朝日初出，蒼蒼涼涼，澡頭面，裹巾幘，進盤飧，嚼楊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矣！

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夫若干者，積而有之之謂。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寧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

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時風



寒，有時泥雨，有時臥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真住牢獄矣！

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秠米，身不能飲，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理盤盂者僅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閒使課其縛帚織席；絀帚所以掃地，織席供吾友坐也。

吾友畢來當待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爲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半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爲樂，以談爲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卽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願吾詆諆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常聞也。

吾友既皆恬淡通闊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卽休，無人記

錄。有時亦思集成一書，用贈後人；而至今闕如者：名心既盡，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著書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

是水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莫離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

或若問言既已，未嘗集爲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閒試弄，舒卷自娛，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久，小不足悔，四也？

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烏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復得讀此書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

東都，施耐庵。

## 楔子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絃。

天下太平無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這八句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爲歎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屬晉，正謂是：

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

後來感得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代德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紅光

滿天，異香經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一條桿棒等身斧，打四白座軍州郡姓趙！

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主。因此上，邵堯夫先生讚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一般。

那時西嶽華山有個陳搏處士，是個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聽得路上客人傳說：『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檢點登基。』那陳搏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攏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乃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傳位與御弟太宗。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傳位與真宗皇帝，真宗又傳位與仁宗。

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給黃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來揭了黃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員引至殿下朝見真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老叟直至宮中，抱着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個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化陣清風而去。耳邊追八個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兩座星辰下來輔佐這朝天子！

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這兩個賢臣出來輔佐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個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戶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爲『三登之世』。

那時百姓受了些快樂，誰道樂極悲生：嘉祐三年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證。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

且說東京城裏城外軍民死亡大半。開封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俸資合藥，救治萬民。那裏醫治得，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議，都向待漏院中聚會，伺候早朝，奏聞天子。

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已畢，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道：『目今京師瘟疫盛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薄稅，祈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敕翰林院隨卽草詔，一面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

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能體不安，復會百官計議。向那班部

中，有一大臣，越班啓奏。

天子看時，乃是參知政事范仲淹。

拜罷起居，奏

道：『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

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宜嗣漢

天師星夜臨朝，就京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

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書，並降御香一炷，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爲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子，背了詔書，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了鋪馬，一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不止一日，來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住持道衆，準備接詔。

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鳴鐘擊鼓，香花燈燭，幢幡寶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直至上清宮前下馬。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

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天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一茅菴，修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敕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

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與衆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

齊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菴中，何不着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迫行非常：能駕霧興雲，蹤跡不定。貧道等時常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齋捧御書丹詔，親捧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稟



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道：『俺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

次日五更時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請太尉起來沐浴。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喫了素齋；取過丹詔，用黃繒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提着銀手爐，降降地燒着御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願志誠上去。』

太尉別了衆人，口誦天尊寶號，縱步上山來。獨自一個，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攪葛攀藤。約莫走過數個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官員，在京師時，重裨而臥，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裏！却教下官受這

般古！』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撥着肩氣喘，只見山凹裏起一陣風。風過處，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撲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來。

洪太尉喫了一驚，叫聲『阿呀！』撲地望後便倒。那大蟲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

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謊得三十六個牙齒，捉對兒厮打；那心頭一似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身却如中風麻木，兩腿一似鬥敗公鷄；口裏連聲叫苦。大蟲去了一盞茶時，方纔爬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龍香燒着，再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裏歎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御限，差俺來這裏，教我受這場驚恐！』

說猶未了，只覺得那裏又一陣風，吹得毒氣直冲將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籐裏，簌簌地響，搶出一條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來。太尉見了，又喫一驚，撇了手爐，叫一聲『我今番死也！』往後便倒在盤陀石邊。

但見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

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

道：「慚愧！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粟子比鑽蝕兒大小。口裏罵那道士：「叵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整頓身上詔敕并衣服，巾幘，却待再要上山去。

正欲移步，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一個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鐵笛，笑吟吟地正過山來。洪太尉見了，便喚那個道童：「你從那裏來？認得我麼？」道童不睬，只顧吹笛。

大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鐵笛，指着洪太尉，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要看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

「我早間在草庵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今天子差個洪太尉齋擎丹詔御香到

來山中，宜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菴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蟲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聲，也不回應，又吹着鐵笛，轉過山坡去了。

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一定是了。」一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說得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

太尉拿着提爐，再尋舊路，奔下山來。衆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中貴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爲頭上至半山裏，跳出一只吊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個山嘴，竹藤裏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盡是你這道衆，戲弄下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

有蛇虎，並不傷人。」

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個道童，騎着一頭黃牛，吹着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裏來？識得俺麼？」

他道：「已都知道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往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

來。」真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個牧童正是天師！」太尉道：「他

既是大師，如何這等猥瑣？」真人答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爲道通祖師。」

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當面錯過！」

真人道：「太尉，且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醮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

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留在上清宮中；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

次日早膳已後，真人道衆並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太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步行出方丈，前面兩個道童引路，行至宮前宮後，看翫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諸宮看遍，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搗椒紅泥牆；正面兩扇朱紅槿子；門上使着胳膊大鎖鎖着；交叉上面貼着十數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着朱印；簷前一面硃紅漆金字牌額，上書四個金字，寫道：『伏魔之殿』。

太尉指着門道：『此殿是什麼去處？』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鎖鎮伏魔之殿。』太尉又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國師鎖鎮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孫孫不得妄開。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鎔用銅汁灌鑄，誰知裏面的事？』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

閉。」

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怪，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真人稟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太尉笑道：「胡說！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讀一鑑之書，何曾見鎖魔之法。神鬼之道，處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

真人三回五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太尉大怒，指着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士阻當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煽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

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只得喚幾個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了，將鐵鎚打開大

鎖。衆人把門推開，一齊都到殿內，黑洞洞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個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一物，只中央一個石碣，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大半陷在泥裏。那石碣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背後時，却有四個真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

洪太尉看了這四個字，大喜，便對真人說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已註定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妨？我想這個魔王都只在石碣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個火工人等將鋤頭鐵鍬來掘開。」真人慌忙稟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衆省得甚麼！碣上分明鑿着遇我而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裏肯聽。只得聚集衆人，先把石碣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只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方可丈圍。



洪太尉叫再掘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太尉那裏肯聽。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個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喇喇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裏滾將起來，掀塌了半個殿角。那道黑氣，直冲到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衆人吃了一驚，發聲喊，撇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攔翻無數。驚得洪太尉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向前叫苦不迭。

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真人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老祖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員天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個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碣，繫着龍章鳳篆姓名，鎮住在此。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

當時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捉頭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

真人並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理殿宇，豎立石碣，不在話下。

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自回龍虎山去了。』

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亦不在話下。

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傳位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皇帝嫡孫，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

- 第一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第二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第三回……………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第四回……………小霸王醉入銷金帳……………魯智深大鬧桃花村  
 第五回……………九紋龍剃髮赤松林……………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第六回……………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第七回……………林教頭刺配滄州道……………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第八回……………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第九回……………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第十回……………朱貴水亭施號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 第十一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楊志賣刀
- 第十二回……………急先鋒東郭爭功……………青面獸北京鬪武
- 第十三回……………赤髮鬼醉臥靈官殿……………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 第十四回……………吳學究說三阮揮籌……………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 第十五回……………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
- 第十六回……………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 第十七回……………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 第十八回……………林冲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奔泊
- 第十九回……………梁山泊義士尊晁蓋……………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 第二十回……………虔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
- 第二十一回……………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
- 第二十二回……………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

- 第二十三回……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
- 第二十四回……王婆計啜西門慶……淫婦藥鴆武大郎
- 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喪……供人頭武二設祭
- 第二十六回……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 第二十七回……武松威震安平寨……施恩義奪快活林
- 第二十八回……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
- 第二十九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
- 第三十回……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 第三十一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
- 第三十二回……宋江夜看小籠山……花榮大鬧清風寨
- 第三十三回……鎮三山大鬧青州道……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 第三十四回……石將軍村店寄書……小李廣梁山射鴈

- 第三十五回……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 第三十六回……沒遮欄追趕及時雨……船火兒夜鬧海陽江
- 第三十七回……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鬪浪裏白條
- 第三十八回……潯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 第三十九回……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 第四十回……宋江智取無爲軍……張順活捉黃文炳
- 第四十一回……還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 第四十二回……假李逵剽徑劫單身……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 第四十三回……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 第四十四回……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 第四十五回……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 第四十六回……撲天鵬兩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 第四十七回……一丈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二打祝家莊
- 第四十八回……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 第四十九回……吳學究雙掌連環計……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 第五十回……插翅虎柳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 第五十一回……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
- 第五十二回……戴宗二取公孫勝……李逵獨劈羅真人
- 第五十三回……入雲龍闖法破高廉……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 第五十四回……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 第五十五回……吳用使時遷偷甲……湯隆賺徐寧上山
- 第五十六回……徐寧教使鈎鈎鏢鎗……宋江大破連環馬
- 第五十七回……三山聚義打青州……衆虎同心歸水泊
- 第五十八回……吳用賺金鈴吊挂……宋江鬧西嶽華山

- 第五十九回……公孫勝芒碭山降魔……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 第六十回……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
- 第六十一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
- 第六十二回……宋江兵打大名城……關勝議取梁山泊
- 第六十三回……呼延灼月夜賺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 第六十四回……托塔天王夢中顯聖……浪裏白條水上報冤
- 第六十五回……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
- 第六十六回……宋江賞馬步三軍……關勝降水火二將
- 第六十七回……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 第六十八回……東平府誤陷九紋龍……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 第六十九回……沒羽箭飛石打英雄……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 第七十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 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話說故宋哲宗皇帝在時，其時去仁宗天子已遠，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便有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毬。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因幫了一個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五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

親開封府稟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侏斷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

高侏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開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情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干隔滂漢子。

高侏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侏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仕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齎發高侏回東京投奔董將仕家過活。

當時高侏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一封書。董將仕一見高侏，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

「這高侏，我家如何安得著他？若是個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是個幫閒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斷配的

人，舊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

住了十數日，董將仕思量出一個路數，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侏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誤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個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侏大喜，謝了董將仕。

董將仕使個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侏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侏，看了來書，知道高侏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裏如何安得着他？不如做個人情，薦他去駙馬王管卿府裏做個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歡喜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仕書札，留高侏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個幹人送高侏去那小王都太尉處。

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侏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侏在府

內做個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

自古道：『日遠日疎，日親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

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個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即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

當日，王都尉府中准備筵宴，水陸俱備。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個玉龍筆架，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

兩個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個鎮紙玉獅子，着一個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着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

沒多時，院公出來問道：「你是那個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

院公引到庭門。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縵；把繡龍袍前襟拽扎揣在縵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個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有從人背後伺候。

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個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個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個「鴛鴦拐」，踢還端

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侏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

高侏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侏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侏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侏，胡亂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高侏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為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侏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侏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侏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鯨膠黏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侏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個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

却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了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既殿下欲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杯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

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

未及兩個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爲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徽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

條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侏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

高侏得做太尉，揀選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監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會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卽是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

且說王進却無妻子，只有一個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

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裏說染病在家，見有患病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裏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



若還不去，定連累小人了。」

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個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

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厮！你爺是街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得

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個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

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

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不敢不

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厮！」衆多牙將

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

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

理會！」

王進謝罪罷，起來抬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我的性命

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幫開的圓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個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讎，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讎。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曾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裏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

當下母子二人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個牌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若他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

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

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裏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

當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又裝兩個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叫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個三牲煮熟在那裏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

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粗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

且說兩個牌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已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只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並無有人。看看待晚，嶽廟裏張牌疑忌，一直奔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個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個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個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厮待走那裏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不在話下。

且說王教頭子母二人自離了東京，免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慙愧了我子母兩個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二人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

晚，不過着一處村坊，那裏去投宿是好？……」

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裏陪個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却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牆，牆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樹。

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個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子母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裏，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答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個人來。」

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子母二人，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

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絛，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

王進子母二人叙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原是京師人。爲因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奔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程途，錯過了旅店。欲投買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個頂着房屋走哩。你子母二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

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燙酒來篩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人人母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五七杯酒，搬出飯來，二人喫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

裏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併拜酬。」太公道：「這個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驃馬，教莊客牽出後槽，一發喂養。」王進謝了，挑那擔兒到客房裏來。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裏面去了。

王進子母二人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

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

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老母在房裏聲喚。太公問道：「客官，天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

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

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痛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個醫心痛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

話休絮繁。自此，王進子母二人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個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裏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個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較一較麼？」

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叵耐這厮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他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裏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厮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爲師！」王進道：「小官人



若是不當材時，較量一棒婁子。」

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你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一個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亦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個旗鼓。

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奔王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輪着棒又趕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卻望後生懷裏直擲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

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撮條椅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

家，原來不直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子母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個羊，安排了酒食菓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

四個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個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好不廝欺，悄不廝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爲因新任一個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讎，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裏，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

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

王進。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一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膊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既到這裏，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爲始，喫了酒食，留住王教頭子母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

不覺往萬光陰，早過半年之上。史進十八般武藝，一矛，一鎗，一弓，一弩，一銃，一鞭，一劍，一鎚，一搥，一斧，一鉞，一戈，一戟，一牌，一棒，一鎗，一扒，一一學得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

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裏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子母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種經略處勾當。那裏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個筵席送行，托出一盤一兩個段子，一百兩花銀一謝師。

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二人相辭史太公。王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擔兒，跟着馬，子母二人自取關西路上去了。

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

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患證，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沒了。

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滿村中三四百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

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個月日。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提個交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涼風！』

正乘涼哩，只見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裏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探兔李吉。

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是來相腳頭！』李吉向前聲喏道：

『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邱乙郎喫碗酒，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

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

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偌大一個少華山，恁地廣闊，不信沒有

個獐兒，兔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山上添了一夥強人，紮下一

個山寨，聚集着五七百個小嘍囉，有百十匹好馬。爲頭那個大王喚作神機軍師

朱武，第二個喚做跳湖虎陳達，第三個喚做白花蛇楊春；這三個爲頭打家劫舍。

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拿他？因此上，小人

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厮

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李吉唱個喏自

去了。

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厮們大弄，必要來薙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個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厮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哩。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厮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衆人斟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頓刀馬，提防賊寇，不在話下。

且說少華山寨中三個頭領坐定商議：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

氏，能使兩口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略；第二個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鄆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鋼鎗；第三個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桿刀。

當日朱武却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獠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裏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是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個九紋龍史進是個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個村坊，過去不得，怎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



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弟，你去罷。」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個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他只是一個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先去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裏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擗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

且說史進正在莊前整製刀馬，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曳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搭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釵八環刀。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叢的鄉夫及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吶

喊，直到村北路口。

那少華山陳遠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遠頭戴乾紅凹面巾；身披囊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衲襖；脚穿一對弔墩靴；腰繫七尺攢線搭膊；坐騎一匹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嘍囉趁勢便吶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

陳遠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遠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繇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倒來經繇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倒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遠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相頰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閒話！我便肯時，有一個不肯！你問得他肯

便去！」陳達道：『好漢，叫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

兩個交馬，鬪了多時，史進賣個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裏攔來；史進卻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攔入懷裏來；史進輕舒猿臂，欸紐猿腰，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欸欸揪住了線搭膊，只一丟，丟落地，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叻囉一起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把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個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衆人喝采：『不枉了大郎如此豪傑！』

休說衆人歡喜飲酒。卻說朱武楊春兩個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叻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牽着空馬，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

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喽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雄！」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與他死併，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尙自輸了，你如何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

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合休！我教他兩個一發解官！快牽過馬來！」一面打起梆子。衆人早都到來。

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個雙雙跪下，擎着四行眼淚。史進下馬來喝道：「你兩個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個

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黃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運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并無怨心！」

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吃伏肉。』」史進便道：「你兩個且跟我進來。」

朱武楊春并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個那裏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甯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吃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懼，何況酒肉乎！」

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自回莊上。

卻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非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卻也難得史大郎爲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

話休絮絮。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個小嘍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敲門。莊客報知。史進火急披衣，來到莊前，問小嘍囉：『有甚話說？』小嘍囉道：『三個頭領再三拜覆：特使進獻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却，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却，次

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爲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

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

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個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個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個，將大盒子盛了，委兩個莊客去送。

史進莊上有個爲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賽伯當』。史進教他同一個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個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下山同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

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送物事，不止一日。山寨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

住萬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個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裏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却湧上來，踉踉跄跄，一步一攞；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奔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

原來標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兔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裏扶得動，只見王四搭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厮醉了，……』



那裏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

也是天罡星合富聚會，自是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搭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拆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個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發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裏！」華陰縣裏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個賊人。匡廩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邱乙郎，他道我來相腳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並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

卻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喫了一驚，跳將起來，卻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裏摸時，搭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裏尋時，只見空搭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

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自道：「若回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趕我出來；不如只說不會有回書，那裏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却好五更天氣。

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蔭，寨中三個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喫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個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要處。』」

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你『賽伯當』！真個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會住腳，一直奔回莊上。」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裏買些果品案酒伺候。」

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

了百十個鷄鵝，準備下酒食筵宴。

看看天色晚來，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個頭領分付小嘍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個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叙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

酒至數杯，卻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史進和三個頭領叙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道：『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掇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尉在馬上，引着兩個都頭，帶着三四百士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個頭領只管叫苦。外面火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個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

不是這夥人來捉史進並三個頭領，怎地教史進先殺了一二個人，結識了十數個好漢？直教：

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治戰船。

畢竟史進與三個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個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個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若是死時，我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圓便。且等我問個來歷情繇。」

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個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兩個都頭道：「大

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

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有書？」王四道：

「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

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奔入莊裏來捉人。三個頭領把手指道：

「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個都頭都不必鬪動，權退一

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個都頭都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

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

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喝教多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個火把。莊裏

史進和三個頭領全不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史進却就中堂

又放起火來，大開莊門，吶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並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

史進却是個大蟲，那裏攔當得住；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個都頭並李吉。史進見了大怒。『醜人相見，分外眼明！』兩個都頭見勢頭不好，轉身便走。李吉却也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個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個一朴刀，結果了兩個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士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

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直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忙叫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

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纔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

「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略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會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日，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今去意難留。我若尋得師父，也要那裏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個寨主，却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個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

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散碎銀兩，打拴一個包裹，餘者多的盡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裹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頂上明黃纒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揷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鐙口雁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



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灑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

只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正路，望延安府路上來，免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獨自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一個經略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裏？」

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個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

「喫個泡茶。」茶博士點個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略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略府內有個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個姓王的，不知那個是王進。」

道猶未了，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竟進入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個軍官模

樣：頭裹芝蔴繹萬字頂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纜；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絡繹鬚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入到茶房裏面坐下。茶博士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位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道：「客官，請坐，拜茶。」

那人見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個坐下。史進道：

「小人大胆，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個

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

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個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

此經略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

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

面，見面勝如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

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個阿哥不在這裏。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

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顧去。」

兩個挽了胳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開衆人衆看時，中間裏一個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個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

史進見了，却認得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也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

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回去！」李忠

道：「小人的衣服，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罵道：「這厮們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酒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閃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槍棒。

三個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旆，漾在空中飄蕩。三人來到潘家酒樓上揀個齊楚闊兒裏坐下。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的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厮！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燙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桌子。

三個酒至數杯，正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說得人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得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會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擾官人喫酒？這個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女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得他來。」

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個到來：前面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個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

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渭州投奔

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個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女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女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

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在那個客店裏歇？那個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女兩個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

安下。」

魯達聽了道：「呸！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個腌臢潑才，投托着俺小種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鋪戶，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裏，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

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何如？」父女兩個告道：「若是能殺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個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桌上，看着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魯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魯提轄

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

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個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個起身，看那個店主人敢留你！』金老並女兒拜謝去了。

魯達把這二兩銀子去還了李忠。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個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

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略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地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



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

次早，五更起來，父女兩個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脚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道：「金公，魯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

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

那店小二那裏肯放。魯達大怒，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得那店

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落兩個當門牙齒。小二爬將起來，一道烟跑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女兩個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

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約莫金公去得遠了，方纔起身，逕到狀元橋來。

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豬肉。鄭屠正在門前橫身內坐定，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面。』鄭屠道：『使得，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

「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厮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

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

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裏要裏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包了。

整弄了一早辰，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却不是

特地來消遣我！」

魯達聽得，跳起身來，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睜着眼，看着鄭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一陣的「肉雨」。

鄭屠大怒，兩條忿氣從脚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捺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鄰舍並十來個火家，那個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驚得呆了。

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人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

半邊，却便似開了個油醬舖：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

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睜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個彩帛舖的：紅的，黑的，紫的，都綻將出來。

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咄！你是個破落戶！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便饒了你！你如今對俺討饒，洒家偏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却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鑿兒，鐵兒，饒兒，一齊響。

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上，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

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鄰舍並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

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粗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

且說鄭屠家中衆人和那報信的店小二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運來州衙告狀。候得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經略府提轄，不敢擅自運來捉捕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略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略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略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拿兇身。」

經略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見性格麤鹵。今番做

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路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路處的軍官。爲因俺這裏無人幫護，撥他來做個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個人時，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絲，合行申稟老經路相公知道，方敢斷遣。」

府尹辭了經路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

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個做公的人運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纔挖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他。」

王觀察見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臥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裏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並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拏得房主人

并鄰舍在此。」

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鄰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仰着本地方官人並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鄰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並下處鄰舍止得個不應魯達在逃。行開個廣捕急遞的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銀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形貌，到處張掛。一千人等疎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

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一連地行了半月之上，却走到代州雁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個縣治，勝如州府。



魯提轄正行之間，却見一簇人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魯達看見挨滿，也鑽在人叢裏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雁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涇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路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者，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

魯提轄正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個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剝除頭髮，削去鬚鬚，倒換過殺人姓名，禱惱殺諸佛羅漢；直教：

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

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臨陰縣 魯提轄拳打銅關四

## 第三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話說當下魯提轄扭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見寫著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事，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厮，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裏。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裏？」

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個京師古鄰來這裏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個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於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個員外也愛刺鎗使棒，嘗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殺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

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掀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粧豔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殺有今日！」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須生受，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裏，如何肯放教你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

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掛齒！」

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分付那個姪嫗一

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醃鵝，肥鮓，時新菓子之類

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個盞子，三

雙筯，鋪下菜蔬菓子晚飯等物。姪嫗將銀酒壺燙上酒來。女父二人輪番把盞。

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

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裏，寫個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父女兩個兀自

拜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

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

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裏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裏，一個官人

騎在馬上，口裏大喝道：「休叫走了這賊！」

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

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

那官人下馬，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洒家？」老兒道：「這個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廝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

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爲萬幸。」魯達道：「洒家是個蠢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爲相識，但有用洒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勸問打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喫了半夜酒，各自歇了。

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欲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

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再牽一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個並馬行程，於路說些閒話，投七寶村來。

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攔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答之事。」

話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個正在

書院裏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裏見了趙員外並魯提轄；見沒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

魯達道：『恁地時，洒家自去便了。』

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

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恨；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

趙某

却有個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

魯達道：『洒

家是個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

趙員外道：『若如此，最

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摩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個文殊院，原是文殊普

薩道場。寺裏有五七百僧人。爲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

裏，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裏，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

只不會有個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

委



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去時，那裏投奔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洒家情愿做和尚。專靠員外做主。」

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疋禮物。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個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個下了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剎相浼。」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

趙員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當時同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禪椅上。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

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

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瀆愆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

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室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日，這個表弟姓魯，是關內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辛，情願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大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弟子自當準備。萬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個因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

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衆僧曰去商議道：「這個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

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個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相貌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攔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石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證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謹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

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裏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

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衆。整齊齊五六百僧人，書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

銀錠，表裏，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

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下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捆攥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却待剃鬚鬚。

魯達道：「留下這些兒還酒家也好。」衆僧忍不住。

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寸草不留，六根清淨；與汝剃除，免得爭競。」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

「咄！盡皆剃去！」剃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

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

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

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與他摩頂受記，道：

「一要皈依佛性，二要皈奉正法，三要皈敬師友；此是「三皈」。」「五戒」者：

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

得戒壇答應『能』『否』二字，却便道：『洒家記得。』衆僧都笑。

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裏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選佛場坐地。當夜無話。

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

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觀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咒，辨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答。』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

當時趙員外相辭了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抬了一乘空轎，取了盒

子，下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

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酒家自睡，干你甚事？」禪和子道：「善哉！」智深喝道：「團魚酒家也喫，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喫，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睬他，繇他自睡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證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

智深見沒人說他，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屎，遍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恥！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

老喝道：「胡說！且看僧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

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擾了四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

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衣直裰，繫了鴉青絲，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頸懶凳上，尋思道：「干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癆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

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裏拿着一個鐵子，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起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

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裏甚麼東西？」那漢子道：「好酒。」

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真個也是作耍？」智深道：

「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

廳，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

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見住着本寺的

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個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

賣！」智深道：「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

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

脚，交窩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

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鐵子，開了桶蓋，只顧舀冷酒喫。

無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裏討錢。」那漢子

方纔疼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



桶，挑了，拿了鐵子，飛也似下山去了。

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下，露出脊背上花繡來，攔着兩個膀子上山來。

看看來到山門下，兩個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噇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裏貼着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

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個要打酒家，俺便和你廝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個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個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過，掙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踉踉跄跄，

却待掙扎；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魯智深道：「酒家饒你這厮！」跟踉踉蹌入寺裏來。

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個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桶關了。智深搶入階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桶。二三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裏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個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

魯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個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撩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胸胸地睡了。

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容得這個野貓，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唆，後來却成得正果。沒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怨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個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

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尙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腳，一道烟走出僧堂來。侍者吃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後撒尿。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

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個武夫出身，今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榻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爲！」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

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住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教回僧堂去了。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

再說這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個月不敢出寺門去；忽一日，天氣暴燥，是二月間時令，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

智深再回僧堂裏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裏，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却是一個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

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麪店。智深尋思道：「干鳥麼！俺早知有這個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也早下來買些喫。」這幾日熬的清水流，且過去石有甚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間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

智深走到鐵匠鋪門前石時，見三個人打鐵。智深便問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戇戇地好慘潮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裏正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智深焦躁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個人！」那待詔道：「小人據嘗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

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那待詔接了銀子，道：「小人便打有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喫。」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趁些生活，不及相陪。」

智深離了鐵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個酒望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人到裏面坐下，敲着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的，本錢也是寺裏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那店主人道：

「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

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喫得，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

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不生個道理，如何能殼酒喫？……」遠地杏花深處，市梢盡頭，一家挑出個草帶兒來。

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却是個傍村小酒店。智深走入店裏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裏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

買來。」

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

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

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牆邊砂鍋裏煮着一隻狗在那裏。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便摸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

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討，那裏肯住。莊家到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起眼道：「洒家又不白喫你



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

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嚇得莊家目瞪口呆，罔知所措，看他却向那五臺山上去了。

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下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裏，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擱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攤了亭子半邊。

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擲搶上山來。兩個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裏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擂鼓也似敲門。兩個門子那

裏敢開。

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個烏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扳，却似擺盪般扳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地，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

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

兩個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並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裏說：『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尙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剝新的；倒了亭子，也要

他修蓋。——這個且繇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得迴避他。你們見前目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個鬪鬪竹的老長！——門子，你且休開，只在裏面聽。」

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個烏寺！」衆僧聽得，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繇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個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捻手拽了拴，飛也似閃人房裏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

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攔將人來，喫了一交；爬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奔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裏哈哈地響，看着地下

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個個道：『善哉！』齊掩了口鼻。

智深吐了一回，爬上禪床，解下縵，把直裰，帶子，都唵唵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脚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饑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個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把肉留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個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鑿。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

首座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中盤頭，一齊打人僧堂來。智深見

了，大吼一聲；別無選擇，搶入僧堂裏，佛面前推翻供桌，搥了兩條桌腳，從堂裏打將出來。衆多僧人見他來得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桌脚着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數十個，見長老來，各自退去。

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桌腳，叫道：『長老與西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壞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個且絲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上，這個罪業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個穢污！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你一個去處。』

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

禪；打傷了和尚，自去將息。

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高議，收拾了些銀兩齋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個直廳道人運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回報。

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

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攤了亭子，捲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是個清淨去處。你這等做作，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個去處安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你，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裏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

言。

真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個去處，有分教這人：

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讎臣。

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館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五〇



##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個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裏討個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子，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願聽偈子。』長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遷，遇江而止。』

魯智深聽了四句偈子，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

備就行。

寺內衆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個不歡喜。長老教火工，遣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不在話下。

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裏住了幾日，等得兩件家伙都已完備，做了刀鞘，把戒刀播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作別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個莽和尚。

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白日間酒肆裏買喫。

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色已晚，趕不上宿頭；路中又沒人作伴，那裏投宿是好；又趕了三二十里頭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

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逕奔到莊前看時，見數十個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

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唱個喏。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洒家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在這裏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客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裏！」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綁縛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却待要發作。只見莊裏走出一個老人來。魯智深看那老人時，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莊客：「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奈這個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洒家是五臺山來的僧人，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

宿一宵。莊家那厮無禮，要綁縛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師父，隨我進來。」

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尋常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

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唱個喏，謝道：「感承施主。酒家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敢問師父法名，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取了個諱字，因酒家姓魯，喚作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些晚飯；不知肯喫葷腥也不？」魯智深道：「酒家不忌葷酒，遮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喫。」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

沒多時，莊客擡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筯，放在魯智深面

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拿一隻盞子，篩下酒與智深喫。

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喫了。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莊客搬飯來，又喫了。擦過桌子。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閒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洒家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算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家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個。只是我家今夜小女婿，以此煩惱。」

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個痴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個女婿？」太公道：「老漢

止有這個小女，如今方得一十九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個大王，扎了寨棚，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抽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爲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個人。」

智深聽了，道：「原來如此！洒家有個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太公道：「他是個殺人不眨眼魔君，你如何能殺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鬚。」智深道：「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個活佛下降！」

莊客聽得，都喫一驚。太公問智深：「再要做喫麼？」智深道：「敢便不

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太公道：「有，有。」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鵝，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鵝也喫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小僧新婦房裏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己去躲了。」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搬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邊；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床去坐了。

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桌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溫着酒。

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

都是器械旗幟，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喽囉頭上亂插着野花；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個大王；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鬢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穿一領團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鎗金包肚紅搭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

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喽囉齊聲賀道：「帽兒光光，今夜做個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個嬌客。」劉太公慌忙親捧盞盞，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上。衆莊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

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個女婿，也不虧負了你。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下了馬杯。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裏又飲了三杯，來到廳上，喚小喽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小喽囉把鼓樂就廳前擂將起來。



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裏？」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

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厮見了，却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大王去。」拈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拈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路。

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個做家的人；房裏也不點碗燈，繇我那夫人黑地裏坐地。明日叫小嘍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

魯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頭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

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床來。那大王却待掙扎。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頸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聲道：『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教你認得老婆！』拖倒在床邊，拳頭脚尖一齊上，打得大王叫『救人』！

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得裏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小喽囉，一齊搶將入來。衆人燈下打一看時，只見一個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床面前打。爲頭的小喽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衆小喽囉一齊拖槍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床邊掉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小喽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

打鬧裏，那大王爬出房門，奔到門前，摸着空馬，樹上折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鞭條便打那馬，却跑不去。大王道：『苦也！』這馬也來欺負我！

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着搥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去！』把馬打上兩柳條，撥喇喇地馱了大王山上去。

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師父！你苦了老漢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休怪無禮。且取衣服和直裰來，酒家穿了說話。』

莊家去房裏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殺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個烏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

莊客們那裏提得動。智深接過手裏，一似燃燈草一般使起來。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恁麼閒話！俺死

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喫——休得要抵死醉了。」魯智深道：「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裏有的是酒肉，只願教師父喫。」

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正欲差人下山來打聽做女婿的二頭領如何，只見數個小嘍囉，氣急敗壞，走到山寨裏，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喫打壞了！」大頭領大驚。

正間備細，只見報道：「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口裏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只得一句。

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逆房裏

去，巨耐那老驢把女兒擲過了，却教一個胖大和尚躲在女兒牀上。我却不限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喫那厮揪住，一頓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厮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拾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讎！」

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拿那賊禿來。」喝叫左右：「快備我的馬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手，盡數引了小嘍囉，一齊吶喊下山來。

再說魯智深正喫酒哩。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出來。」

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

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禿驢在那裏？早早出來決個勝負！」智深大怒，罵道：「腌臢打夯潑才！叫你認得酒家！」輪起禪杖，着地捲起來。

那大頭領逼住鎗，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騷熟。你且通個姓名。」魯智深道：「酒家不是別人，老種經路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作魯智深。」

那大頭領呵呵大笑，滾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着了你的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把禪杖收住；定睛看時，火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爲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

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

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到廳上叙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喚

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

那老兒見說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敢不出來。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

坐第了三位。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

代州鴈門縣，因見了酒家齋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個相識也在

鴈門縣住。他那個女兒就與了本處一個財主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敬。

不想官司追捉得酒家甚緊，那員外陪錢送俺去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爲僧。酒家

因兩番酒後鬧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了智清禪師

討個職事僧做。因爲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却纔俺打的那

漢是誰？你如何又在這裏？」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上同

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裏

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

漢，先在這裏桃花山扎寨，喚作小霸王周通，那時引入下山來和小弟廝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裏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只有這個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

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管待二位。小嘍囉們每人兩個饅頭，兩塊肉，一大碗酒，都教喫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魯智深道：「李家兄弟，你與他收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個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

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抬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乘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衆人上山來。

智深太公來到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到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叫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



却不與我報讎，倒請他來寨裏，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須不喫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周通把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翦拂。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

三個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個女兒，養老送終，奉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裏怕不情願。你依着洒家，把他棄了，別選一個好的。原定的金子段正將在這裏。你心下如何？」周通道：「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要休翻悔。」周通折簡爲誓。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正，自下山回莊去了。

李忠周通推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得兇怪，四圍險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是亂

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險去處！』

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個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個苦留，那裏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

次日，山寨裏一面殺羊宰豬，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許多金銀酒器，設放在桌上。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喽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個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喽囉，只留一兩個伏侍魯智深飲酒。兩個好漢道：『哥哥，只願請自在喫幾杯。我兩個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人下山去了。

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個人好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酒家！』這個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

酒家且教這厮喫俺一驚！」便喚這幾個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喫。方纔喫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個小嘍囉，便解搭膊做一塊兒紮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開，沒緊要的都撇了，只拿了桌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山後打一望時，都是險峻之處，却尋思道：「酒家從前山去時，一定喫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攆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腳邊，並無傷損，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步，取路便走。

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邊，正迎着那數十個人，各有器械。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囉吶着喊，搶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個便燃着朴刀來圍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鬪了十餘合，不分勝

負。周通大怒，趕向前來，喝一聲，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擋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的，早被擄死七八個，劫了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到得寨裏打一看時，只見兩個小嘍囉捆做一塊在亭柱邊，桌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

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備細：「魯智深那裏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個打翻捆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禿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裏去了？」圍圍尋蹤跡到後山，見一帶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

周通看了，道：「這禿驢倒是個老賊！這般險峻山岡，從這裏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趕上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關門，那裏去趕？——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來，我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倒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倒好相見。我們且把車子上包裹

打開，將金銀段疋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提一分，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憊地計較。」

看官牢記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

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直走到午後，約莫走下五六十里多路，肚裏又餓，路上又沒個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會喫得些東西，却投那裏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遠地鈴鐸之聲。

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酒家且尋去那裏投奔。」不是魯智深投那個去處，有分教：半日裏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

黃金殿上生紅燄，碧玉堂前起黑煙。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個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個金字，都昏了，寫着『瓦官之寺』。又行不得四五十步，過座石橋，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墜落全無。

智深尋思道：『這個大寺如何敗落得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地都

是燕子糞，門上一把鎖鎖着，鎖上盡是蜘蛛網。

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擲着，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個答應。回到香積廚下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塌了。

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到處尋去；尋到廚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個老和尚坐地，一個個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由洒家叫喚，沒一個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曾有飯落肚，那裏討飯與你喫？』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喫半碗。』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我們合當齋你；爭奈我寺中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深道：『胡說！這等一個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裏是個非細去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個雲遊和尚引着一個道人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個無所不



爲，把衆僧趕出去了。我幾個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裏過，因此沒飯喫。」智深道：「胡說！量他一個和尚，一個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

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裏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得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個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個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鐵佛；道人姓邱，排行小乙，綽號飛天藥叉。——這兩個那裏似個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影占身體！」

智深正問間，猛開得一陣香來。智深提了禪杖，覓過後面打一看時，見一個土竈，蓋着一個草蓋，氣騰騰透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煮着一鍋粟米粥。智深罵道：「你這幾個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飯喫，如今見煮一鍋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個老和尚被智深尋出粥來，只叫得苦；把碗，碟，鈴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

智深肚饑，沒奈何；見了粥，要喫；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破漆春檯只有些灰塵在上面。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就竈邊拾把草，把春檯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掇起來，把粥望春檯只一傾。那幾個老和尚都來搶粥喫；被智深一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喫。纔喫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喫！」却纔去那裏抄化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喫，你又喫我們的！」

智深喫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喫。只聽得外面有人唱歌。智深洗了手，提了禪杖，奔去不及；破壁子裏望見一個道人，頭戴皂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緋，脚穿麻鞋，挑着一擔兒，——頭是個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並荷葉托着些肉；一頭擔着一瓶酒，也是荷葉蓋着。——口裏唱着，唱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閒可，你無夫時好孤悽！」

那幾個老和尚趕出來，搖着手，悄悄地指與智深，道：「這個道人便是飛天藥叉邱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着禪杖，隨後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去，只顧走人方丈後牆裏去。智深隨即跟到裏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着一條桌子，鋪着些盤饌，三個盞子，三雙筋子。當中坐着一個胖和尚，生得眉如漆刷，臉似墨裝，脰階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廂坐着一個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來，也坐地。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個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說：在先敝寺十分好個去處，田莊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個老和尚喫酒撒潑，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廢了，僧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個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正欲要整理山門，修葺殿宇。」智深

道：「這婦人是誰？却在這裏喫酒！」那和尚道：「師兄容稟：這個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之面，取酒相待，別無他意。師兄休聽那幾個老畜生說！」

智深聽了他這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便道：「叵耐幾個老僧戲弄洒家！」提了禪杖，再回香積廚來。這幾個老僧方纔喫些粥。正在那裏……看見智深忿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這幾個壞了常住，猶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兄休聽他說，見今養一個婦女在那裏。着他恰纔見你有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喫酒喫肉，我們粥也沒的喫，恰纔還只怕師兄喫了。」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禪杖，再往方丈後來，見那角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裏面看時，只見那生鐵佛崔道成仗着一條朴刀，從裏面

趕到槐樹下來搶智深。

智深見了，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來闖崔道成。兩個闖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闖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邱道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拿了條朴刀，大踏步攔將來。

智深正闖間，忽聽得背後脚步響，却又不敢回頭看他，不時見一個人影來，知道有暗算的人，叫一聲：『着！』那崔道成心慌，只道着他禪杖，託地跳出圈子外去。智深恰纔回身，正好三個摘腳兒厮見。崔道成和邱道人兩個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裏無食，二來走了許多程途，三者當不得他兩個生力：只得賣個破綻，拖了禪杖便走。兩個撚着朴刀直殺出山門來。智深又闖了幾合，掣了禪杖便走。兩個趕到石橋下，坐在欄干上，再不來趕。

智深走得遠了，喘息方定，尋思道：『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會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饑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

敵他不過。——他兩個併我一個，枉送了性命。」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個大林，都是赤松樹。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

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裏一個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智深道：「俺猜這個撮鳥是個窮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酒家是個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那厮却不是烏晦氣！撞了酒家，酒家又一步皮鳥氣，正沒處發落，且剝這厮衣裳當酒喫！」提了禪杖，徑搶到松林邊，喝一聲「兀！那林子裏的撮鳥！快出來！」

那漢子在林子聽得，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裏，拿着朴刀，背翻身跳出來，喝一聲「秃驢！你自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得酒家！」輪起禪杖，搶那漢。

那漢燃着朴刀來圍和尚，恰待向前，肚裏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便

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却說姓名！」

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個鬪到十數合後，那漢暗暗喝采道：「好個莽和尚！」又鬪了四五合，那漢叫道：「少歇，我有話說。」兩個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端的姓甚名誰？聲音好熟。」

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撇了朴刀，翻身便剪拂，說道：「認得史進麼？」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

兩個再剪拂了，回到林子裏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後，你一向在何處？」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了，有緝捕的訪知史進和哥哥齎發那唱的金老，因此，小弟亦便離了渭州，尋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裏尋些盤纏。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了和尚？」

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餓，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教智深喫。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何不結果了那厮？』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喫得飽了，各拿了器械，再回瓦官寺來。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邱小乙兩個兀自在橋上坐地。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厮們，來！來！今番和你鬪個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裏敗將，如何再敢厮併！』

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奔過橋來；鐵佛生噴，仗着朴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裏膽壯；二乃喫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兩個鬪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辨得走路。那飛天藥叉邱道人見和尚輸了，便仗着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挺着朴刀，來戰邱小乙。——四個人兩對厮殺。

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深澗裏，智深得便處，喝一聲『着』，只一禪杖，把生鐵



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個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裏去！」趕上，望後心一朴刀，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朴刀，望下面只顧脰肢脰察的搨。智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背後一禪杖。可憐兩個強徒，化作南柯一夢！

智深史進把這邱小乙崔道成兩個屍首都縛了擱在洞裏。兩個再趕入寺裏來，香積廚下拿了包裹。那幾個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邱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弔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那個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打將人去，並無一人，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尋到廚房，見魚及酒肉，兩個打水燒火，煮熱來，都喫飽了。兩個各背包裹，竈前縛了兩個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着，焰騰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個火把，直來佛殿下後簷點着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火起來。

智深與史進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撤開。」

二人厮趕着行了一夜。天色微明，兩個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個村鎮。兩個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一個小小酒店，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個喫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

喫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裏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時，却再理會。」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酒器，與了史進。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

二人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個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酒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去。」

他日却得相會。若有個使人，可通個信息來往。」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

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人得城來，但見街坊熱鬧，人物諠譁；來到城中，陪個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徑投知客寮內去。道人撞見，報與知客。

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兇猛，提着鐵禪杖，跨着戒刀，背着個大包裹，先有五分懼他。知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唱個喏。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洒家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着俺來投上利清大師長老處討個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合當同到方丈裏去。」

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拿在手裏。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即刻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如何不早說！』隨即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信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

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兄多時不會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却把那炷香沒放處。知客忍不住笑，與他插在爐內。拜到三拜，知客叫住，將書呈上。

清長老接書拆開看時，中間備細說着魯智深出家緣由并今下山投託上利之故，『萬望慈悲收錄，做個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當証果。……』

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喫些齋飯。』智深謝了，扯了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了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

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云：『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個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略府軍官，爲原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什彼闖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裏安他不得，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裏，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廡宇後那片菜園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個破落戶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呢。一個老和尚在那裏住持，那裏敢管他。何不教此人去那裏住持？倒敢管得下。』清長老道：『都寺，得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

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裏。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爺，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個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有個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嶽廟間壁，你可去那裏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

「本師真長老着洒家投大利討個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個都寺監寺，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會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個大職事人員。」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園；殺也做都寺，監寺！」知客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個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至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個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得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室的，喚做浴主：這個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做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這個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個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個浴主；又一年，好，纔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

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廡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

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個送人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廡宇裏來住持。

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個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廡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

那幾個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差一個和尚——甚麼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廝服我們！』數中一個道：『我有一個道理。他又不曾認得我，我們如何便去尋得鬧？等他

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擰那厮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

却說魯智深來到退居廡子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個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個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

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個潑皮拿着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師父新來住持，我們隣舍街坊都來作慶。』

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個來搶左脚，一個便搶右脚，指望來擰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胆。正是：



方圓一片開圍圍，目下排成小戰場。  
那夥潑皮怎的來攪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九紋龍顯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二〇

##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個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個爲頭的：一個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個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個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龔窩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窩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廩字裏坐地。」

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攬酒家？……那廝却

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洒家手脚！」

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個來搶左腳，一個來搶右腳。

智深不等他上身，右腳早起，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

深左腳早起。兩個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二三十個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個走的一個下去！兩個走的兩個下去！」衆

潑皮都不敢動彈。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

深。兩個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

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

救，攙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

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

兩個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個穿了。智深叫道：「都來麻子裏

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裏戲弄酒家？」

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裏，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

却是那裏來的長老？恁的得了！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今日我等情願伏

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得人

多，因此情願出家。五臺山來到這裏。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

二十個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得入去出來！」衆潑皮啞啞

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廡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

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個豬，來請智深，都在廡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三二十潑皮飲酒。智深道：

「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裏，與我

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

正在那裏喧鬧，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烏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裏取這話？」那裨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巢，每日直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上面去拆了那巢便了。」有幾個道：「我們便去。」

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個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

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撥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攢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

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西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這二三十個破落戶見智深區區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

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沾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豬，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席，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衆人喫得飽了，再取果子喫酒。

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拳，不曾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颯颯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

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石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個官人，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鬃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獼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爪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個師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万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厮見？」

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使是。只爲殺得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

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答



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裏，正沒相識，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

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裏？」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個詐見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

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徑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胡梯上一個年少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

林冲趕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膊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  
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

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

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曉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閒漢見鬧，一齊攏來說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睨那高衙內。衆閒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

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

十個破落戶，大踏步拾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裏去？」智深

道：「我來帮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

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

只怕管。」林冲不合喫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

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洒家三百禪杖了去！」

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

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

父，俺們且去，明日和他理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話。

阿哥，明日再得相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

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

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閑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

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

過了三四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個幫閑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衙內意思，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閒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其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個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不敢欺他。這個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殺得他。」

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許多好女娘，不知怎的只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

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小開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開這一計如何？」

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的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

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曾出去。」陸謙道：

「我同兄去喫三杯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

兩個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林兄到家去喫三盃。」林冲娘子起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

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

當時兩個上到樊樓內，占個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個叙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何故歎氣？」林冲道：「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沈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誰人及得兄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

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孃子。兄且休氣，只顧飲酒。」林冲喫了八九杯酒，因要小遣，起身道：「我去淨手了

來。」

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裏！」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

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個時辰，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

擡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問壁土婆有了家，和我跟那漢

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桌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

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哩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

夫來也。」錦兒慌忙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

地裏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個人入去

喫酒。」因此特奔到這裏。官人快去！」

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

梯上，却關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裏！』又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回轉！』

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是丈夫聲口，只願來開門。高衙內喫了一驚，幹開了樓窗，跳牆走了。林冲上得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會被這厮點污了？』娘子道：『不會。』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個人一處歸家去了。

林冲掣了一把解腕尖刀，徑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又不曾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叵耐這陸謙畜生，厮趕着稱「兄」稱「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照管着他頭面！』

娘子苦勸，那裏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



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

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徑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

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玩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個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

且說高衙內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窩，跳牆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此在府中臥病。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

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爲林家那人，兩次不能發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得半年三個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個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

他自縊死了，便罷。」

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證。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

個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個邀老都管僻靜處

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殺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個容

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個道：「我們已有計了，只等你回話。」

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的別證，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

道：「林冲的老婆幾時見他的？」都管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

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因為他

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為惜林冲一個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

怎生是好？」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

二人來商議。」

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病，你兩個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道：「既如此，你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

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拿着一口寶刀，插着個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裏自言自語說道：「不遇識者，屈沈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港。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個東京，沒一個識得軍器的！」林冲聽得說，回過頭來。那漢驕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

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喫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價是值二千貫，只沒個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

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裏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中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

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

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

次日，已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個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這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

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拏了那口刀，隨這兩個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得你。』兩個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個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兩

個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

林冲擎着刀，立在簷前。兩個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簷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急待回身，只聽得靴履響，脚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

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擎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裏？」林冲道：「恩相，他兩個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说！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擊下這厮！」

說猶未了，旁邊耳房裏走出三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高太尉大怒道：

「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  
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  
直教：

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

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二二



## 第七回

###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怎敢入來？見有兩個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厮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這刀封了去！

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高太尉幹人把

林冲押到府前，跪在塔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鑒，念林冲負屈啣冤！小人雖是蠹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證。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個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

府尹聽了林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杻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

正值有個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稟道：

「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

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

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

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

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

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個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

兩個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

州。」

驥府尹也知道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

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

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監押前去。

兩個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鄰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動得。」張教頭叫酒保安排按酒菜子，管待兩個公人。

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去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個兒女，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誤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

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得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

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蚤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覩。休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

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願放心去。」

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泰山可憐見

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

張教頭那裏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

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絲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

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

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

並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照。……年……月……日。』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個花字，打個手模。正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誤了賢妻。』

那娘子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

蘇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

那娘子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暈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

張教頭囑付林冲道：「只顧前程去，掙扎回來厮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謝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

且說兩個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

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

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個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

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果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桌。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腳，「與我去請將來。」

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



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個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裏。』

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個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

董超道：『却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

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

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誤。』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

三個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自分手，

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己，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薛董二人帶林冲到客

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飯食，投滄州路上來。

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兩三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是個新喫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咕咕。』薛霸一路上喃喃呐呐的，口裏埋冤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個魔頭！』

看看天色又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個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裹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白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腳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腳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

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

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腳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裏。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個潑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

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喫。林冲起來，暈了，喫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並索兒却是麻編的，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燎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上。叫店小二算過酒錢，兩個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

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擗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百里路。

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燈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個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讎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

今日，這兩個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

三個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超薛霸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

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路略閉得眼，從地下叫將起來。

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個正要睡一睡，這裏又無關

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林冲答道：「小人是個好漢，

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

縛一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

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縛在樹上，同董超兩個跳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我兩個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的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個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是上司差遣，不繇自己。你須精細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

林冲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讎，近日無冤。

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語！教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

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

畢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林敏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

兩個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着禪杖，輪起來打兩個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

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個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道：「非干他兩個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個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個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個，也是冤屈！」

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洒家憂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得你斷配滄州，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個撮鳥帶你入店裏去，洒家也在那店裏歇。夜間，聽得那厮兩個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這兩個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洒家見這厮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裏出門時，洒家先投奔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厮兩個撮鳥。他到來這裏害你，正好殺這兩個！」

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個性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個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個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個性命！」就那裏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個撮鳥，快攙兄弟，都跟酒家來！」提了禪杖先走。

兩個公人那裏敢回話，只扯「林教頭救俺兩個」！依前背上包裹，拾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挖了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

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霸四人來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麵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

兩個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個寺裏住持？」智深笑道：「你兩個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酒家若掃着那厮，教他喫三百禪杖！」

兩個公人那裏敢再開口。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

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裏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

兩個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

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裏敢捉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個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尙發作。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個跟着車子行着。兩個公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

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個公人也喫。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我們被這和尙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麻子裏新來了個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被這和尙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自去

尋這和尙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個暗商量了不題。

話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了。

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就松林裏少歇。

智深對

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去處，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

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饒你兩個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個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

魯智深看著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二人答道：

「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頭。」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得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你兩個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

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入去。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個公人道：「好個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個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

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個人到裏面來，林冲讓兩個公人上首坐了。董超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个篩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個公人坐了半個時辰，酒保並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個犯人，便不來睬着！我須不白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

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專一招集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在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

林冲聽了，對兩個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却原來在這裏。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薛霸董超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個大莊院便是。」

林冲等謝了店主人出門，走了三二里，果然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楊

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那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個莊客，都在那裏乘涼。

三個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個犯人——迭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敢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個公人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

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胸繡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籙；足穿一雙金線抹綠皂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



莊上來。

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枷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爲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這裏有個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

那官人滾鞍下馬，飛奔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攙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個叙禮罷。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

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帶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

牽了馬去院後歇息，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

不移時，只見數個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溫一壺酒；又一個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喏，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發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

莊客便如飛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杯。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個公人一同飲了。柴進道：「教頭請裏面少坐。」自家隨即解了弓袋箭壺，就請兩個公人一同飲酒。

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個公人在林冲肩下，叙說些閒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抬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喫！」

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柴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好。快抬一張桌來。」

林冲起身看時，只見那個教師人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參。」那人全不睬着，也不還禮。林冲不敢抬頭，

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却不躬身答禮。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洪教頭亦不相讓，走去上首便坐。柴進看了，又不喜歡。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兩個公人亦就坐了。

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柴進道：「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習鎗

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

林冲聽了，並不做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覷他。」洪教頭怪道柴進說「休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頭！」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洪教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要來惹林冲使棒。

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贏他，滅那厮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來也罷。」

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了，炤見廳堂裏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我若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須不好看。……」

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頭的本事。」

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

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闖出堂後

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

棒，使個旗鼓，喝道：「來，來，來！」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

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

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擂打將入來。

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

兩個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輸了。」柴

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柴進道：「是小可一時失了計較。」大笑道：「這個容易。」便叫莊客取十兩銀來。當時將來。柴進對押解兩個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位下願，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

洪教頭見他却纔棒法怯了，肚裏平欺他，便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師比試，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爲利物。若還贏的，便將此銀子去。」

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洪教頭深怪林冲來，

又要爭這個大銀子，又伯輸了銳氣，把棒來盡心使個旗鼓，吐個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個門戶，吐個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便使棒蓋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人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看他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賺兒骨上，撇了棒，撲地倒了。

柴進大喜，叫快將酒來把盞。衆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裏掙扎起來，衆莊客一頭笑着扶了。洪教頭羞慚滿面，自投莊外去了。

柴進攔住林冲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林冲那裏肯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

又住了五七日，兩個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

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即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齎發兩個公人，喫了一夜酒。

次日天明，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個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辭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

兩個公人相謝了。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打發那挑行李的回去，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

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却有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



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觀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

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個是新來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個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紋，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林冲罵得「一佛出世」，那裏敢抬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

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薄

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總賴炤願。」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直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

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

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個好漢，

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本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  
管營道：「况是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

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林冲聽得叫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成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若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

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炤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項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稟了管營，就將枷也開了。

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宿舍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繇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

話不絮煩；時遇隆冬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開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裏？」林冲回頭過來看時，看了那人，有分教林冲：

火焰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

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裏撞見。

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裏？』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齎發小人，一地裏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一個酒店主人，姓

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賣買順當，主人家有個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下小人夫妻兩個，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裏？」

林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裏。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

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婦二人正沒個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個。」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

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常把些銀

爾與他做本錢。

且把閒話休題，只說正話。光陰迅速，却早冬來。林冲的綿衣裙襖都是李

小二渾家整治縫補。

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個人閃將進來，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人閃入來；看時，前面那個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個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

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個人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

『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

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個來

說話。問時，你只說：『有個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等，專等。』』

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都到酒店

裏。只見那個官人和管營，差撥，兩個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

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茶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個攪梭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燙酒。約計喫過數十杯，再討了按酒鋪放桌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的當燙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

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個來得不尷尬！」老婆道：「怎麼的不尷尬？」小二道：「這兩個個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吶出一句「高太尉」三個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我自前理會，你且去關子背後聽說甚麼。」

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得他來看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



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個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四個交頸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他性命！』」

正說之時，閻子裏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個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個低着頭也去了。

轉背不多時，只見林冲走進店裏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却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

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個東京來的尷尬人，在我這裏請管

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啣出「高太尉」三個字來，小二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了一個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個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個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

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麼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棠色面皮。」

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那潑賤賊敢來這裏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泥！」李小二道：「只要隄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云：『喫飯防噎，走路防跌』？」

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里去尋。李小二夫妻兩個捏着兩把汗。當晚無事。

林冲次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

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裏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抬舉得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料的，有些嘗例錢取覓。原是一個老軍看管。如今我抬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裏尋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

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個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却如何？」李小二道：「這個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裏收草料時有些嘗例錢鈔。往嘗不使錢時，不能發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意？……」李小二道：「恩人，休

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正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  
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喫了。

話不絮煩。兩個相別了，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遺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裏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

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

『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一個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二三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

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牀上生些燄火起來；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裏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擺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

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錢。』

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個草窰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裏來？」林冲道：「你認得這個葫蘆兒？」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喫。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緊了。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

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拽得一條絮破。

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個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裏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撥將過來靠了門。入得裏面看時，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個判官，一個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

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

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只見草料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的燒着。當時林冲便拿了花鎗，却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

林冲就伏門邊聽時，是三個人脚步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却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個道：「這一條計好麼？」一個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了！」一個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又一個道：「張教頭那厮！三四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個央浼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個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個火把，待走那裏去！」那一個道：「這早晚燒個八分過了。」又聽得一個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個死罪！」又一個道：



『我們回城裏去罷。』一個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

林冲聽那三個人時，一個是差撥，一個是陸虞候，一個是富安，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廝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掇開，挺着花鎗，左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裏去！』

三個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冲舉手，扞察的一鎗，先搠倒差撥。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鎗，又搠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却纔行得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奸賊！你待那裏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搠在地裏，用脚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擱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仇，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

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喫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厮原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個人頭髮結做一處，攪入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繫了搭膊，把氈笠子帶上，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了水桶，鈎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願走。

那雪越下得猛。林冲投東去了。兩個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看時，離得草料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破壁縫裏透火光出來。林冲逕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個老莊客，周圍坐着四五個小莊家向火；地爐裏面煽煽地燒着柴火。林冲走到面

前，叫道：『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

林冲烘着身上濕衣服，略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個甕兒，裏面透出酒香。

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每夜輪

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個喫尙且不彀，那得回與你。休要指

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兩碗與小人擋寒。』老莊客道：『你那人休

纏！休纏！』

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些罷。』衆莊客道：『好意着

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弔在這裏！』林冲怒道：

『這厮們好無道理！』把手中鎗看着塊焰焰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又

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家的髭鬚焰焰的燒着。衆莊客都跳將起來。

林冲把鎗桿亂打，老莊家先走了，莊客們都動擲不動，被林冲趕打一頓，都走

了。林冲道：『都走了！老爺快活喫酒！』土坑上却有兩個椰瓢，取一個下來傾那壺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跄跄，捉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裏掙得起來。大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當時林冲醉倒在雪地下。

却說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奔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着踪跡，趕將來，只見倒在雪地裏，花鎗丟在一邊。衆莊客一齊上，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一個去處來。那去處不是別處，有分教：蓼兒洼內，前後擺數千隻戰艦鱗鱗；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個英雄好漢。正是：

說時殺氣侵人冷，講處悲風透骨寒。

畢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話說豹子頭林冲當夜醉倒在雪裏地上，掙扎不起，被衆莊客回前綁縛了，解送來一個莊院。只見一個莊客從院裏出來，說道：『大官人木起，衆人且把這廝高吊起在門樓下！』

看看天色曉來，林冲酒醒，打一看時，果然好個大莊院。林冲大叫道：『甚麼人敢吊我在這裏！』那莊客聽得叫，手拿柴棍，從門房裏走出來，喝道：『你這廝還自好口！』那個被燒了鬍鬚的老莊客說道：『休要問他！只顧打！』

大官人起來，好生推開！」衆莊客一齊上。

林冲被打，掙扎不得，只叫道：「不妨事！我有分辯處！」只見一個莊客來叫道：「大官人來了。」

林冲朦朧地見個官人背叉着手，行將出來，至廊下，問道：「你等衆人打甚麼人？」衆莊客答道：「昨夜捉得個偷米賊人！」

那官人向前來看時，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莊客，親自解下，問道：「教頭緣何被弔在這裏？」衆莊客看見，一齊走了。

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小旋風柴進；連忙叫道：「大官人救我！」柴進道：「教頭爲何到此被村夫恥辱？」林冲道：「一言難盡！」

兩個且到裏面坐下，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備細告訴。柴進聽罷道：「兄長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請放心。這裏是小弟的東莊。且住幾時，却再商量。」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了，請去暖閣裏坐地，安排

酒食杯盤管待。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上住了五七日，不在話下。

且說滄州牢城營裏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陸虞富安等三人，放火延燒大軍草料場。州尹大驚，隨即押了公文帖，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沿鄉歷邑，道店村坊，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捉拿正犯林冲。看看挨捕甚緊，各處村坊講動了。

且說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聽得這話，如坐針氈。俟候柴進回莊，林冲便說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爭奈官司追捕甚緊，排家搜捉，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時，須負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義疎財，求借林冲些小盤纏，投奔他處棲身。異日不死，當效犬馬之報。』柴進道：『既是兄長要行，小人有個去處，作書一封與兄長去，如何？』

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濟，教小人安身立

命。只不知投何處去？」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個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參兒洼。如今有三個好漢在那裏扎寨：爲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喚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喚做裏面金剛宋萬。那三個好漢聚集着七八百小嘍囉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裏躲災避難，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嘗寄書緘來。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去投那裏入夥，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願盼，最好。」柴進道：「只是滄州道口見今官司張掛榜文；又差兩個軍官在那裏提簡，把住道口。兄長必用從那裏經過。……」柴進低頭一想道：「再有個計策，送兄長過去。」林冲道：「若蒙周全，死而不忘！」

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柴進却備了三二十四匹馬，帶了弓箭旗鎗，取了鷹雕，牽着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却把林冲藏在裏面，一齊上馬，都投關外。



却說把關軍官坐在關上，看見是柴大官人，却都認得。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曾到柴進莊上，因此識熟。軍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進下馬問道：「二位官人緣何在此？」軍官道：「滄州大尹行移文書，畫影圖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過往客商，一一盤問，纔放出關。」

柴進笑道：「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着林冲，你緣何不認得？」軍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識法度的，不到得肯夾帶了出去。請尊便上馬。」柴進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過？拿得野味，回來相送。」作別了，一齊上馬，出關去了。

行得十四五里，却見先去的莊客在那裏等候。柴進叫林冲下了馬，脫去打獵的衣服，却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繫了腰刀，戴上紅纓氈笠，背上包裹，提了囊刀，相辭柴進，拜別了便行。

只說那柴進一行人上馬自去打獵，到晚方回，依舊過關，送些野味與軍官，回莊上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林冲與柴大官人別後，上路行了十數日，時遇暮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緊起，又見紛紛揚揚下着滿天大雪。林冲踏着雪只願走，看看天色冷得緊切，漸漸晚了，遠遠望見枕溪靠湖一個酒店，被雪漫漫地壓着。

林冲奔入那酒店裏來，揭開蘆簾，拂身入去，倒側身看時，都是座頭，揀一處坐下，倚了袞刀，解放包裹，抬了氈笠，把腰刀也掛了。只見一個酒保來問道：「客官，打多少酒？」林冲道：「先取兩角酒來。」酒保將個桶兒打兩角酒，將來放在桌上。林冲又問道：「有甚麼下酒？」酒保道：「有生熟牛肉，肥鵝，嫩雞。」林冲道：「先切二斤熟牛肉來。」

酒保去不多時，將來鋪下一大盤牛肉，數般菜蔬，放個大碗，一面篩酒。林冲喫了三四碗酒，只見店裏一個人背叉着手，走出來門前看雪。那人問酒保道：「甚麼人喫酒？」

林冲看那人時，頭戴深簷暖帽，身穿貂鼠皮襖，脚着一雙獐皮穿鞦靴；身材長大，相貌魁宏，雙拳骨臉，三叉黃髯，只把頭來仰着看雪。林冲叫酒保只顧篩

酒。林冲說道：「酒保，你也來喫碗酒。」

酒保喫了一碗。林冲問道：「此

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

酒保答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却是水路，

全無旱路。若要時，須用船去，方纔渡得到那裏。」

林冲道：「你可與我覓隻船兒。」

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那裏去尋船隻。」

林冲道：「我多與你些錢，央你覓隻船來，渡我過去。」

酒保道：「却是沒討處。」

林冲尋思道：「這般却怎的好？……」

又喫了幾碗酒，悶上心來，驀然想起：「我先在京師做教頭，每日六街三市遊玩喫酒；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陷了我

這一場，文了面，直斷送到這裏，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受此寂寞！」因感傷懷抱，問酒保借筆硯來，乘着一時酒興，向那白粉壁上寫下八句道：——

「仗義是林冲，爲人最朴忠。江湖馳譽望，京國顯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類轉蓬。他年若得志，威鎮泰山東！」

撇下筆再取酒來。

正飲之間，只見那個穿皮襖的漢子走向前來把林冲劈腰揪住，說道：「你好大膽！你在滄州做下迷天大罪，却在這裏！見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捉你，却是要怎地？」林冲道：「你道我是誰？」那漢道：「你不是豹子頭林冲？」林冲道：「我自姓張。」那漢笑道：「你莫胡說。見今壁上寫下名字，你臉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賴得過！」林冲道：「你真個要拿我？」那漢笑道：「我却拿你做甚麼！」便邀到後面一個水亭上，叫酒保點起燈來，和林冲施禮，對面坐下。

那漢問道：「却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要尋船去，那裏是強人山寨，你待要去做甚麼？」林冲道：「實不相瞞，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緊急，無安身處，特投這山寨裏好漢入夥，因此要去。」那漢道：「雖然如此，必有個人薦兄長來入夥？」林冲道：「滄州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那漢道：「莫非小旋風柴進麼？」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嘗有書信往來。」原來王倫當初不得第之時，與杜遷投奔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齎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

林冲聽了便拜道：「有眼不識泰山！」願求大名。」那漢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王頭領手下耳目，姓朱，名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氏。江湖上俱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裏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爲名，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報知。但是孤單客人到此，無財帛的放他過去；有財帛的來到這裏，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爲靶子，肥肉煎油點燈。

却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因此不敢下手。次後見寫出大名來，曾有東京來的人傳說兄長的豪傑，不期今日得會。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亦是兄長名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隨即安排魚肉，盤饌酒肴，到來相待。

兩個在水亭上喫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殼船來渡過去？」朱貴道：「這裏自有船隻，兄長放心，且暫宿一宵，五更却請起來同往。」

當時兩個各自去歇息。睡到五更時分，朱貴自來叫起林冲來。洗漱罷，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喫了些肉食之類。此時天尙未明。朱貴到水亭上把櫃子開了，取出一張鵲畫弓，搭上那一枝響箭，覷着對港敗蘆折草裏面射將去。林冲

道：「此是何意？」朱貴道：「此是山寨裏的號箭。少頃便有船來。」

沒多時，只見對過蘆葦泊裏，三五個小嘍囉搖着一隻快船過來，徑到水亭下。朱貴當時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嘍囉把船搖開，望泊子裏去，奔金沙灘來。到得岸邊，朱貴同林冲上了岸。小嘍囉背了包裹，拿了刀仗，兩個好漢

上山寨來。那幾個小嘍囉自把船搖到小港裏去了。

林冲看岸上時，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再轉將過來，見座大關。關前擺着鎗刀劍戟，弓弩戈矛，四邊都是擋木砲石。小嘍囉先去報知。

二人進得關來，兩邊夾道徧擺着隊伍旗號；又過了兩座關隘，方纔到寨門口。林冲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團圍定；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纔是正門；兩邊都是耳房。

朱貴引着林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交椅上坐着一個好漢，正是白衣秀士王倫；左邊交椅上坐着摸着天杜遷；右邊交椅坐着雲裏金剛宋萬。朱貴林冲向前聲喏了。林冲立在朱貴側邊。朱貴便道：「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綽號豹子頭。因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滄州。那裏又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爭奈殺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寫書來，舉薦入夥。」

林冲懷中取書遞上。王倫接來拆開看了，便請林冲來坐第四位交椅，朱貴坐了第五位；一面叫小喽囉取酒來，把了三巡，動問：「柴大官人近日無恙？」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情。」

王倫動問了一回，蓦然尋思道：「我却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烏氣合着杜遷來這裏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重叫小喽囉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請林冲赴席。衆好漢一同喫酒。

將次席終，王倫叫小喽囉把一個盤子托出五十兩白銀，兩匹紵絲來。王倫起身說道：「柴大官人舉薦將教頭來做寨人夥，爭奈小寨糧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



寡薄，恐日後誤了足下，亦不好看。略有些薄禮，望乞笑留。尋個大寨安身歇馬，切勿見怪。」

林冲道：「三位頭領容禮；小人千里投名，萬里投主，憑托柴大官人面皮，徑投大寨入夥。林冲雖然不才，望賜收錄，當以一死向前，並無諂佞，實爲平生之幸，不爲銀兩齎發而來。乞頭領照察。」王倫道：「我這裏是個小去處，如何安着得你？休怪，休怪。」

朱貴見了便諫道：「哥哥在上，莫怪小弟多言。山寨中糧食雖少，近村遠鎮可以去借；山場水泊，木植廣有，便要蓋千間房屋却也無妨。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的人，如何教他別處去？抑且柴大官人自來與山上有恩，日後得知不納此人，須不好看。這位又是有一本事的，他必然來出氣力。」杜邊道：「山寨中那爭他一個。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時見怪。顯的我們忘恩背義；日前多會虧了他，今日薦個人來，便恁推却，發付他去！」宋萬也勸道：「柴大官人

面上，可容他在這裏做個頭領，也好。不然，見得我們無義氣，使江湖上好漢見笑。」

王倫道：「兄弟們不知。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却不知心腹。倘或來看虛實，如之奈何？」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來投

入夥，何故相疑？」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個投名狀來。」

林冲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

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

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山去等。

只怕沒人過。」王倫道：「與你三日限。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便容你入夥；

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

林冲應承了。當夜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

行李，小喽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喫些茶飯，帶了腰刀，提了套

刀，叫一個小嘍囉領路下山；把船渡過去，在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從朝至暮，等了一日，並無一個孤單客人經過。

林冲悶悶不已，和小嘍囉再過渡來，回到山寨中。王倫問道：「投名狀何在？」林冲答道：「今日並無一個過往，以此不會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也難在這裏了。」

林冲再不敢答應，心內自己不樂；來到房中討些飯喫了，又歇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嘍囉喫了早飯，拿了袞刀又下山來。小嘍囉道：「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

兩個過渡，來到林子裏等候，並不見一個客人過往。伏到午牌時候，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踪而過，林冲又不敢動手，看他過去。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個客人過。林冲對小嘍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個孤單客人過往，如何是好？」小嘍囉道：「哥哥且寬心；明日還有一日

限，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當晚依舊渡回。王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答應，只歎了一口氣。王倫笑道：「想是今日又沒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已兩日了。若明日再無，不必相見了，便請那步下山投別處去。」

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內好悶，仰天長嘆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直如此命蹇時乖！」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討些飯食喫了，打拴那包裹搬在房中，跨了腰刀，提了袞刀，又和小喽囉下山過渡投東山路上來。林冲道：「我今日若還取不得投名狀時，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

兩個來到山下東路林子裏潛伏等候。看看日頭中了，又沒一個人來。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明朗。林冲提着袞刀，對小喽囉道：「眼見得又不濟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別處去尋個所在！」小校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個人來？」

林冲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個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待他來得較近，林冲把袞刀桿刺了一下，驀地跳將出來。那漢子見了林冲，叫聲『阿也』，撇了擔子，轉身便走。林冲趕將去，那裏趕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林冲道：『你看我命苦麼？』來了三日，甫能等得一個人來，又喫他走了！』小校道：『雖然不殺得人，這一擔財帛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

小喽囉先把擔兒挑出林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個大漢來。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只見那人挺着朴刀，大叫如雷，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強徒！將俺行李那裏去！』酒家正要捉你這廝們，倒來拔虎鬚！』飛也似踉蹌將來。林冲見他來得勢猛，也使步迎他。不是這個人來關林冲，有分教：

梁山泊內，添幾個弄風白額大蟲；水滸寨中，轉幾隻跳澗金睛猛獸。  
畢竟來與林冲關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朱黃水亭施醫術 林冲雪夜上梁山

##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話說林冲打一看時，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氈笠，上撒着一把紅纓；穿一領白緞子征衫，繫一條縱線絛；下面青白間道行纏，抓着褲子口，獐皮襪，帶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條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把氈笠子掀在脊梁上，坦開胸脯；帶着抓角兒軟頭巾，挺手中朴刀，高聲喝道：『你那潑賊！將俺行李財帛那裏去了！』

林冲正沒好氣，那裏答應，圓睜怪眼，倒豎虎鬚，挺着朴刀，搶將來，鬪那個

大漢。此時殘雪初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冰，岸畔湧兩條殺氣。一往一來，鬪到三十來合，不分勝敗，兩個又鬪了十數合。

正鬪到分際，只見山高處叫道：『兩位好漢，不要鬪了。』林冲聽得，驀地跳出圈子外來。兩個收住手中朴刀，看那山頂上時，却是白衣秀士王倫和杜遷宋萬並許多小嘍囉。走下山來，將船渡過了河，說道：『兩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個是俺的兄弟豹子頭林冲。青面漢，你却是誰？願通姓名。』

那漢道：『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姓楊，名志。流落在此關西。年紀小時曾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蓋萬歲山，差一般十個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想洒家時乖運蹇，押着那花石綱來到黃河裏，遭風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綱，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教了俺們罪犯。洒家今來收的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



勾當。打從這裏經過，雇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可把來還酒家，如何？」

王倫道：「你莫是綽號喚做青面獸的？」楊志道：「酒家便是。」王倫道：「既然是楊制使，就請到山寨，喫三盃水酒，納還行李，如何？」楊志道：「好漢既然認得酒家，便還了俺行李，更強似請喫酒。」王倫道：「制使，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舉時，便聞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見，如何教你空去？且請到山寨少叙片時，並無他意。」

楊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行人等過了河，上山寨來。就叫朱貴同上山寨相會。都來到寨中聚義廳上。左邊一帶，四把交椅，却是王倫杜遷宋萬朱貴；右邊一帶，兩把交椅，上首楊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倫叫殺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楊志，不在話下。

話休絮煩。酒至數盃，王倫心裏想道：「若留林冲，實形容得我們不濟，不如我做個人情，并留了楊志，與他作敵。」因指着林冲對楊志道：「這個兄弟，他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喚做豹子頭林冲；因這高太尉那厮安不得好人，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裏又犯了事。如今也新到這裏。却纔制使要上東京勾當，不是王倫糾合制使：小可兀自棄文就武，來此落草，制使又是有罪的人，雖經赦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厮見掌軍權，他如何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馬，大秤分金銀，大碗喫酒肉，同做好漢。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

楊志答道：「重慶衆頭領如此帶攜，只是酒家有個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不曾酬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裏走一遭。望衆頭領還了酒家行李。如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逼勒入夥。且請寬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楊志大喜。

當日飲酒到二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行。

喫了早飯，衆頭領叫一個小嘍囉把昨夜擔兒挑了，一齊都送下山。來到路口，與楊志作別。叫小嘍囉渡河，送出大路。衆人相別了，自回山寨。王倫自此方纔肯教林冲坐第四位，朱貴坐第五位。從此，五個好漢在梁山泊打家劫舍，不在話下。

只說楊志出了大路，尋個莊家挑了擔子，發付小嘍囉自回山寨。楊志取路，不數日，來到東京；入得城來，尋個客店，安歇下，莊客交還擔兒，與了些銀兩，自回去了。

楊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了腰刀，朴刀，叫店小二將些碎銀子買些酒肉喫了。過數日，央人來樞密院打點，理會本等的勾當，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買上告下，再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申文書，引去見殿帥高太尉，來到廳前。

那高俅把從前歷事文書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個制使去運花石綱，九個回到京師交納了，偏你這厮把花石綱失陷了！又不來首告，倒又在逃，許多時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當，雖經赦宥，所犯罪名，難以委用！」把文書一筆都批倒了，將楊志趕出殿帥府來。

楊志悶悶不已，回到客店中，思量：「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爲酒家清白姓字，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鎗一刀，博個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不想又喫這一閃——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剗薄！」心中煩惱了一回。

在客店裏又住幾日，盤纏都使盡了。楊志尋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從來跟着酒家；如今事急無措，只得拿去街上貨賣，得千百貫錢鈔，好做盤纏，投往他處安身。」當日將了寶刀，插了草標兒，上市去賣。走到馬行街內，立了兩個時辰，並無一個人問。將立到晌午時分，轉來到天漢州橋

熱鬧處去賣。

楊志立未久，只見兩邊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楊志看時，只見都亂攔，口裏說道：『快躲了！大蟲來也！』楊志道：『好作怪！這等一片錦城池，却那得大蟲來？』當下立住脚看時，只見遠遠地黑凜凜一條大漢，喫得半醉，一步一擲撞將來。

楊志看那人時，原來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蟲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連爲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滿城人見那厮來都躲了。

却說牛二搶到楊志面前，就手裏把那口寶刀扯將出來，問道：『漢子，你這刀要賣幾錢？』楊志道：『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道：『甚麼鳥刀！要賣許多錢！我三十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鳥刀有甚好

處，叫做寶刀？」

楊志道：「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鐵刀。這是寶刀。」牛二道：「怎地喚做寶刀？」楊志道：「第一件，砍銅剝鐵，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過；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你敢剝銅錢麼？」楊志道：「你便將來，剝與你看。」

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鋪裏討了二十文當三錢，一撮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叫楊志道：「漢子，你若剝得開時，我還你三千貫！」那時看的人雖然不敢近前，向遠遠地圍住了望。楊志道：「這個直得甚麼！」把衣袖捲起，拿刀在手，看得較準，只一刀把銅錢剝做兩半。衆人喝采。牛二道：「喝甚麼鳥采！——你且說第二件是甚麼？」楊志道：「吹毛得過；若把幾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都斷。」牛二道：「我不信！」——自把頭上拔下一把頭髮，遞與楊志，「你且吹我看。」

楊志左手接過頭髮，照着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紛紛飄下地來。衆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

牛二又問：「第三件是甚麼？」楊志道：「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

「怎地殺人刀上沒血？」楊志道：「把人一刀砍了，並無血痕。只是個快。」

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來剝一個人我看。」楊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殺人。你不信時，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

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會說殺狗！」楊志道：「你不買便罷！只管纏人

做什麼？」牛二道：「你將來我看！」楊志道：「你只顧沒了當！酒家又不

是你撩撥的！」牛二道：「你敢殺我！」楊志道：「和你往日無冤，昔日無

讎，一物不成，兩物見在，沒來繇殺你做甚麼。」

牛二緊揪住楊志，說道：「我偏要買你這口刀！」楊志道：「你要買，將錢

來！」牛二道：「我沒錢！」楊志道：「你沒錢，揪住酒家怎地？」牛二

道：『我要你這口刀！』楊志道：『我不與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剝我一刀！』

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牛二爬將起來，鑽入楊志懷裏。楊志叫道：『街坊鄰舍都是證見！』楊志無盤纏，自賣這口刀，這個潑皮強奪酒家的刀，又把俺打！』

街坊人都怕這牛二，誰敢向前來勸。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直甚麼！』口裏說，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楊志霍地躲過，拿着刀搶入來；一時性起，望牛二額根上掬個着，撲地倒了。楊志趕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連擱了兩刀，血流滿地，死在地上。

楊志叫道：『洒家殺死這個潑皮，怎肯連累你們。潑皮既已死了，你們都來同洒家去官府裏出首！』

坊隅衆人慌忙攔來，隨同楊志，徑投開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衙。楊志拿



着刀，和地方鄰舍衆人都上廳來，一齊跪下，把刀放在面前。楊志告道：「小人原是殿司制使，爲因失陷花石綱，削去本身職役，無有盤纏，將這口刀在街貨賣，不期被個潑皮破落戶牛二強奪小人的刀，又用拳打小人，因此，一時性起，將那人殺死。衆鄰舍都是證見。」

衆人亦替楊志告說分訴了一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來出首，免了這厮入門的款打。」且叫取一面長枷枷了，差兩員相官，帶了件作行人，監押楊志并衆鄰舍一千人犯都來天漢州橋邊登場檢驗了，疊成文案。衆鄰舍都出了供狀保放，隨衙聽候當廳發落，將楊志於死囚牢裏監守。牢裏衆多押牢，禁子，節級見說楊志殺死沒毛大蟲牛二，都可憐他是個好男子，不來問他取錢，又好生看覷他。天漢州橋下衆人爲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斂些盤纏，湊些銀兩來與他送飯，上下又替他使用。推司也覷他是個有名的好漢，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沒苦主，把款狀都改得輕了，三推六問，却招做「一時鬪毆殺傷，誤傷人命」；待

了六十日限滿，當廳推司稟過府尹，將楊志帶出廳前，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那口寶刀沒官入庫。當廳押了文牒，差兩個防送公人，免不得是張龍趙虎，把七斤半鐵葉盤頭護身枷釘了，分付兩個公人，便教監押上路。

天漢州橋那幾個大戶科斂些銀兩錢物，等候楊志到來，請他兩個公人一同到酒店裏喫了些酒食，把出銀兩齎發兩位防送公人，說道：「念楊志是個好漢，與民除害；今去北京，路途中望乞二位上下照顧，好生看他一看。」張龍趙虎道：「我兩個也知他是好漢，亦不必你衆位分付，但請放心。」楊志謝了衆人。其餘多的銀兩盡送與楊志做盤纏，衆人各自散了。

話裏只說楊志同兩個公人來到原下的客店裏算還了房錢，飯錢，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安排些酒食請了兩個公人，尋醫士贖了幾個林瘡的膏藥貼了棒瘡，便同

兩個公人上路。三個望北京進發，五里單牌，十里雙牌，逢州過縣，買些酒肉，不時間請張龍趙虎喫。

三個在路，夜宿旅館，曉行驛道，不數日，來到北京，入得城中，尋個客店安下。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最有權勢。那留守喚作梁中書，諱世傑；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

當日是二月初九日。留守陸廳。兩個公人解楊志到留守司廳前，呈上開封府公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時也曾認得楊志。當下一見了，備問情緣。楊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復職，使盡錢財，將寶刀貨賣，因而殺死牛二的實情，通前一告稟了。梁中書聽得大喜，當廳就開了枷，留在廳前聽用，押了批迴與兩個公人自回東京，不在話下。

只說楊志自在梁中書府中早晚慇懃聽候使喚。梁中書見他謹勤，有心要擡舉

他，欲要遷他做個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恐衆人不伏，因此，傳下號令，教軍政司告示大小諸將人員來日都要出東郭門教場中去演武試藝。

當晚，梁中書喚楊志到廳前。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做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不知你武藝如何？』楊志稟道：『小人應過武舉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職役。這十八般武藝，自小習學。今日蒙恩相擡舉，如撥雲見日一般。楊志若得寸進，當效啣環背鞍之報。』梁中書大喜，賜與一副衣甲。當夜無事。

次日，天曉，時當二月中旬，正值風和日暖。梁中書早飯已罷，帶領楊志上馬，前遮後擁，往東郭門來。到得教場中，大小軍卒并許多官員接見，就演武廳前下馬，到廳上正面撒着一把渾銀交椅坐上。左右兩邊齊臻臻地排着兩行官員：指揮使，團練使，正制使，統領使，牙將，校尉，正牌軍，副牌軍。前後周圍惡狠狠地列着百員將校。正將臺上立着兩個都監：一個喚做李天王李成，一個喚做

聞大刀開邊。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統領着許多軍馬，一齊都來朝着梁中書呼三聲喏。却早將臺上豎起一面黃旗來。將臺兩邊，左右列着三五十對金鼓手，一齊發起擂來。品了三通畫角，發了三通擂鼓，教場裏面誰敢高聲。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來，前後五軍一齊整肅。將臺上把一面引軍紅旗壓動，只見鼓聲響處，五百軍列成兩陣，軍士各執器械在手。將臺上又把白旗招動，兩陣馬軍齊齊地都立在面前，各把馬勒住。

梁中書傳下令來，叫喚副牌軍周謹向前聽令。右陣裏周謹聽得呼喚，躍馬到廳前，跳下馬，插了鎗，暴雷也似聲個大喏。梁中書道：『着副牌軍施逞本身武藝。』周謹得了將令，綽鎗上馬，在演武廳前，左盤右旋，右旋左盤，將手中鎗使了幾路。衆人喝采。

梁中書道：『叫東京對撥來的軍健楊志。』楊志轉過廳前，唱個大喏。梁中書道：『楊志，我知你原是東京殿司府制使軍官，犯罪配來此間。即日盜賊猖

狂，國家用人之際。你敢與周謹比試武藝高低？如若贏得，便遷你充其職役。」  
楊志道：「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違鈞旨。」

梁中書叫取一匹戰馬來，教甲仗庫隨行官吏應付軍器；教楊志披掛上馬，與周謹比試。楊志去廳後把夜來衣甲穿了；拴束罷，帶了頭盔弓箭腰刀，手拿長鎗，上馬從廳後跑將出來。

梁中書看了道：「着楊志與周謹先比鎗。」周謹怒道：「這個賊配軍！敢來與我交鎗！」誰知惱犯了這個好漢，來與周謹鬪武。不因這番比試，有分教

楊志在：

萬馬叢中聞姓字，千軍隊裏奪頭功。

畢竟楊志與周謹比試，引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鬪武

話說當時周謹楊志兩個勒馬在門旗下，正欲出戰交鋒。只見兵馬都監聞達喝道：「且住！」自上廳來稟復梁中書道：「復恩相：論這兩個比試武藝，雖然未見本事高低，鎗刀本是無情之物，只宜殺賊勦寇，今日軍中自家比試，恐有傷損，輕則殘疾，重則致命。此乃於軍不利。可將兩根鎗去了鎗頭，各用氈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與皂衫穿着，但是鎗桿厮搦，如白點多者當輸。」梁中書道：「言之極當。」隨卽傳令下去。

兩個領了言語，向這演武廳後去了鎗尖，都用氈片包了，縛成骨朵；身上各換了皂衫；各用鎗去石灰桶裏蘸了石灰，再各上馬，出到陣前。那周謹躍馬挺鎗，直取楊志；這楊志也拍戰馬，撚手中鎗，來戰周謹。兩個在陣前，來來往往，番番復復；攪做一團，紐做一塊；鞍上人鬪人，坐下馬鬪馬。

兩個鬪了四五十合，看周謹時，恰似打翻了豆腐的，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看楊志時，只有左肩胛下一點白。梁中書大喜，叫喚周謹上廳，着了跡，道：「前官參你做個軍中副牌，量你這般武藝，如何南征北討？怎生做得正請受的副牌？」教楊志替此人職役。」

管軍兵馬都監李成上廳稟復梁中書道：「周謹鎗法生疎，弓馬熟嫻；不爭把他來退了職事，恐怕慢了軍心。再教周謹與楊志比箭，如何？」梁中書道：「言之極當。」再傳下將令來，叫楊志與周謹比箭。

兩個得了將令，都插了鎗，各關了弓箭。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扣得



端正，擊了弓，跳上馬，跑到廳前，立在馬上，欠身稟復道：「恩相，弓箭發處，事不容情；恐有傷損，乞請鈞旨。」梁中書道：「武夫比試，何慮傷殘？但有本事，射死勿論。」

楊志得令，回到陣前。李成傳下言語，叫兩個比箭好漢各關與一面遮箭牌防護身體。兩個各領了遮箭牌，縮在臂上。楊志說道：「你先射我三箭，後却還你三箭。」

周謹聽了，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個透明。楊志終是個軍官出身，識破了他手段，全不把他爲事。當時將臺上早把青旗麾動，楊志拍馬望南邊去。周謹縱馬趕來，將纜繩搭在馬鞍轡上，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拽得滿滿地，望楊志後心颺地一箭。楊志聽得背後弓弦響，霍地一閃，去鎧裏藏身，那枝箭早射個空。

周謹見一箭射不着，却早慌了；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搭上了弓弦，觀的楊志較親，望後心再射一箭。楊志聽得第二枝箭來，却不去鎧裏藏身：那枝箭風

也似來，楊志那時也取弓在手，用弓梢只一撥，那枝箭滴滴溜溜撥下草地裏去了。

周謹見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裏越慌。楊志的馬早跑到敵場盡頭；霍地把馬一兜，那馬便轉身望正廳上走回來。周謹也把馬只一勒，那馬也跑回，就勢裏趕將來。去那綠茸茸芳草地上，八個馬蹄，翻蓋撮鉞相似，物喇喇地風團兒也似般走。

周謹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扣得滿滿地，儘平生氣力，眼睜睜地看着楊志後心窩上只一箭射將來。楊志聽得弓弦響，扭回身，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綽，綽在手裏，便縱馬入演武廳前，撇下周謹的箭。

梁中書見了，大喜，便下號令，却叫楊志也射周謹三箭。將臺上又把青旗麾動。周謹撇了弓箭，拿了防牌在手，拍馬望南而走。楊志在馬上把腰只一縱，略將脚一拍，那馬激喇喇的便趕。楊志先把弓虛扯一扯。周謹在馬上聽得腦後弓弦響，扭轉身來，便把防牌來迎，却早接個空。周謹尋思道：「那厮只會使

箭，不會射箭。等他第二枝箭再虛詐時，我便喝住了他，便算我贏了。」

周謹的馬早到教場南盡頭，那馬便轉望演武廳來。楊志的馬見周謹馬跑轉

來，那馬也便回身。楊志早去壺中掣出一枝箭來，搭在弓弦上，心裏想道：「射中他後心窩，必至傷了他性命；我和他又沒冤讎；酒家只射他不致命處便了。」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說時遲，那時快；一箭正中周謹左肩。周謹措手不及，翻身落馬。那匹空馬直跑過演武廳背後去了。衆軍卒自去救那周謹去了。

梁中書見了大喜，叫軍政司便呈文案來，教楊志截替了周謹職役。楊志神色不動，下了馬，便向廳前來拜謝恩相，充其職役。不想塔下左邊轉上一個人來，叫道：「休要謝職！我和你兩個比試！」

楊志看那人時，身材七尺以上長短，面圓耳大，唇闊口方，腮邊一部落腮鬚鬚，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直到梁中書面前聲了喏，稟道：「周謹患病未痊，精神

不到，因此悞輸與楊志。小將不才，願與楊志比試武藝。如若小將折半點便宜與楊志，休教裁替周謹，便教楊志替了小將職役，雖死而不怨。」

梁中書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索超。爲是他性急，撥驢入火，爲國家面上只要爭氣，當先廝殺；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鋒。

李成聽得，便下將臺來，直到廳前稟復道：「相公，這楊志既是殿司制使，必然好武藝，須知周謹不是對手。正好與索正牌比試武藝，便見優劣。」

梁中書聽了，心中想道：「我指望一力要擡舉楊志，衆將不伏；一發等他贏了索超，他們也死而無怨，却無話說。」梁中書隨即喚楊志上廳，問道：「你與索超比試武藝，如何？」楊志稟道：「恩相將令，安敢有違。」梁中書道：「既然如此，你去廳後換了裝束，好生披掛。」教甲仗庫隨行官吏取應用軍器給與，就叫：「牽我的戰馬借與楊志騎。」——小心在意，休觀得等閒。」楊志謝了，自去結束。

却說李成分付索超道：「你却難比別人。周謹是你徒弟，先自輸了，你若有些疎失，喫他把大名府軍官都看得輕了。我有一匹慣會上陣的戰馬并一副披掛，都借與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銳氣！」

索超謝了，也自去結束。梁中書起身，走出階前來。從人移轉銀交椅，直到月臺欄干邊放下。梁中書坐定，左右祇候兩行，喚打傘的撐開那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來蓋定在梁中書背後。將臺上傳下將令，早把紅旗招動。兩邊金鼓齊鳴，發一通擂，去那教場中兩陣內各放了個砲。

砲響處，索超跑馬入陣內，藏在門旗下；楊志也從陣前跑馬入軍中，直到門旗背後。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又發了一通擂。兩軍齊吶一聲喊，教場中誰敢做聲，靜蕩蕩的。再一聲鐘響，扯起淨平白旗，兩下衆官沒一個敢走動胡言說話，靜靜地立着。將臺上又把青旗招動。

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去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閃出正牌軍索超，直到陣前，兜住馬，拿軍器在手，果是英雄！但見：頭戴一頂熟鋼獅子

盔，腦後斗大來一顆紅纓；身披一副鐵葉攢成鎧甲；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上籠着一領緋紅團花袍，上面垂兩條綠絨縷領帶；下穿一雙斜皮氣跨靴；左帶一張弓，右懸一壺箭；手裏橫着一柄金蘸斧，坐下李都監那匹慣戰能征雪白馬。

右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楊志提手中鎗出馬直至陣前，勒住馬，橫着鎗在手，果是勇猛！但見：頭戴一頂鋪霜耀日鎖鐵盔，上撒着一把青纓；身穿一副鈎嵌梅花榆葉甲，繫一條紅絨打就勒甲條，前後獸面掩心；上籠着一領白羅生色花袍，垂着條紫絨飛帶；脚登一雙黃皮襯底靴；一張皮鞮弓，數根鑿子箭；手中挺着渾鐵點鋼槍，騎的是梁中書那匹火塊赤千里嘶風馬。

兩邊軍將暗暗地喝采：雖不知武藝如何，先見威風出衆。正南上旗牌官拿着

鎗金「令」字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慢處，定行責罰；若是贏時，多有重賞。」

二人得令，縱馬出陣，都到教場中心。兩馬相交，二般兵器並舉。索超忿怒，輪手中大斧，拍馬來戰楊志；楊志逞威，撚手中神鎗來迎索超。兩個在教場中間，將臺前面。二將相交，各賭平生本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條臂膊縱橫，八隻馬蹄撩亂。

兩個鬪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月臺上梁中書看得呆了。兩邊衆軍官看了，喝采不迭。陣面上軍士們遞相厮覷，道：「我們做了許多年軍，也曾出了幾遭征，何曾見這等一對好漢厮殺！」李成聞達在將臺上不住聲叫道：「好鬪！」聞達心上只恐兩個內傷了一個，慌忙招呼旗牌官拿着令字旗與他分了。將臺上忽的一聲鑼響，楊志和索超鬪到是處，各自要爭功，那裏肯回馬。旗牌官飛來叫道：「兩個好漢歇了！相公有令！」楊志索超方纔收了手中軍器，勒坐下

馬，各跑回本陣來，立馬在旗下看那梁中書，只等將令。李成聞達下將臺來，直到月臺下，稟復梁中書道：「相公，據這兩個武藝一般，皆可重用。」

梁中書大喜，傳下將令，喚楊志索超。旗牌官傳令，喚兩個到廳前，都下了馬。小校接了二人的軍器。兩個都上廳來，躬身聽令。梁中書叫取兩錠白銀兩副表裏來賞賜二人；就叫軍政司將兩個都陞做管軍提轄使；便叫貼了文案，從今日便參了他兩個。

索超楊志都拜謝了梁中書，將着賞賜下廳來，解了鎗刀弓箭，卸了頭盔衣甲，換了衣裳。索超也自去了披掛，換了錦襖。都上廳來，再拜謝了衆軍官。梁中書叫索超楊志兩個也見了禮，入班做了提轄。衆軍卒便打着得勝鼓，把那金鼓旗先散。梁中書和大小軍官都在演武廳上筵宴。

看看紅日西沉，筵席已罷，梁中書上了馬，衆官員都送歸府。馬頭前擺着這兩個新參的提轄，上下肩都騎着馬，頭上都帶着紅花，進入東郭門來。兩邊街



道，扶老攜幼，都看了歡喜。梁中書在馬上問道：「你那百姓歡喜爲何？」衆老人都跪了稟道：「老漢等生在北京，長在大名，從不曾見今日這等兩個好漢將軍比試！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手，如何不歡喜！」

梁中書在馬上聽了大喜。回到府中，衆官各自散了。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請去作慶飲酒。楊志新來，未有相識，自去梁府宿歇，早晚慇懃聽候使喚，都不在話下。

且把這閒話丟過，只說正話。自東郭演武之後，梁中書十分愛惜楊志，早晚與他並不相離，月中又有一分請受，自漸漸地有人來結識他。那索超見了楊志手段高強，心中也自欽伏。

不覺光陰迅速，又早春盡夏來。時逢端午，蘇賓節至。梁中書與蔡夫人在後堂家宴，慶賀端陽。

酒至數杯，食供兩套，只見蔡夫人道：「相公自從出身，今日爲一統帥，掌握國家重任，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梁中書道：「世傑自幼讀書，頗知經史；人非草木，豈不知秦山之恩？提攜之力，感激不盡！」

蔡夫人道：「相公既知我父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書道：「下官如何不記得秦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將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京師慶壽。一月之前，幹人都關領去了，見今九分齊備。數日之間，也待打點停當，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躊躇：上年收買了許多玩器并金珠寶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盡被賊人劫了，枉費了這一遭財物，至今嚴捕賊人不獲，今年叫誰人去好？」

蔡夫人道：「帳前見有許多軍校，你還擇知心腹的人去便了。」梁中書道：「尚有四五十日，早晚催併禮物完足，那時選擇去人未遲。夫人不必掛心。世傑自有理會。」當日家宴，午牌至二更方散。自此不在話下。

却說山東濟州鄆城縣新到任一個知縣，姓時，名文彬。當日陞廳公座，左右兩邊排着公吏人等。知縣隨即叫喚尉司捕盜官員并兩個巡捕都頭。本縣尉司管下有兩個都頭：一個喚做步兵都頭，一個喚做馬兵都頭。這馬兵都頭管着二十四匹坐馬弓手，二十個土兵；那步兵都頭管着二十個使鎗的頭目，二十個土兵。

這馬兵都頭姓朱，名全；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鬚，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似關雲長模樣；滿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好武藝。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鬚鬚；爲他膂力過人，能跳三二丈闊澗，滿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後來開張碓房，殺牛放賭；雖然仗義，只有些心地褊窄，也學得一身好武藝。

那朱全雷橫兩個專管擒拿賊盜。當日，知縣呼喚兩個上廳來，聲了喏，取台

旨。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賊盜，聚衆打劫，拒敵官軍。亦恐各鄉村盜賊猖狂，小人甚多。今喚你等兩個，休辭辛苦，與我將帶本管土兵人等，一個出西門，一個出東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勦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體知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衆人採幾片來縣裏呈納，方表你們曾巡到那裏。若無紅葉，便是汝等虛妄，定行實罰不恕。」兩個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管十兵，分投自去巡察。

不說朱全引人出西門，自去巡捕。只說雷橫當晚引了二十個土兵出東門繞村巡察，遍地裏走了一遭，回來到東溪村山上，衆人採了那紅葉，就下村來。行不到三二里，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關。雷橫道：「這殿裏又沒有廟祝，殿門不關，莫不有歹人在裏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

衆人拿着火一齊炤將入來。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着一個大漢。天道又

熱，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團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下，鼾鼾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真個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却待要掙挫，被二十個士兵一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綁了，押出廟門，投一個保正莊上來。不是投那個去處，有分教：東溪村裏，聚三四籌好漢英雄；鄆城縣中，尋十萬貫金珠寶貝。正是：

天上星來聚會，人間地煞得相逢。

畢竟雷橫拿住那漢投解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 重排水滄校讀後記

六年前（民國九年），我標點的水滄，一來是因為我的學力不到，二來是因為初次試用新式標點翻印舊書，三來是因為那時可以說是獨力的工作，現在看來，錯誤的地方實在還很不少，因此，我下了決心，把舊板子毀了；用我近兩三年來隨時修正的再校本重新排印了。

我自己很高興！這個新本子裏，至少至少已經沒有了以下許多毛病：一是標點的錯誤不少；二是校勘的不細心；三是校對的疏忽；四是大段不會用空行的方法；五是分段太拘束了；六是每句不會空一格；七是有許多不應在行頭的標點符號也在行頭，甚至有孤單一個的標點符號占一行的；……這些革去的弊病都是很重大的，所以重排是不可一日緩的了。

現在，我是說，這個本子，無論如何，比之六年前的本子委實有許多明顯的進步了，却不能說一點錯誤都沒有了。這是一定的，我將來也許能校出一個比現在更有進境的本子來的。

我此刻應該說：『好了！好了！少了一樁心事了！應該早早重排的水滸如今排成了！』更應當的是要向愛這種本子的朋友們道謝：『不是你們的鼓勵，熱心，指摘，批評，我的本子是很不易得到一個重排的機會的。』

這次同余君昌之，周君道謀，吳君嗣民，做這個重排的工作的經過，用不着細說。我單舉一件極小的事。

六年前，我和胡君嚶初校到第八回：

……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的酒店在村口。林冲，超，霜四人，入來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吃，回些麵菜打餅。

我們於是討論道：

這一段裏，參看上文，「四人」是絕對不錯的，除了林冲和押解他的董超，還有一個打抱不平的魯智深，怎麼又只明爲三個名字呢？要便是字面有錯，要便是文法有誤。

那時我們手頭的本子是很少的，也校不正，只好置之。

這次周君道謀用芥子園本（這個本子有許多地方也錯得要不得的）校勘後，我特別留心從前存疑的地方，原來問題倒很輕易的解決了。「林冲」的「林」字是「深」字，是「深冲超而四人」。這也儘該證明校勘與校對之難了。

中國出版界有標點的古書的歷史是很短促的，不過六七年來的事。這六七年來的發榮與滋長是值得高興的。近來，試看，不但有許多標點的中國文學方面的書了，而且，有哲學方面的書了，有歷史方面的書了。這真是一種好現象。照這樣下去，我可斷言，我們的希望，我們應該把值得標點的中國古書都標點起來以節省研究者的精力，大概不會是空虛的了。



可是，事實上，一方面又使人真不能不有點難過的。我曾見過滿江紅是如下點讀的：

我夢揚州（，）使想到揚州（，）夢我（。）第一是隋隄綠柳，不堪烟鎖，潮打三更瓜步月，而荒十里虹橋火，更紅鮮冷淡不成圓（，）櫻桃頰。

何日向，江郵躲？何日上，江樓臥？有詩人某某，酒人個個，花還不無新點綴，沙鷗頗有閑功課，將白頭供作折腰人（，）將母左（。）（？）又把念奴嬌如下讀：

周郎年少（）正雄姿（，）歷落（，）江東人傑（。）八十萬（，）軍飛一炬（，）風卷灘（，）前黃葉（。）樓櫓雲崩（，）旌旗電掃（，）鏢射江流血（，）（。）咸陽三月（，）火光無此橫絕。

想他豪竹哀絲（，）回頭（，）頗曲，虎帳談兵歎（。）公瑾伯符天挺秀，中道君臣惜別（，）（。）吳蜀交疎（，）炎劉鼎沸，老魅成姦點（。）至

今(,)遺恨(,)秦淮夜夜幽咽。

我不能再抄了。這不太可笑了嗎？但是，也打着『新式標點』出版了。這真是很可惋惜的！(○)裏的標點是我妄擬加入的。有(○)的和沒有的是我所見的標點本裏原有的。( )

我們不應該忘了鄭板橋的態度。他在他的詞鈔的自序裏說道：

……爲文須千斟萬酌，以求一是，再三更改無傷也。然改而善者十之七，改而謬者亦十之三。乖隔晦拙，反走入荆棘叢中去。要不可。以廢改，是學人一片苦心也。……天下豈有速成而能好者乎！……

章實齋又與永清論文史該牢記：

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回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爲土苴矣。……和州全志已亡，近日刪訂叙論作一卷，不過存初見耳。永清全志頗恨無雜，近已刪訂二十六篇爲永清新志十篇，差覺峻潔。俟錄有副本，當

卽呈上，稍贖十二年前學力未到之愆。……出都三年，學問文章頗覺比前有進。永滸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由今觀之，悔筆甚多，乃知文字不宜輕刻板也！然觀近所爲文，自以爲差可矣。由此以往，少或五七年，多或十許年，安知不又視近作爲十莛乎？念及於此，而日暮途長，勉求進業以庶幾於立言之寡愆，真有汲汲不容暫緩者已！

汪原放。 十五，九，十八。

## 校讀後記

我們翻印這部書的用意和我們希望的用處，胡適之先生在他的水滸傳考證裏已說過了。用新式標點符號來翻印舊書，這是第一次試驗。我校讀時很有許多困難，不容易解決。有時我自己大胆提出一個解決法，究竟不知是否適當。我且舉出幾個例，請各位研究白話文法的人指教：

第一類，有些地方我自己覺得原文是錯了的，但因為更動太大，恐怕失了原文的真相，故我不敢校改。最明顯的例是第四十五回第八頁上的一段。我把我想改作的字寫在方括弧（）的裏面：

……迎兒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你！」（當下迎兒便把）如何僧房中喫酒；如何上樓看佛牙；如何起（他）下樓看滄

公酒醒；第三日，如何頭陀來後門化齋飯；如何叫（他）取銅錢佈施與（頭陀）；如何（那婦人）和他約定：但是楊雄當牢上宿，要他撮香桌兒放在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了，却去報知和尚；如何海閣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來，（那婦人）扯去了，露出光頭來；如何五更聽敲木魚，要（他）開後門放（和尚）出去；如何（那婦人）許（他）一副釧，一套衣裳，（他）只得隨順了；如何往來已不止數十遭，後來便喫殺了；如何又與（他）幾件首飾，教（他）對（楊雄）說（石秀）押言語調戲一節——『這個我眼裏不曾見，因此不敢說』——都對楊雄說了。迎兒說罷，石秀便道……：

諸如此類的句子，實在不少，但我終不敢把他武斷更改。

第二類是我校改了的。我今番圈點的本子，用了同文的石印本，（以下統稱『同本』）；校對的本子，用了商務鉛印本（以下統稱『商本』）。兩本互有不

同，我把我參照兩本改正的幾段列表如左：

(一) 第二十七回。內有一段，「商本」和「同本」同：

……一個便把籐簾紗帳將來掛起。鋪了籐簾。放個涼枕。……

我想籐簾是不能掛的，所以改如下式：

……一個使把紗帳將來掛起；鋪了籐簾，放個涼枕，……

(二) 第四十九回。內有一段，「商本」和「同本」同：

……慶智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寶、鄒淵、鄒門、杜興、樂和、時遷。女頭領扈三娘、顧大嫂、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

我想，第一，樂大娘子並不是梁山上一個女頭領；第二，女頭領是指扈三娘，顧大嫂兩個（與十二頭領數合）。所以我改如下式：

……慶智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寶，鄒淵，鄒門，杜興，樂和，時遷，扈三娘，顧大嫂。女頭領同

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

(三) 第五十五回。有一段，『同本』無，『商本』有。那一節明是脫落的，故改如下：（有（  ）的是照『同本』改正。）

……且說徐寧家裏，天明，兩個姪婿（起來，只見樓門也開了，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關；慌忙家裏看時，一應物件都有，兩個姪婿）上樓來對

娘子說道……

(四) 第六十二回。有十二個字，『同本』有，『商本』無。實不可脫落，改如下：（有（  ）的是照『同本』改正。）

……當時梁中書看畢，（驚得面如土色，剖決不下，即時）便喚王太守到來商議……

(五) 第六十八回。有一段，『商本』有，『同本』無。實不可脫落，照改如下：

……他若投東，宋江便把號旗望東指，軍馬亦望東來圍他；（他若望西，號旗便望西指，軍馬便望西來圍他。）……

這部書的句讀，承高語罕先生指正不少；校對，承我友胡鐵巖君幫助不少；我極感謝他們！

這部書過大，裏面的句讀，校對，免不了還有錯的，望讀者原諒，並請指教。

汪原放。九，八，九。

初版水滸裏的標點符號錯的很不少，分段也有許多不當的。這次乘着再版的機會，憑着我這幾個月來的一點小小經驗，儘量修改了一下子。有十分之一是在板子上無法修改的，所以我把他們重新排過了。不會重排的裏面還有許多不能如我的意修改的地方，只好等到將全體重排時



再修改了。

我在修改的時期中，承高一誦先生指出好幾處我不會細心校出的地方，真使我感激之至。

我雖覺得再版的比之初版的比較的是要少了一些錯處了，但一定還有許多我看出的錯，希望讀者指正。

我修改標點符號和分段時，得着我的朋友胡鐵巖君許多幫助；付印時，我恰好到北京去了，一切手續，又虧了我的朋友胡鑒初和章希呂兩君替我代做。我很感謝他們。

十，六，十九。汪原放。